·自由叢書

第二種

蘇俄革命慘史

一九二八

自由叢書第二種

蘇俄革命慘史

序

蘇俄革命慘史，是輯集民國十三四年時自由人民鐘各雜誌所發表的關於蘇俄革命的文字而成。從那裏蘇俄共產黨的專橫殘暴，雖不能盡，已不難窺見一斑了。但是在那時候的中國，國民黨正在「容共」，所謂智識分子，幾乎以蘇俄爲天堂。凡是合理的反共的言論，共產黨只消輕描淡寫的說一句是「帝國主義者的造謠」，什麼不難抹殺了。現在呢，蘇俄的慘劇，已重演於中國，而且變本加厲。如湘鄂，如廣東，如江蘇的宜興無錫，所謂共產黨者，大演其殺人放火，極惡窮凶的慣技；於是以前「容共」者一變而爲「反共」，以前以爲天堂者，一變而爲「地獄」。除了盲目盲心的人們而外，很少有人不反對共產黨了。早知當初，那有今日，雖然說錯誤是不能免的，但是「容共」的一誤，其所受的各方面的損害，眞是不能以數計！不過往者已矣，悔亦無及。從此我們該注意兩件事：目光遠大點，頭腦冷靜點。目光遠大，不致惑于近利，受人欺蒙，爲所利用；頭腦冷靜，則凡事會探究眞相，不致以耳爲目，盲從瞎說。果能這樣，也許「一誤」不致

「再誤」吧！我們編印這蘇俄革命慘史，一方面想借此供給些研究俄史者的資料，一方面想使國人知道中國所以受共產黨的害至於如此之甚，不能不說是出夫目光短視，頭腦籠統。蘇俄革命的失敗，事跡昭著，無可隱諱。本來「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嘗試成功自古無」過誤和失敗，算得什麼事。但是可憐的中國人，不鑒前車，故蹈覆轍，以致鑄成大錯，這是大家不能不痛自懺悔的啊！

編者

蘇俄革命慘史目錄

蘇俄革命慘史

布爾塞維克的批評

天心

俄國的布爾塞維克主義，說是有一部分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所以如果覺得馬克思主義有許多缺點了，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自然會懷疑。我在這裏要和青年諸君略略討論布爾塞維克主義。

布爾塞維克主義究竟是什麼呢？最好考查俄國革命以來的實況。關於俄事的著作，西洋頗不少，這裏姑且從略；我只介紹中文中關於俄事的文獻如赤俄遊記，（北新書店出版）俄國革命論叢，俄國革命之失敗，（廣東民鐘社出版）共產黨治下之工人革命，（北京出版）俄國革命的破壞，克朗士達脫暴動，援助俄國在獄革命者聯合委員會通啓，俄國社會主義的派別，列甯論（自由人雜誌），蘇俄慘殺罷工者及其他，（見北京晨報副刊），蘇俄獄中之勞動

節，（見上海時事新報）赤俄的囚徒放逐地的悲哀，索羅夫基屠殺事件，（見民鐘雜誌）馬夫饒運動，一九二五年之蘇俄（見北京學匯日刊）青年諸君只要涉獵一下，就不難窺見俄國的一斑了。那種文章的作者，都是親身到過俄國，所說都是以事實爲根據的。我這裏所要和青年諸君所討論的只是綱目，而且也以他人的紀載爲根據。

（一）布爾塞維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布爾塞維克主義是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主義（以後略稱布黨，中國所謂共產黨。）列甯自以爲布爾塞維克主義才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他所以和正統派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地方，是後者取漸進主義，前者主急進主義；兩者的目的理想，並沒有什麼大差異；所不同的，是手段的問題。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特色，第一，是主張勞動者專政，以爲不勞動者不得食，凡是資本階級，不認爲人民，沒有一切權利。政治上的組織，純然是勞動階級的獨裁政治。第二，是主張政治的直接行動？他們否認會議政治，主張由勞動階級直接奪取政權。第三，是主張中央集權，生產工具國有。

凡是專制，不論如何形式，總之是自由的障礙，總之是進步的障礙，況且現在的俄國，並不是勞動階級專政，實則是少數共產黨員專政。至於政治這東西，根本上對於平民有妨礙而無利益，這在上文已經說過。名爲勞動者奪取政權，實則少數人可以藉此做官而已。不採取經濟上的直接行動，而採用政治上的直接行動，那是便於做官的人，而於勞動者自身利益無大關係。中央集權，是專制政治必需的條件；生產工具歸國有，是使政府代替私人而爲資本家。這些都是較淺明的理由，可以了解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不妥當的。但我們所最宜注意的是事實問題。

（二）十月革命不是爾布塞維克主義的革命　許多人都以爲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是布黨的革命，是實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革命。其實這是完全錯誤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眞意義有左列兩種：

（甲）十月革命是眞正的社會革命並不是移轉政權的革命　俄人倍爾克曼 Berkman著有布爾塞維克的神話 Bolshvik Myth俄國革命的悲劇 Russian Tragedy俄國革命

與共產黨 The Communistparty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各書，詳述他自己在俄的見聞。他在俄國革命之理想與實際一書（此書係中國人所著尚未出版）的序文中說，『俄國革命是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他所以能夠成功，就在「這次革命是社會革命」這一點上；他的目的，在推翻舊社會制度，建設一根據自由與正義的社會，實現所謂共產主義』。他又說及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由於當時革命的口號是『政治的』，所以不能滿足農工的要求而得到援助；一九一七年二月克倫斯基 Kerensky 臨時政府，實行政治的改良，但是民衆不滿意，立刻開始爲社會革命運動。倍爾克曼在那序文上又說，『自一九一七年五月至十月這幾個月內，俄國到處遇到這樣的事情：農人奪土地，工人奪工廠，而由他們自己組織委員會管理之。這都是布爾塞維克革命以前的事情。……自五月至十月，俄國的革命運動是連續不斷的，並且到處蔓延着。這樣遂造成眞正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意義，完全是社會革命，廢除了土地專利權與生產機關的私有權。他實行平等的共產主義之分配方法。他根據衆人的自由與幸福實行眞正的經濟平等。這樣的革命，如果不遇到摧殘，一直發展下去，或許可以造成

一個自由的共產社會。』

(乙)十月革命是民衆的革命不是一黨的革命　俄人蘇祺Souchy在俄國農工的生活一書中這樣說，『俄國無政府的運動自一九〇三年起，才大有發展。……共產的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工團主義則非常發達，尤其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暴發的時候。不過他們只是消滅權力而不想握得權力。……無政府工團主義在工人中間極有勢力，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烏克蘭農民中已根深蒂固了。……對於革命，無政府黨所占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革命的無政府黨在革命時極爲活動，尤其在革命的起始及反對俄皇及克倫斯基的破壞時期。不用說他們是反對憲法會議的。有許多地方，革命都由無政府黨開始。例如無政府黨在捷卡推林堡完成革命早於彼得格勒的工人。一九一七年的三月五日無政府黨已經率領著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的工人游行，以反對克倫斯基的政府了。當時用的口號是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解散憲法會議，決不能歸功多數黨，全由無政府黨。一九一八年無政府黨瑞來斯立阿郭夫衝進憲法會議裏告訴那些斯文儒雅的代表們說，你們閒談夠了，現在可以回家了，否則這些水

手們將要趕走你們了。由有無政府傾向的工人及兵士的直接行動，這件事居然成功了。各派都承認這件事，因此列甯也不得不贊成了。瑞氏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與旦來金的白黨軍隊戰死於捷卡推林堡，旦來金曾懸賞四十萬盧布購他的頭』。從此我們可以想到俄國極有價値的十月革命，並不是布爾塞維克派之力了。

(三)布爾塞維克的革命　俄國最有價値的十月革命，後來因爲外有協約國的封鎖，內有受協約國接濟的白黨軍官的反革命，困難極多，布黨乘機和德國妥協，一面奪取政權，把政府歸於自己之手，一面以恐怖的手段，對待異己的黨派以及民衆，於是十月革命的精神完全喪失，俄國爲布爾塞維克一黨所專制了。而布爾塞維克革命的成績，有左列數種：

(四)寡頭政治　寡頭政治，是由少數人獨斷的政治，是爲治者自己謀利益的政治。俄國現在的政治，名義上是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實則是共產黨少數人的獨裁，是很眞實的寡頭政治。

俄國中央政權機關，最高的爲全俄蘇維埃大會；這大會由都市蘇維埃代表及縣蘇維埃

代表組織而成。但是前者每二萬五千人選舉一人，後者每十二萬五千人選舉一人。同是俄國人民，在都市的和在鄉村的相差這樣的遠，這是多少不公平呵！所以如此，因爲當時布黨在農民間很少勢力，所以減少他們選舉的權利以防反對，不然，爲什麼工人的選舉權要大過農民五倍呢？可是全俄蘇維埃大會，每年不過召集一二次，而召集之權又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全俄蘇維埃大會閉會期間，全俄最高主權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除憲法的制定改正增補外，一切權力完全操之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手。不過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只開會數次，實際活動的期間，一年之中僅僅數週。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閉會期中，全俄最高的立法行政及命令機關，是只有十餘人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會。此外又有人民委員會爲最高執行機關。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只有一二十人，委員會的議長副議長又有最高權力。這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會及人民委員會中的重要人物，都是布黨的要人。所以布黨雖然大唱過「全權歸蘇維埃」，實則全權歸布黨而已；不，何嘗全權歸布黨，歸該黨首領而已；因爲該黨黨員須絕對服從首領的命令。布黨黨綱中，規定該黨爲指導蘇維埃機關，而且說如布黨過有必要

時，不得勉强服從蘇維埃。所以以前俄國的政權，幾乎全在列甯之手。列寗死後，俄國最高政權，操諸共產黨最高幹部的政務部七部員，就是史達琳齊諾偉夫加麥涅夫杜洛斯基渴模斯基賴可夫布哈林。後來政權的實力，又由七頭而集中到齊諾偉夫加麥涅夫史達琳三人了。現在竟集中於史達琳一人之手，世人稱他爲列甯第二。而且在布黨政府底下，人民有選舉的自由嗎？威權之下，何求不得，何況是選舉，所以蘇維埃的代表，苟布黨認爲不對的，他就不能到會。選舉法又是用舉手表决。這樣看來，蘇維埃大會，已經不足代表民衆的公意，何況蘇維埃並沒有實權，所謂實權，操之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會及人民委員會的少數布黨首領呢。這樣的政治，還可以不認爲寡頭政治嗎？

（五）無產階級和政權　布黨的口號是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現在就事實觀察，無產階級和政權，究竟有多少關係呢？看過「寡頭政治」一段文章，已經可以想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布黨欺人以自利之談了。我再談一談無產階級和政府的關係。

既然叫做無產階級獨裁，既然叫做勞動者的國家，那末這政府，應該由勞動者自己來主

持。勞動者的代表，是勞動組合。如果無產階級獨裁是可能的，至少由勞動組合聯合起來組織政府。勞動組合和國家的利益，應在一致的地位，就應該把勞動組合看做國家機關。但是俄國現狀，絕不如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工人組織工場委員會，實行產業管理，總算參加政府一部分的事務。可是後來列甯以為把勞動組合作為國家機關是很不對的；他認勞動組合是一種教育組織，是一學校。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勞動者所處的地位，和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依然是賃銀的奴隸。勞動組合，只能顧着勞動者的生計問題，而不能管理產業。勞動者受着兩重的支配，一政府的支配，二雇主的支配。所謂政府，完全由布黨組織，雖能允許勞動組合派代表，但人數甚少，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會，組合代表只占五人，人民委員評議會，組合代表只占一人，極重要的勞動及國防會議，組合代表只有一人，其他各種委員會，不過一二人；這無非籠絡勞動者而已。試問如此少的人數，在委員會中，有什麼權力，結果不過為多數人所支配。我們試一看左列問答。

問，無產階級是什麼？　答，多半指工人農民。

問，誰可以代表無產階級？　答，工人團體農民團體總算可以代表的。

問，什麼叫做政權？　答，大概指政府的權力。

問「專政」怎麼解釋？　答，粗淺的解釋，是說獨攬政府的權力。

問，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意義？　答，由工人農民獨攬政府的權力，至少由工人農民的團體甚至於團體的代表獨攬政府的權力。

問，假如組織政府的人，不是工人，農民——自然不是工人農民團體的會員，——可以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嗎？　答，不可以。

問，現在蘇俄政府的人，都是工人農人嗎，或是農工團體的代表嗎？　答，不是。

問，列甯杜洛斯基史達琳等，都是蘇俄政府的要人，是農民工人嗎？是他們團體的代表嗎？答，不是。

問，他們是什麼人？　答，大概可以排在智識階級裏面；他們是布爾塞維克黨的要人。

問，他們可以代表無產階級嗎？　答，照道理講；是不能代表的。例如中國現在的學生會，

凡是教員，商人等等，是不能加入的，也是不能代表的。

問，爲什麽布黨黨員，自己都說俄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呢？　答，我可不知道，大約是名目好聽點罷。凡是想站在政治舞台上的人，慣用好名詞的；窮凶極惡的軍閥，開起口來還是說爲國爲民。

我們從此可以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欺人之談了。原來要以政府代表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是不可能的事。全俄人口，號稱一億三千萬，勞農俄國人口也有九千八百餘萬。農民人數最多；工人數目，一九二五年四月，加入勞動組合的，約六百九十五萬餘人。試問幾個重要的政府人員，怎麽能爲六七百萬的工人謀利益？怎麽能爲幾千萬的農民謀利益？「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借此以利用無產者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好名詞罷。

（六）蘇俄政府對於無產階級的態度　蘇俄政府既然不是無產階級所組織的政府，既然是無產階級以外的人所組織的政府，政府自身的利益，自然和無產階級利益不能一致。所以他對於無產階級的態度，不是掠奪，就是壓迫。凡是掠奪工人的國家，工人生活極苦，失業罷

工種種現象，必定發生。可是這種現象，在俄國都是不免。八十四都市及二百十九郡的失業者總數，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有一百零四萬二千八一九二四年四月，有一百三十六萬九千人。罷工事情，一九二二年有四百四十六件，一九二三年有三百八十一件；其中屬於私人企業的一九二二年只九九件，一九二三年只一三五件，其餘都是屬於國營企業。罷工的原因，也和別的國家一樣，是賃銀額問題，賃銀積欠問題，工塲規則以及其他勞動條件等。所謂國營企業，就是政府直接經營的企業，如果政府是無產階級的政府，爲什麽罷工事件這樣的多呢？爲什麽不能優待工人而工人不得不罷工呢？這也可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其對待工人的態度，還是和資本家一樣的。而且一九二三年勞動人民委員會的調停委員會所調停的勞動爭議事件，勞動者勝利的，一五％至二〇％，妥協的六〇％至七〇％，勞動者失敗的一五％。勞動者不易得勝利，可以想見，而政府的並不專爲勞動者謀利益，於此更可證明了。青年諸君！凡事我們不要徒看空名。如果名義是好聽的，我們最要緊的是考查其名實究竟相符不相符。

至於蘇俄政府壓迫無產階級的事實也很不少。在新經濟政策沒有施行以前，布黨自稱

爲是武力共產時代，那時强迫工人做工，强取農民食物，因此激起民衆很大的反抗。例如一九二一年二月底彼得格勒的大罷工，例如克朗士達脫暴動，（自由人雜誌中有一文詳載此事）馬夫饒運動（俄文中有馬夫饒運動史）等都是民衆反抗政府的表示，但終於被政府以武力征服，被犧牲的有幾萬人之多。政府壓迫民衆的殘酷手段，諸君只一讀那事實的記載，眞令人不寒而慄。俄國的布黨，把「黨」站在「民衆」之上；可以爲「黨」而犧牲民衆，不能爲民衆而犧牲黨。黨不可以受民衆的支配，只能支配民衆。

（七）恐怖的專制政策　凡是少數人要獨攬政權，第一步就是消滅異己者；而消滅異己的方法，不得不用恐怖手段和專制政策。這是握政權的共通方針，俄國政府自然不能獨在例外。俄國布黨自奪取政權以後，就以嚴刑峻罰對付異己者，一方面殘殺革命者，一方面束縛思想。前者所以對付現在，後者所以防患未然。

俄國自從布黨執政以來，設立「其卡」（非常委員會）專以鎮壓他們所認爲反革命的人物。這「其卡」的權力非常的大，而且遍設於各地。美國高德曼（Goldman）在俄國革命的破壞

一書中有這樣的話：『在多數黨官僚政治的政府機關的各部，沒有一部不附設非常委員會，對於俄國平民生殺與奪，任所欲爲，他是萬能的。這個機關所造成的地獄；非常委員會本身的成爲野蠻，成爲破產；這個機關在俄國所做了的恐怖，猜忌憎恨苦痛及死亡；這許多事要想描寫出來，使全世界都知道，非用但丁Dante等名家之筆不可呵！……換句話，所謂「其卡」，便是偵探，警察，判官，牢頭禁卒，劊子手併合在一起的東西。「其卡」是至高無上的官廳，在這個官廳裏決沒有挽救的餘地的，祇有那稀有的逃避。「其卡」執行他的職權，總是在夜間。某區域內，忽然大光輝耀，「其卡」汽車瘋狂似的飛跑的响聲，即是對於社會的警嚇及恐怖的記號，其卡又在那裏工作了。「其卡」專爲打擊反革命而組織的，不過他所發覺的所謂陰謀，十九都是想像的，或是他們自己假造的，……』自經布黨執政以後，被「其卡」慘殺的革命家和平民，眞是不計其數。據說自列甯執政至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一月止俄政府所認爲反革命而殺死的，竟有九十餘萬人之多。被殺者的身分如左表：

將校	五四、八六〇
兵卒	二六〇、〇〇〇
僧侶	一、二四三
警察官	五一、〇〇〇
勞動者	一九二、三六〇
地主	一二、〇五〇
農民	三七〇、九五五
合計	九四三、二八三

我們查一查援助俄國在獄革命者聯合委員會通告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受害等，他對於俄國革命者的被害的姓名和歷史都有詳細的記載。

至於束縛思想，恐怕比別國更爲利害。私人組織的報紙不能發賣，書局及出版機關，都作爲國家專有事業。從一九二〇年起，由人民敎育委員會取締各種含有反革命宣傳的書籍。一

九二六年一月更由列甯夫人全國政治教育局局長烏利雅諾華 P. Ulyanova 領銜頒發訓令於全國各機關及警察局實行檢查各圖書館，將其所藏「有害的」以及「不適時代的」書籍，悉數移出。這訓令中附有很詳細的禁書目錄。凡關於唯心論理想主義，宗教，以及反對布爾塞維克派反對「共產主義」的書籍都在禁止之列。小說有六十三家的著作被禁止。如笛卡爾 Descartes 康德 Kant 麥赫 Mach 柏拉圖 Plato 斯賓塞爾 Spencer 叔本華 Schapenhauer 詹姆士 James 嘉拉爾 Carlyle 克魯泡持金 Kropotkin 尼采 Nietzsche 托爾斯泰 Tolstoy 路斯金 Ruskin 等著作也都被禁止。

（八）資本主義　蘇俄政府自從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完全回復到資本主義去了。托洛斯基在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上，報告蘇俄經濟狀況曾報告經濟政策的特點道：『蘇維埃政府拋棄武裝共產主義而採用市場的方法……他將國有工業的計畫，變為商業的單位，工資也以技術與件數而分；將小的與中等工業讓給私人企業家。所以新經濟政策就是恢復市場；……武裝共產主義為新的市場的政策，如買賣商業計算與競爭等……』現在的蘇俄，凡是

資本主義國家所具有的條件，如賃銀，如私人企業，如貨幣，如賦稅等，俄國都應有盡有。茲分述如左：

（甲）私人營業　俄國工業，分（一）國有國營，（二）國有而賃貸於私人，（三）純然私有私營三種。國有國營的工業，以政府爲資本家而工人仍爲賃銀的奴隸。但蘇俄政府，一方面却竭力誘引私人資本。對於外國資本本用「權利讓與」的方法，以希望他的輸入。一九二四年一月止二個年間的利權讓與事件，約有一千件。對於本國私人資本的利用，用賃貸的方法。此外又有混合公司，由政府和私人，分担股分，因此私人營業，逐漸發達，茲將私人營業許可數列表如左：

私人營業許可數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商業的企業	五二三、〇〇〇	三四六、〇〇〇
工業的企業	一六二、〇〇〇	二四三、〇〇〇

工業的職業	三一三、〇〇〇	四二三、〇〇〇
合計	九九八、〇〇〇	一、〇一七、〇〇〇

（乙）私有土地　至於土地，允許農民私有。農民只以貨幣繳納收獲物十分之一作爲租稅，其餘的農產物，農人可以自由使用。農民所有地大小的比較，列表如左：

	一九二二年
小占有地	二一、四%
中占有地	六六、二%
大占有地	一二、四%

（丙）貨幣　俄國革命以後，布黨以爲所謂貨幣這一種東西，是蓄積私人資本的一種手段，是帝政時代的遺物，非廢除他不可。而廢除的方法，他們以爲最好濫發貨幣，使貨幣的價值等於零，那末貨幣自然不發生效力了。所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決定無限制地發行紙幣，結果，戰時共產主義的三十二個月中，發行貨幣的名目數量，增加至百倍；因此紙幣價值大跌，

比印刷費還要便宜。這俄幣跌價一事，各國人所受損失，也很不少。布黨當時以爲從此以後可以到達不用貨幣的經濟狀態了。那曉得舊貨幣雖然廢止，而新貨幣又復發行。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規定預算以貨幣爲基礎，政府費用也以貨幣支付。一面採用金本位，設立有紙幣發行權的國立銀行。貨幣流通額，一九二二年十月，有二億六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三年六月有六億二千四百萬盧布。革命時所認爲剝奪價值，蓄積資本非廢止不可的貨幣，依然和資本主義國家，一律行用；其結果，至少徒使各國持有舊盧布的人受一層大損失而已。

(丁)租稅　租稅又是資本主義的政府搾取無產階級的一種手段而俄國也一樣施行。

茲將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賦稅決算列表如左：

	千盧布
一　直接稅	
(甲)農業稅	一五八、八〇〇
(乙)營業稅	六八、三一九

(丙)所得財產	六三、六六二
(丁)其他諸稅	八七三
(戊)所得	七九九
二 間接稅	
(甲)消費稅	二四二、〇一一
(乙)關稅	六五、七〇八
(丙)義務稅	六六、一一七

這兩項賦稅合計有六千六百餘萬盧布，不是向農民工人搾取來的嗎？但是這六千六百餘萬盧布，除養布黨官吏以外用諸農工身上的有多少呢？

(戊)公債——蘇俄政府又用募集公債的方法，以搾取農民工人的汗血。茲把公債數目列表如左：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決算

第一回富籤公債（向農民及工人募集）	五一、六六四
第二回穀物公債	七、〇二二
砂糖公債	一〇、八九〇
貨物引換證書	二三、七五〇
第二回富籤公債（向都會的富人募集）	三二、四四八
八分利金公債（向商工業募集）	二五、五九四
農民公債	三九、八一一
合計	一九一、一七九

（己）賃銀　賃銀是資本家搾取農工的必要條件，無論是私人的資本家，政府的資本家，賃銀不廢止，工人永遠爲金錢的奴隸。蘇俄政府在初革命以後，依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對於勞動者給與一定的生活資料。凡是由契約所規定的賃銀制度，一律廢止。自從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生產純以營利爲目的，恢復賃銀制度，恢復自由契約制度。於是所謂勞動者的

地位，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工人地位，全然一樣了。而私人企業的賃銀比政府營業的賃銀，倒反增高，一九二三年私人企業賃銀，除金屬業製靴業外，其餘都比政府的企業爲高。政府是無產階級的政府，但是對待無產階級却比私人更其苛刻。

從以上種種看來，我們還能說俄國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嗎？

（八）帝國主義　所謂帝國主義，大約含有兩種意義，一是經濟的侵略，二是政治的侵略，兩者互有密切的關係，也有以後者爲前者的手段的。近世帝國主義，偏於經濟的侵略，而以資本主義爲主因。有人以俄國並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作爲俄政府並非帝國主義的證明，但是只能適用於十月革命時的俄國，至於現在，俄國已回復到資本工業，上文已有許多證明，這類的辯護已失效了。我們且從事實上判斷俄政府是否有侵略的野心。

（甲）蘇俄政府口口聲聲說扶助弱小民族，但是一九二〇年九月時，因燃料缺乏以紅軍占據巴庫，次年二月又侵占喬治亞，喬治亞爲企圖獨立，暴動過幾次，但終於被蘇俄壓迫住。一九二五年巴黎有喬治亞獨立運動一書出版。如說喬治亞文化太低，不配獨立呢，喬治亞有單

獨的文字，有極高的文化程度；如說喬治亞工人請求赤俄幫忙呢，爲什麼一九二四年九月間喬治亞大多數民衆發生革命運動？這不是蘇俄藉口於列甯黨的請求而藉此侵略嗎？蘇俄政府征服喬治亞以後，接管油礦，鐵路，海口，以擴張國際貿易，喬治亞的油已銷行到中國了。

(乙)蘇俄政府幾次聲明無條件歸還中東路於中國，可是現在的中東路，名爲中俄共管理，實則權在俄人。以前俄皇籌築中東路本是懷有侵略的野心，現在蘇俄口口聲聲說是扶助中國了，但是俄皇時代侵略中國的利器，却仍占據而不肯交還，這是經濟侵略呢，還是政治問題？

(丙)蒙古是應該獨立的，但是蘇俄政府一方面不許別人干涉他，而自己則派兵隊，派顧問，這是侵略呢，扶助呢？

只就這幾件事而論，蘇俄的要實行帝國主義，已可推知一二了。說話儘管可以好聽，但是事實不能掩飾，其實，凡是政府和資本主義以及帝國主義都有連帶關係的，「口蜜腹劍」是外交家的常套，又何怪於蘇俄！

中國自命爲「討赤」的軍閥以及一部分智識階級以俄國爲蛇蝎，而有些青年却以蘇俄爲樂土。那曉得蘇俄離開共產主義已很遠很遠了。俄國共產黨人，也自認爲失敗了。不過他們以爲失敗的原因在於行共產主義太急，而現在的新經濟政策，是到達共產主義的過程。其實，他們的失敗，完全由於一黨專制，武力強迫民衆。『任何政府，任何名稱的政府，都是平民的仇敵，因爲政府的本質是如此。』『無論一個人壓制百萬人的政府，或是百萬人壓制一個人的政府，無政府主義者總是反對的。』這政府兩個字，就是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所以失敗的大原因。高爾曼說過，『……以後世界上的社會革命，倘是用列甯所說「武力共產主義」一定要失敗的。……俄國的經驗，比什麼都可以指出一切形式，一切名稱的政府，都是摧殘民衆的自由精神與自由活動的高壓力……馬克思主義現在那裏去了？說社會革命是一種新社會生活之開始的馬克斯主義現在那裏去了？在俄國現在布爾塞維克黨所用的主張與手段中，有一點可以爲新社會生活的先兆嗎？布爾塞維克黨政府自己早已証明是反對社會革命的大陰謀了。』柏爾克曼說『中國的工人應該把一切歷史上的教訓，牢牢地記住在心上，尤其應該

牢牢地記住這個俄國革命的事實與教訓。你們應該明白專政總是不好的；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專政固然不好，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專政又何嘗會好呢？各種專政的性質結果總是一樣的，專政總能制革命於死命。他是革命最大的敵人。』這幾段話，已揭出布爾塞維克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希望後來者勿蹈俄國的覆轍。犧牲多少平民來造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專制政府；這在俄國的布黨，雖然有許多話强自辨解，但是事實昭然，無從掩飾。經過蘇俄的試驗以後，就可知道眞正的社會革命，須以民衆的自由組織代替一黨專政的政府，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代替强制勞動强制徵收；就是無政府共產的革命。大家如果以俄國爲借鑑，那末俄國平民雖然遭了許多無代價的犧牲，但是裨益於世界，總算不少了。

我見聞淺陋，以上所引材料，完全取之於他人，請讀者恕我不及一一註明出處。不過所引材料，因爲限於篇幅，太簡單了。我希望諸位青年再作詳細的研究。

至於中國的共產黨，非難他們的很不少；北洋軍閥以及國家主義者不必說，國民黨右派，也攻擊得很利害。有說他們是「盧布黨」的，有說他們陰險的。其餘種種話語，不計其數。但我以

為假借名義以自私自利的人，無論那一派都有，我在上面已說過了。所以對於中國共產黨員個人的行動，我不願說話。老實說，假借共產黨以自私自利的人，我們不能承認他是共產黨員——自然，各黨都是如此。我相信共產黨員中，也很有革命精神犧牲精神的人；他們的所以入共產黨，以為馬克思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可以扶助平民，而且在俄國已經試驗得有成績了。他們所以有許多不滿人意的行為，他們自己也知道，不過以為做事要成功，當擇目的而不擇手段。我決不敢抹殺一切的共產黨員，猶如不敢抹殺一切的國民黨員一樣；他們中有純潔精神犧牲精神的人，我十分敬愛。但是如果照他們所相信的主義做去，和他們為平民謀幸福的本懷，結果適得其反，不但勞而無效，而且使平民受害。這在上文已說過，我希望將入黨已入黨的共產黨青年，平心靜氣加以注意吧。

有人說，萬事不能有利而無弊，蘇俄雖有許多壞處，但何嘗沒有好處。這番話，我也可以相當地承認。但是俄國布黨的革命，利極少而弊很多，犧牲很大而代價甚小。做事是要權緩急輕重的，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也何嘗沒有人說他們也做點於

盡人有益的事；但是他們的殘暴專橫，在目光稍遠的人，誰不以為決不能長久而且非反對不可呢？

我為愛真理計，我為愛平民計，我總覺中國青年現在所走的路，如以上所說的，都不是康莊大道，都不是可以達到人類的樂園，所以寫出一點意見來，以就正於諸位青年。我自覺學識很淺陋，並沒有如何新意，這篇文章所說的話，可說十九根據於別人的。如果有幾分對的呢，不得不感謝直接間接啟發我思想，供給我材料而且促成我寫這文的諸位先生。我不怕軍閥官僚們誣我為「赤化」；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本是世間最愚蠢的，不懂無政府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分別，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叫做「赤化」，有什麼可怪呢？我雖然反對國民黨，共產黨，但我希望有志的青年注意不懷好意地利用我的話語的人們。至於軍閥官僚的罪惡，這幾年來，筆舌的聲討，事實的證明，已很詳盡，所以我這文中不再說了。我不相信現在的青年中，還有贊同軍閥官僚的人，除了遺少以外。我這篇文是給謀進步的青年

看的，是給有志革命的青年看的，是給痛恨那軍閥官僚的青年看的。青年而願為軍閥官僚的走狗，青年而牢守妥協的精神，那不是我所謂的青年。我的筆墨雖然無價值，但在此時我眞不願為他們浪費了。

青年諸君！在現代，你們較妥善較圓滿的路，就是無政府共產主義。

什麼是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路？請諸君閱讀關於這一種主義的中外書報！

怎樣走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路？我將草一怎樣走我們的路一文以討論他。

現在有不少的人，以為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很好的；不過理想太高而難行，又無組織無方法。又有說無政府共產主義是恐怖的主義，是空想的主義。但是這都是不合於無政府共產主義眞相的話。青年諸君如也有同樣的感想呢，我希望諸君細閱讀無政府主義書籍以後再來下判斷。

我自己不願盲信一種主義，也不願强人盲信。這篇文章，只是說述自己的所信，並沒有强人從我的妄想。但是我希望青年諸君不為成見所拘，不為私情所囿，有服從眞理的精神。我希

望青年諸君根據事實和論理作合理的討論，而力戒盲目的謾罵。我決不以無政府共產主義爲天經地義青年諸君如果有以更完善的主張見教呢，我也很願意舍棄較善的而信從更善的。

『只有這民衆自己的創議權及民衆自己的力量，纔能成就社會革命。』（高德曼語）『如要革命成功，必須有組織的工人農人與智識階級聯絡一致。革命不是單獨軍事行動可以急遽成功的。革命是要步步向前發展的，並且一定要根據自由平等與正義的三個原則發展人民之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生活。如此革命才能成功。且革命的主力應該是全部的革命民衆，決不能由政黨包辦一切。只要是有組織的民衆，就能實行社會革命，使衆人全體都能得到自由與幸福。我敢斷言：全民衆的社會革命是一定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的；至於由政黨包辦的革命，則將無往而不失敗，其結果不過速成一種新的專政制度與一種新的奴隸制度而已。』（倍爾克曼語）這一番話，實在可以指示出革命的正當途徑，我抄錄在這篇文的最後，以當做怎樣走我們的路的指針。

二七，二，一八於上海

俄羅斯的悲劇

柏克曼著　蒂甘節譯

有些著作家斷言布爾雪維克(以下簡稱布黨)之獲得政權，是由於冒險的舉動，於是對於十月改革的社會性便表示着疑惑了。

這種論斷距眞理實在太遠。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像十月革命那樣偉大的事實，實在是一個意義最深的社會革命，我們看那樣的根本改革的一切重要點便可知道他的特性了。這不是任何的一黨所能完成的，實在是民衆自身來完成的，把以前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關係根本的改造過了。這革命並不是在十月才發生的，不過到了那月革命的事實才爲人們『正式承認』。實在的，在數週及數月以前，那眞正的革命已遍於全俄了。城市的無產階級正把商店及工廠佔領，而農民亦正在沒收大田產，將土地歸爲己用。同時工人委員會，農民委員會，以及蘇維埃等，均遍立於全俄，而臨時政府的權力，漸漸移到蘇維埃了。這個革命潮流，是先發生於彼得格勒，次到莫斯科，很快的到了伏爾加（Volga）區域和烏拉（Ural）地方，最後及於西

伯利亞。當時極普遍的口號，是『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很足以表示民衆的意志。——這種口號，任在國內何處，都可聽到。民衆已起來了，眞正的革命進行了。這時北部的蘇維埃會議，很知道當時情勢的要點，宣言說：『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必定要推翻，唯一的權力在蘇維埃！』

在十月十日的時候，實際上一切眞正的權力早已在蘇維埃手中了。七月間彼得格勒反抗克倫斯基政府的暴動雖被壓服，但到了八月，革命的勞働者及戍兵的勢力已甚强固，足以阻止克利諾夫（Koruiloff）所謀畫的攻擊，於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權力，一天一天的增長起來，至十月十六日，便組織了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爲公然的反抗政府舉動。這個委員會是預備着保衛彼得格勒以抵抗克倫斯基的聯合政府，及預防加拉丁將軍（Gerneral Kaladin）率領他的反革命哥薩克軍隊的攻擊。在十月二十二日，彼得格勒所有的無產階級和戍兵聯合，得着他們的帮助，一齊起來佔領全城來反抗政府，並主張『一切權力都歸於蘇維埃。』

於是全俄蘇維埃會議在二十五日便開始了。臨時政府知道自己地位的危險，遂採用猛烈的行動。在二十三日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限令克倫斯基內閣於四十八小時內取消。克倫斯

基見着前途絕望，便採用武力，一面於二十四日封禁革命的報紙，逮捕彼得格勒中有名的革命者，撤換蘇維埃內最活動的委員，一面還信任軍隊和士官學校的學生。然而太遲了，維持政府的計畫終於失敗了。在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的晚上，未流過一滴血，克倫斯基政府便和平的解散了，共產黨很容易的便把權力握得了。這就是俄國革命中政治的最高點。

二

助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好幾種。第一在革命開始的時期未遇着有力的反對，因為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組織，力量薄弱，沒有武力的準備。但主要的理由，尤在乎那些被革命的口號所鼓動了的全民衆的一致的熱誠。『消滅戰爭！』『立刻和平！』『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都是羣衆深刻的需要，和熱誠的心靈的呼聲的表現。實沒有力量能够抵抗他們那種奇異的效用的。

另一個有力的原因，是各種革命份子均一致聯合來對抗那克倫斯基政府。布爾雪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左派，以及許多從監獄出來的政治犯，流放於西伯利亞的革命黨，

還有由外國歸來的革命的俄僑，在二月至十月的時期，大家都一致的聯結起來，向着一個共同的目標中努力。

但是假如列甯在某一次演說內所說的『革命的開始是容易的，』那麼革命的發展和使他進行達到邏輯的結論，却是別的和更困難的一件事了。要達到那樣完滿的終結，有兩個條件是很重要的：一是繼續的聯合所有的革命勢力；二是將人民懇切的最好的能力應用到新社會建設的重要工作。這是應該時常好好的記憶着：革命的意義，並不是僅僅的破壞，破壞之外還應加以建設，——尤其注重的就是建設。然而最不幸的便是不久布黨的主義和方法證明出來的，乃是民衆創造活動力的障礙物。

布爾雪維克黨徒，是馬克斯主義者。雖然在十月革命的時候，他們曾承認並且宣稱無政府主義者的口號，（如人民直接行動，自由的蘇維埃等）然而還不是他們的社會哲學叫他們做的。他們感覺着民衆的心潮——正湧起的革命狂潮，將他們的行動帶出了他們的理論之外。但他們仍然是馬克斯主義者，實際上他們對於民衆和他們的創造能力毫無忠實的信

仰。他們本着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不信任農民，只信賴實業界中革命的少數人。他們起初很偏袒那個『憲法議會』，後來知道他們不能在那裏佔多數，因此不能握得國家權力的時候，便決定把這議會解散，不管這種處置，是馬克斯主義者根本原理所否認的。(註一)布黨本着馬克斯主義者的態度，堅强的主張將土地收歸國有：所有權，分配權，和管理權都歸國家手裏了。他們反對土地歸社會所有，但後來受着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壓迫（註二），使他們不得不『完全容納社會革命黨均分土地的綱領』；像列甯後來所說的因爲社會革命黨歷來是在農民中很有勢力的。

(原註一)這原偶然的事情，那個担任最先動的人，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名叫芮列雅格夫(Anatoly——Rheleznyakov)，也是守宮殿的衛兵。

(原註二)瑪麗亞——加可夫一派(The Spiridonova——Kamkovwing)。譯者按：瑪麗亞曾爲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伊在俄國農民中很有勢力，後來被布黨的『欠夾』所監禁。高德曼有一篇瑪麗亞的迫害事件，已譯載民鐘第十期中，可

參看。

在布黨得到政權的頭幾天，他們的馬克斯主義者的傾向便經顯著，已然表示他們是革命的障礙物了。社會民主黨不信任農民的態度，很影響於他們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在全俄會議中，農民不能派與工人相同數目的代表。布黨不僅是對於鄉村的投業者，漁利者，並且對於一切農地的人民都誣他們是『中產階級，』『小紳士，』『不能與工人並駕齊驅到社會主義的路上』的。布黨政府在國民會議和在蘇維埃中，特殊的反對農民的代表，要防害他們獨立的努力，並且縮小土地委員的範圍和活動力；然而土地委員都是在再造俄羅斯時最重要的份子，（土地委員當時為社會革命黨左派所領率者）這種態度不可免的引起了大多數農民不滿的情感。俄國的農民，思想簡單而且率真，但他們能夠很快的辨別是非：無論怎樣精巧的論辯，都不能把他們已經確定的信仰搖動絲毫。馬克斯經典的基礎——無產階級專政——僅足以引起農民的反對，因這個對於農民實在是一個侮辱和不公道的東西。農民要求他們應有相等的權利來管理和組織國內的事務。難道他們（農民）不是曾為奴為隸，被虐待，被壓

迫，過那無知無識的生活，已經是很久嗎？爲什麽無產階級專政又不要他們呢？農民對於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極端痛恨，知道這是有害於他們的。他們說：假若專政是應該的，爲甚麽不是一切的勞工——城市勞働者與農民——一起來專政呢？

於是勃列司脫和約實現了。這個和約，以他的結果看來，簡直是對於俄國革命致死的打擊。在這個和約實現的前兩個月，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時候，托羅斯基曾爲着俄國的利益憤怒的拒絕德國提出的和約。『我們不戰爭，我們不簽和約！我們不與德國帝國主義講和，我們不退讓。』他曾這樣地說，並且博得革命的俄國人的讚頌。俄國各地都有响應的呼聲，人民正起來預備防衛他們的革命，（註）免得被人摧殘。然而列甯却要簽這和約，這個便是把俄國的大部分賣却了的表示。從此芬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里索安（Lithuania），白沙拉比亞（Bessarabia），都在德國的侵略者和他們自已的資產階級的勢力之下，受他們的壓制和利用。這是一件可怪的事，——同時把革命的主義和他的利益立刻都犧牲了。

（註）讀者須注意，俄國革命雖爲布黨所利用，以至於破壞，但革命的開始，克倫斯基的推

倒，都是民衆的力量。布黨在革命時期，未盡過若何的大力，不過乘機起來竊得政權罷了。所以俄國革命與布黨完全是不相關的，並且布黨並算不得革命黨，只不過借主義招牌以謀實利的黨派，我們看他獲得政權後的一切設施，便可知道的。——譯者。

列甯堅持着簽這個和約的理由，以為這樣可使革命有休息的時間；俄羅斯已到了力竭的地步，這個和約可使革命的土地積聚力量來謀新的發展。但拉台克（Redek）也反對接受這勃列斯脫和約，以為這簡直把十月革命賣却了。托羅斯基也不贊成列甯的主張。革命的勢力分裂了，那些社會革命黨左派和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還有許多無黨派的革命份子，很激烈的反對與帝國主義議和，尤其反對在德國所提出的條件之下議和。他們宣言說：像那樣的和約，足以致死俄國的革命；並且無賠款議和的主義不應該犧牲；又說德國的條件對於普魯士所要求的那幾個地方的工人和農民，算是最卑劣的叛逆。這個和約會使全俄羅斯為德意志帝國主義經濟上政治上的附庸，那侵略者便據有烏克蘭的麵包，和端河（Don）的煤炭，把俄羅斯驅到實業崩壞的地位！

然而列甯的勢力是很强大的。他戰勝了，勃列斯脫條約遂經第四次蘇維埃會議批准了。

這便是托羅斯基，他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拒絕德國提出的條件時，最先斷言說那些被革命所鼓動和武裝的工人和農民能夠以無規則的戰法戰勝那侵入的軍隊。於是社會革命黨左派鼓動起農民來反抗那些德國人，他們相信任何軍隊都不能將那爲大革命的結果而戰的民衆的革命熱誠戰敗的。工人和農民果然起來組織軍團跑去帮助那正與德意志侵略者激戰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誰知托羅斯基却命令俄國軍隊去追擊壓迫他們。

(註)烏克蘭農民的革命軍曾摧毀了哥薩克軍隊；戰勝了德奥聯軍；平滅了丹尼金的反革命軍；保全俄羅斯的功績甚大。但因爲不受布黨利用的緣故，卒被布黨用種種卑劣殘酷的手段摧殘了！關於此事，大杉榮有一篇無政府主義將軍馬夫饒的論述，讀者可看參。——譯者。

於是米爾伯奇(Mirbach)被刺殺了，(註)這是社會革命黨左派對於普魯士帝國主義在俄國內的反抗和挑戰。布黨便開始取壓制的手段，全俄非常委員會(即其卡)的首領德

仁司基(Dzerzhinsky)要社會革命黨左派交出那個恐怖主義者(即刺殺米爾伯奇的人)。兩個以前曾合作的革命黨派中的一黨以威權要求他黨逮捕懲辦一個刺殺那帝國主義政府的代表的革命者：這眞是革命史上一件唯一無二的事！勃列斯脫和約簡直使布黨變成德皇的憲兵了。社會革命黨左派接到德仁司基的要求，便把德仁司基拘禁起來。隨後起了武裝的小戰爭，這件事完全受了布黨政治上的利用了。他們於是宣言社會革命黨左派擅捕政府的官吏，又通告剝奪社會革命黨左派法律上的權利，開始剿滅他們。

（註）米爾伯奇是德國駐俄的大使。米爾伯奇死後，社會革命黨左派首領瑪麗亞親赴第五次全俄蘇維埃會議，擬於會場中誦讀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宣言，解釋刺殺米爾伯奇的必要。伊和同志懷着滿腔熱誠，但布黨却把這個會議停止了，不要伊誦讀那文件，並且把瑪麗亞及其他的農民代表完全逮捕了。瑪麗亞至今還在『其卡』手中。

布黨的這些手段並不是偶然的。共產黨國家專以壓制破壞各種不贊成政府的行爲和言論爲確定的政策，不久便成了顯然的事實。自勃列斯脫和約批准後，社會革命黨左派便撤

回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的代表，於是絕對的政權完全在布黨一派的手裏了。他們隨便拿點事實藉口，陸續來壓制其他政治的黨派和運動門塞維克（少數派）社會革命黨右派和俄國中產階級一起早被壓服了。現在便輪到革命的重要份子——社會革命黨左派，無政府主義者和無黨派的革命者。

但是要壓服這些，比壓迫那小的政黨實在難得多。這些革命的重要份子有很强的勢力：如社會革命黨左派在農民中，無政府主義者在城市勞働者中，都具有很大的勢力。布黨的新方法，便是消滅一切不滿意的表示；壓止各種批評，摧殘一切獨立的意見和努力。以這個方法為基礎，他們便建設了在無產階級上面的獨裁制了（即是壓制無產階級的）。（註）這個是在俄國盡人皆知的。布黨現在對於農民，已取公然對敵的態度，時常用武力，並且用武力的次數逐漸的加多。當勞工組合被布黨疑為不忠實的時候，便被布黨用武力解散了，這是常有的事。合作社也被布黨攻擊了，這個大的組織好像聯絡城市與鄉村間的一捲帶子，他的經濟上的功用對於十月革命與俄國的利益很重要的。現在受着阻礙了，不能盡力於生活必需的生產，

分配，交易的重要工作了，被布黨解散了，最後完全消滅了。

(註)共產黨——尤其是中國的共產黨把俄國勞動者的情形丟開不說，只拿『無產階級專政』的招牌來騙人。其實俄國現在政治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實在是共產黨專政，來壓制無產階級，來利用他們。實在的說：俄國的勞動者現在連罷工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關於布黨壓制勞動者的紀載，讀者可參看成言君譯的俄國共產黨與勞動者一文。——譯者。

逮捕，晚間搜索，封閉房屋，執行死刑：這都是每天非常委員會(即其卡)應做的工作。他們原爲攻擊反革命及投機買賣而組織的，現在却變成了工人和農民全體恐怖的東西了！各處都有他的祕密官吏，常常做他們的慘無人道，非地上的『計劃』，他們不加以審訊，便把他們所認爲的犯人鎗斃了。他們原說是來防衛革命的，但却成了最可怕的機關。他那不公道和殘酷的手段，簡直把恐怖傳佈於全俄。就是窮鄉僻壤，也是他們出沒的地方。他握有一切的權力，他自己便是法律，他有自己的軍隊，警察，有裁判，執行死刑的一切權力；他的法律，直要壓倒國

家的法律了。監獄和集中屯營裏，都囚滿了被他們假定為投機買賣者和反革命黨，其實裏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挨餓的工人和簡單的農民，甚至還有十一歲至十四歲之間的小孩子呢。(見一九二〇年五六七三個月彼得格勒的Krasnaga gazetta和Pravda及莫斯科Pravda所載的監獄調查。) 民衆心中的共產主義與其卡主義簡直是同意義的名詞，其卡主義的特點，不外是殘酷與卑劣。反革命感覺的種子，便由他散佈到各處。

這個『革命政府』的其他政策，也與上述的同樣發展。機械的中央集權發狂似的把國內工業和經濟的活動力喪失了。改革的計畫被擯斥了，自由的努力完全消滅了。大多數羣衆要實行革命政策的機會被剝奪了，他們要參加國內事務管理的機會也被剝奪了。政府對於無論何事都壟斷着，革命簡直與人民脫離關係了。布黨創造了一個以寄生，無用，受賄著名的官吏階級，就以莫斯科一地而論，在一九二〇年間，新階級(蘇維埃官僚Sovburs) 的人數，還要超過一九一四年在俄皇治下全俄官僚的總數。(見一九二一年莫斯科蘇維埃委員會調查的報告) 布黨的經濟政策得着這些官僚實際的幫助，把俄國破碎的工業界完全解體了。於

是列甯齊諾維夫(Zinoviev)及其他的共產黨領袖便痛罵這些新蘇維埃的中產階級，——然而却又發佈新的命令，來增加這階級的人數和勢力。

個人的獨裁制實現了。列甯自己便是這制度的創造者和重要的讚頌者。因此那些商店工廠委員會便被廢除了，一切權力都被剝奪了。每一個工場，礦產，工廠，鐵道，及其他工業都是由一個領袖——『專門家』——來管理，並且皇黨的中產階級也請進來了。從前的銀行家，商會的辦事人，工場主和工廠的監督都成了管理者，握着管理工業的全權，並且有壓制工人的絕對權力。他們又有權力來雇用或撤換他們的『手下人』，來給予或奪去那些人的糧食，來責罰那些人，甚或把那些人(指他們手下的人，即在十月革命時努力奮鬥過的勞働者)交與『共卡』辦理。俄國的勞働者曾爲革命而戰鬬，爲革命而流血，並且爲着防衛革命的緣故而受饑寒，受痛苦；他們現在自然憤恨這空前的騙劇。他們把這種舉動認爲是布黨最下等的欺騙，於是拒絕那些他們在革命時曾被他們驅逐出工廠的舊廠主和辦事人來管理他們；那些廠主和辦事人對於他們是很殘忍，很驕傲的。他們在這樣的復興工作中，是沒有利益的。列甯

所認為工業的救星的『新制度』，結果使俄羅斯經濟界陷於麻痺的狀態中，把勞動者全體驅逐出工廠，使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極端痛恨。在革命中的馬克斯黨徒的主義和手段把他們自己的命運定了。

(註)讀者注意：這便是布黨對於勞働者的報酬，我不知道那些稱讚列甯為無產階級的救星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譯者。

一個小小的祕密團體要想能夠達到根本的社會改革，這個幻想使布黨成了極可怖的東西，把他引到了野蠻的卑劣的不可信的深淵中。這樣的理想所應取的手段，其不可避免的方法有二層：就是命令和恐怖。布黨却同時並用這二種方法。那個『武裝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理論家布哈林(註一)曾說過暴虐政治是最好的方法，能使資本階級的人性變成合宜的布爾雪維克的國民性。自由是『中產階級的偏見』(註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都是不必要而且是有害的。中央政府是一切學問智識的貯藏所，無論什麼事都要由他去做。國民唯一的責任便是服從，國家的意志是最高無上的(註三)。

（註一）布哈林（Buhharin）俄人，著有共產黨黨綱等書。

（註二）中產階級的偏見，是列甯所最愛說的話——原註。

（註三）譯者按列甯等曾說他們最後的目的，仍在無國家無政府。列甯自己也說：『一日大多數民衆自己壓服了他的壓迫者，即沒有一個壓制的專門勢力之必要，……國家漸漸老死。』室伏高信著列甯之烏托邦文中有『依列甯所懸想之社會，乃一無國家之社會。』同志凌霜因此說「列甯最後之目的仍與克魯泡特金有相同之點。」其實都被列甯騙了。試問那個權力集中的國家，那個萬能的政府，能夠「老死呢？」我不相信要達到一個目的地，會有向反方面走的。欺騙誣陷是布黨唯一的目的呵。

俄羅斯實際的唯一政府，是由五個人組織而成。這五個人是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部的黨員，是無所不能的。這五個人的組織，自勃列斯脫和約成立以來，便管着全俄羅斯的和十月革命的命運。自此以後，俄國的一切設施，無一不與布黨所解釋的馬克斯主義相合。馬克

斯主義由共產黨內部黨員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誇大狂反映過來，已把俄羅斯弄到現在那樣混亂，破碎的地步了！

布黨因為要滿足他們的理論，便不惜把十月革命的社會基礎慢慢毀壞了。他們最後的目的是由共產黨單獨管治的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因此，人民的建設力和民衆的革命的創造力都被破壞了。選舉制度也被廢除了。起初由海陸軍中先行廢除，隨後及於各種實業。工人和農民蘇維埃受着『其卡』武力的壓迫，他們的權力完全被奪去，移交那服從的共產黨委員會的手裏了，勞工組織也政府化了，他們固有的活動力全被壓止了，他們變成了僅僅是國家的傳達者了。

强迫軍事服役，和對於有良心的反對者的死刑；强迫勞動，並且增加那威嚇和懲辦『逃亡者』的官僚；强迫徵收農民的田地及出產品。在城市內的武裝共產主義，和在鄉村的徵發（拉台克叫這種徵發為『米糧的搶掠』見英文版的國際報通信第一卷十七號）以武力壓止勞動者的抗議；以惡很的手段對付農民的不平鳴；甚至不時的鞭笞農民；以砲隊來勦滅村

莊（如在西伯利亞，烏克蘭，及烏拉，伏爾加與苦般（Kuban）一帶地方。）——以上所述，已足把共產黨國家對於人民的態度表示出來，布黨的建設社會和經濟的政策便包括在這裏面了。

（註）譯者按：這是布黨罪狀的一斑。

雖然布黨以這些殘酷的手段對付人民，但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却重視他們曾受了無數的痛苦才得到的革命；他們仍然繼續着勇敢的上前線作戰。據他們想來，他們是在保衛革命。他們受着饑寒，並且成千成萬的死亡，他們希望着共產黨所做的可怕的事不久會停止的。那些思想簡單的俄國人以為『布爾雪維克恐怖』或許是由於外國强敵來侵略他們可愛的國家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戰爭終於要停止的，將來戰爭停止後，那麼布黨便一定囘復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所進的革命的路上，這條路後來因戰爭逼迫着他們暫時離開了的。——官廳的報紙這樣說，人民也率眞的響應着。

羣衆希望着——忍受着。最後，戰爭到底停止了。俄國人民如釋重負，深刻的希望在他們

安慰的心中跳動着。現在是決定的時間了：偉大的試驗來了，這一個國家的靈魂震動了，究竟是不是最後已完全實現了？人民極端的驚異，極端的失望。壓制手段仍然繼續着且更加兇惡了。強迫徵收食物的手段，懲罰農民的遠征隊，並沒有廢除他們那謀殺的工作。『其卡』的奸謀更殘甚，死刑仍像以前一樣地發生，暴虐的政治更猖獗了。那些新的布爾雪維克中產階級尤以殘酷手段來壓制工人和農民。至於官吏受賄是公然的事，且較前更多了。大批供給食物由於布黨管理不得法，和中央集權的國家壟斷的緣故腐壞了，——但人民却挨着飢餓。

彼得格勒的勞動者在革命時總是在前線的，現在却最先起來抗議發出他們不滿意的呼聲了。克龍斯達脫水兵調查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要求後，也起來宣言與彼得格勒勞動者取一致的行動。他們要求自由的蘇維埃脫離共產黨的壓迫，並且應該實際上代表革命的羣衆來表示他們的需要。(註)在俄國中部的省分，在烏克蘭，在高加索，在西伯利亞，以及其他各處的人民都起來表明他們的需要，告訴他們的痛苦，將他們的要求請求政府。但那布爾雪維克國家回答他們，像他平常的方法一樣：於是克龍斯達脫的水兵剿滅了，烏克蘭的『土匪』

(?)殺戮了，東方的『叛逆』也用機關槍埋葬了！

(註)關於克龍斯達脫暴動的事實，請參看本篇著者所著的龍克斯達脫暴動記，或赤奴君的克龍斯達脫暴動。——譯者。

這樣的做過了。列甯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在第十次全俄共產黨會議中宣告說，他以前所做的政府，完全是錯了的。强迫徵收食物是純粹的搶刼行爲，以武力來對付農民是『嚴重的錯誤』勞動者必定要受着相當的重視。那些蘇維埃官僚是受賄的，犯罪的，是一大批的寄生者。『我們以前用的方法，已是失敗了。』那些人民，特別是村鄉人民，現還沒有達到共產黨主張的水平線上。私有財產制應該重與，自由商業應該設立。因此那個能辦得最好的交易的人，便是最好的共產黨(列甯的話)。

(註)這一番話，便把俄國人民以血淚得來的革命完全縊殺了。——譯者。

三

回復到資本主義的路上！

俄羅斯現在的地位是最奇特的。經濟方面，是國家和私人資本主義的聯合。政治方面，還是『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或者更要正確些，說是共產黨內部黨員的獨裁制。

農民逼迫着布黨退讓，把强迫徵收食物的方法終於廢除了。但另有一種同樣的稅來代替，這種稅是把農民出產品百分之若干交付與政府。自由商業也認爲合法的了，農夫現在可以將他出產品的剩餘售與政府或與那些重設立的合作社或市場交易。這新經濟政策已把投機漁利的門戶大開了。允許累積財富，允許中產階級重興了。農夫可以由好的收穫得到利益，可以租賃土地，可以雇用那些土地少而又沒有馬來耕種的小農夫來替他們工作。有幾處地方因爲收穫不良和牲畜缺乏的緣故，造成了一個新的階級『農地僱工！』他們將自己僱與小康的農夫與他作工。那些可憐的貧民都是從那苦寒饑饉的地方遷移來的，不斷的增加這新階級的人數。而鄉村的資本家，於是也在製造中了。

至於現在俄國的城市勞動者在新經濟政策下的情形，恰與在別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內一樣。自由的食物分配是廢除了，只有政府管理的極少數的工業內還行着那樣的分配制度。

勞動者得着工資與在別的國家內一樣，他們必定要付生活必需的費用。大多數活潑的工業，都租賃與私人了。那小資本家現在有自由的手腕了，可以有一塊大的土地供他活動了。農夫的剩餘，和工業的及農業的出產，以及私人企業的出產品，都是商業上每日交易的東西，能夠自由買賣的。在這零售的營業內的競爭，使財產積聚於少數人之手，新的資本家又起來了。

發展的城市資本主義與鄉村資本主義是不能久與『無產階級獨裁制』並存的。那『無產階級獨裁制』與外國資本主義中間不自然的聯合，在最近的將來又將證明在俄國命運中的另一個致命的原動力了。

布黨政府仍然奮力來支持着這危險的妄念：以為革命還在進行中；以為俄國是由無產階級蘇維埃管理的；以為共產黨和他的國家是與人民一致的。他們仍然假借『無產階級』的名義，更找出新的幻想來欺騙人民。布黨現在說：不久時候，俄國由於我們發展很快的資本主義的成功，以致工業復興後，『無產階級獨裁制』也要長成強固，我們便要回到國有的路上（即指將一切物品收歸國有。）於是我們的國家便依次減小毀滅那些私人工業，並且這樣的

推倒那些同時發展的中產階級。

勃列布拉仁司基(Preshruzhensky 財政委員)在他近來的一篇論文『新經濟政策的遠景』中說在一部分非國有制度實行後，一個強固的國有制度便開始了，』於是『社會主義將完全勝利。』拉台克是不長於權變的，他在『俄羅斯革命是中產階級的革命嗎』一文中(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六國際報通訊)將俄國地位加以政治的分析，確定的告訴我們：『我們一定沒有將來再把那新積聚起的貨物沒收的意思。我們的經濟政策基礎於很長久的時間上。……我們自覺的預備來與中產階級合作；這件事對於蘇維埃政府存在的有危險是無疑的，因為蘇維埃政府便失掉了壟斷工業出產的權利……這件事不是表示資本主義決定的勝利麼？然則我們不可以說我們的革命已經失掉了革命性麼？……』

對於這些重要及迫切的問題，拉克台愉快的予以一直截了當的回答：『不！』自然，這是眞實的：馬克斯曾說過，(拉台克也承認)經濟的關係決定政治的關係，對於中產階級經濟的讓步，也必定要引起政治的讓步。拉台克也記憶起當俄國有權勢的地主階級經濟上向中產

階級讓步時，不久政治的讓步便隨之而起，最後地主階級便屈服了。然而他却堅定的主張說，甚至在資本階級復興的情形下而，布黨也能保持他的勢力。『中產階級是歷史上衰落將死的階級。…這便是俄國勞工階級(?)能夠拒絕向中產階級政治上讓步的原因因爲這是很確當的來希望勞工階級的勢力將要較中產階級的勢力發展得快些，到一個國際的程度。』

雖然他說勞動者的『勢力將發展到一個國家的，國際的程度，』但同時俄國勞動者仍是在惡劣的情形中。新經濟政策把無產階級的『獨裁者』(?)弄成了一個普通的求每日工資的奴隸，像他的兄弟們處於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獨裁制的國家內的情形一樣。政府的國家龍斷減少的結果，使成千成萬的男女工人失業。許多的蘇維埃組織因此關閉，那末關閉的便把他們的雇工減少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五的數目。城市內亦因此增加了大批的貧民，大半都是因强迫徵收食物所損害的農夫和鄉人，更有些是從饑饉區域裏逃出來的。這個結果便產生了範圍很大的失業問題。又因爲俄國人民對於布黨國家不信任的緣故，以致顯私人資本來謀工業復興成了極遲慢的辦法。

但當工業開始復興的時候，俄國又將遇着一個很困難很複雜的勞工情形。勞工組織，職業組合久已不存在於俄國了，布黨早已把他們廢除了。現在爲發展生產和資本主義（不管是政府的或私人的都是一樣）的緣故，俄國裏面不久便有一種新無產階級出現。這階級的利益是與雇主階級的利益衝突的，一個利害的爭鬥是迫切的了。這個爭鬥有兩層性質：一方面反抗私人資本家，一方面又反抗勞工雇主的國家，並且甚至可發展到國有工業雇用的勞動者與私人企業所雇用工資較高的勞動者對抗的地位。然則布黨政府對此將取如何的態度呢？這是大家所願意知道的。布黨新經濟政策的目的，便是在可能的方法內鼓勵私的發展與加速工業制度的生長而已。商店，礦產，工場工廠等現在已租賃與資本家了，勞工問題是有減少淨利的趨向的，他要妨碍商業上『秩序的進行』。至於能工是妨害生產，敗壞工業的。新經濟政策所給與勞動者的『利益，』便是這樣！

在新經濟政策下面，俄國工業與農業的開拓便使有力的勞動運動生長起來了，這種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工人的組織，把城市的無產階級與農地的貧民聯合起來了。他們都需要着

較好的生活情形。俄國的勞動者有了在布黨制度下數年的經驗，所以從他們現在的性質看來，將來的勞動運動會向着工團主義的戰線發展，是一定可能的。這種感想在俄國勞動者中也是很强烈的。他們自然不很熟習革命工團主義的理想和方法，然而那些商店委員會和工廠委員會有效的工作（在一九一七年最先沒收中產階級的工業）現在仍新鮮的印在無產階級的腦筋中，常時鼓勵着他們。就是共產黨自身，在他裏面的勞工份子中工團主義的思想也很普遍的。如西利亞尼珂夫（Shliapnikov）哥倫泰夫人（Mme. Kolontay）所率領的『工人反抗派，』便含有工團主義的性質。

若是正在俄國發展的勞働運動帶有一部分工團主義者的色彩，或竟全屬於工團主義者，那麼布黨政府將取如何的態度來對付呢？自然，布黨一定是取敵對的態度的。現在他便是在俄國境內工團主義唯一的敵。列甯於第十次全俄共產黨會議中，會猛烈的反對這種工團主義的趨向，對於共產黨人討論工團主義的學理，也被禁止的；違則驅逐出黨，『以示懲罰。』（見第十次會議的記錄）因此一部分的『工人反抗派』便被逮捕和監禁了。

共產黨的獨裁制實不能把那在布黨專政下面的眞實勞動運動所起的困難的問題完滿的解決。這些問題牽連着馬克斯主義中央集權的原理，和職工組合的功用。這些職工組合是脫離萬能的政府而獨立的，並且又是私人資本主義的激烈反對者。所以俄國的勞動者，現在並不僅僅攻擊那些大小資本家，他們還要先打倒國家資本主義自身！

想要正確的了解現在布黨地位的精神和性質，必要先知道所謂『經濟政策』，既不是『新的』又不是『經濟的』；這實是舊的政治的馬克斯主義　布黨智慧的唯一泉源。布黨本着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對於他們的聖經是很忠實的。『只有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才能是社會革命，』——這是馬克斯派信仰的最高點。布黨便把他應用到俄國來了。這是眞的：在十月革命的那幾天布黨曾離開了狹長的馬克斯路上。這並不是因爲他們不信那個預言者的話，實在是他們無法走那條路。列甯和他那些政治投機者曾被不可抗拒的民衆熱誠逼着向革命的路上走去，然而他們時時都拉着馬克斯的衣襟，常常尋找機會來把俄國革命引到馬克斯的路上。拉台克很率直的告訴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同志列甯的一篇演說中，

蘇維埃政府已開始決定我們的第二步工作，並且指出我們現在稱爲新經濟政策的方法來。」(國際報通信第一卷十七號)

這是重要的承認！實在布黨現在的政策不過是繼續着一九一八年正宗的布爾雪維克馬克斯主義。就是布黨的領袖自己現在也承認在十月過後發展的革命已不是社會的，而是政治的了。這是應該緊記着：共產黨國家機械的中央集權政治致死了這國內社會的和經濟的生命。暴力的一黨專政破壞了工人和農民的聯合，而且創造了頑劣的專制的態度來對付革命的改造。至於實行禁止言論自由，批評自由，不僅是限於人民，就是共產黨自身的黨徒也不能除外。這種辦法也得了不良的結果，這是他自己的錯誤。

至於現在呢？布爾雪維克馬克斯主義仍然在可憐的俄羅斯境內繼續他那專制的工作，繼續實施他那錯誤的方法。但是把這殘忍的『錯誤喜劇』(註)不斷的延長下去，實是可怖的罪惡。共產黨的建設，要靠那衰弱的由人爲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力量來成就，是不可能的事實。因此新經濟政策不過是根本反動的圈套和幻想，他是來創造第二個革命的。

（註）『錯誤喜劇』Comedy of Errors 是英國沙士比亞所作的一篇劇本。——譯者。

難道受苦的人類，將永久繼續的走這錯誤的不良的路麽？

或者到後來勞働者將得到俄國革命的大教訓：就是凡是政府不論他的名稱或他所說的是如何的好，然而他總是社會革命的破壞者。政府的固有性質便是這樣的。政府的使命，是管理，壓制，增加他自己的實力來保存自己的地位。現在最重要的時候來了，勞働者會知道只有他們自己組織的和創造的努力，離去政治與國家的干涉，能夠使他們的長期爲解放的鬥爭獲得最後的成功！

這是從亞歷山大柏克曼所著『俄羅斯的悲劇』中節譯出來的。原書是他在柏林刊行的『俄國革命叢書』的第一種。全書共五章，這裏所譯的，是後面的三章。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是著述者到俄前後的感想，本想一起譯出，後因時間關係，只把重要的三章譯了；並且譯的時候，我又患着病，故不免有潦草的地方，且有幾處是删節了一點，但並未失掉著者原意。——這些一俟將來編印赤俄叢書時，再行補譯及訂正，現在只有請讀者原諒。

於此，我還有一點意見要說的，就是本篇所述，是著者在俄國覺察的結果。著者並沒有『主義者的偏見，』他的態度是很公平的。他以前對於俄國那樣熱誠的讚頌，眞無適當的言語可以形容出來。他到了俄境，便說：『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不是來教訓的，是來學習的，是來幫助的。』他與共產黨領袖很接近，又和那些最活動的男女往來，加入他們的工作且到各處去與農民和工人的眞生活接觸：但他所得到的唯一的結果，便是：『俄國革命已被布黨弄死了！』這位對於俄國抱了無限熱誠的朋友，到此不能不令他失望！不能不使他從良心上來揭發布爾雪維克之內幕！

但不幸現在中國還有一般『布爾雪維克式』的革命黨（？）在努力想把俄國的悲劇拿來中國開演。雖然他們中有些人的主義不必和俄國的布黨主義盡同，（其實他們都是信仰『政治的投機主義』者）但他們欲行一黨的專政與布黨同；利用民衆革命的熱誠同；借幾句『口號』來作招牌以騙人與布黨同；（聽說這些口號，如推翻『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還是從拉台克那裏得來的哩！）打起無產階級的招牌而實際却

與資產階級妥協與布黨同；（還有些竟自附於資產階級之列更不必論）實行武裝的共產主義也與布黨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解釋與布黨同專以『反革命黨』的名詞來誣反對者與布黨同；（有些以『直系』『北洋系』等名稱誣人，實際也是一樣的。）——一句話說完，他們的舉動無一不倣傚布黨。中國國內現已充滿了這類的革命黨（？）正預備來開演革命的悲劇；革命的前途，實在黑暗極了，危險極了！民衆熱誠的希望空虛了！

難道中國的革命果然要被他們摧殘麼？革命的前途果然無望了麼？

有一條路是民衆起來救助革命，自己完成革命！柏克曼已把這道路指示給我們了：

1. 任何政府都是社會革命的破壞者，他是自私自利的東西，不能替人民謀幸福。

2，因此，民衆的革命若不推翻政府，則這革命終於要失敗的。

3，社會革命，由民衆自己去做；若靠一黨的力量來完成，是不能成功的。

4. 機械的獨斷的一黨專政，結果只是自作威福，謀一黨的利益，永不能達到革命之路。

5. 一黨的政治革命是反革命，因他與民衆利益無關。

6. 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結果只成壓制無產階級的工具。

7. 眞正的社會革命非但推倒政府，且要推倒資本階級；與資本階級妥協，足以妨害革命的進行。

8. 中央集權的政治，足以敗壞工業，減少生產。

總括一句：勞働者解放要由勞働者自身去做；民衆革命要由民衆自身去做。這也就是俄國革命所給我們的教訓。

克朗士達脫暴動

——俄國第三革命——

赤　奴

一　緒論

一般人都以蘇維埃政府的根本精神，就是由工人與農民的代表會議，解決一切生產與分配等問題。這種淺薄的觀察可說完全謬誤了。現在蘇俄的統治者在理論上說，是無產階級

的專政，或者就是城市工人的獨裁政治。但實際却是俄國共產黨壓迫工人的獨裁政治，甚至是中央委員的專政制度。最近瞿秋白在東方雜誌解說無產階級專政道，這是『無產階級裏特出的人材之統治。』然而我們研究各國布爾雪維克與社會民主黨，並沒發現他們的無產階級性。俄國共產黨的工人數也不見得比其他政黨特別多些。據一九一九年下半期的統計，全俄省縣執行委員在革命前的階級地位工人佔百分之三八又七，農民百分之一九又九，職員百分之二二又四，教員百分之六又八。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俄國共產黨中的工人，農民職員差不多是相等的。那末所謂『特出的人材』也不全是無產階級，還有農民職員與教員中的『特出人材』。這種政治的形式普通可稱為『賢人政治』，至於『無產階級專政』是較為曖昧的名稱，他們想假借這種口號以博得勞動階級的歡心。

秋白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裏特出的人材之統治。』所以他在晨報通訊中說：『俄羅斯現在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是共產黨的宗旨。所謂無產階級——工人，他們本身無智識無覺悟的居大多數，於施行獨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張這獨裁制的共產黨員

負指導的責任。——所以實際最初施行獨裁制的，不但不是無產階級的全體而且亦不是「已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職工聯合會，乃是共產黨所謂「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況且共產黨的黨綱，本有指揮蘇維埃機關（干預國務）的規定，而且說：「共產黨遇必要時不能勉强服從蘇維埃」因此共產黨實爲現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上的全幹。……」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現在蘇俄的政治並不是『蘇維埃，』而是政黨的獨裁制度。他們常常妨礙『無智識無覺悟』（?）的無產階級參預政務，因爲這改造社會的偉大責任，唯有明白唯物史觀的先生們才能擔任。列甯與其他布派首領不但稱貴族，地主，資本家是反革命黨，並說勞苦的勞動者與農民是白黨。克朗士達脫暴動被評爲反革命運動，列甯在第十次共產黨大會說，克朗士達脫的口號是『自由商業，』又說：『他們贊成蘇維埃，而反對布爾雪維克專政，』但接着他又請大家注意克朗士達脫暴動的『白色軍官與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色彩。』我現在唯有爲他們呼冤，請讀者詳細研究這個問題，看他是否要求『自由商業？』是否是白色軍官的運動？我想這小小的貢獻，至少可以使諸位格外明了蘇俄政治的特質。

二　三月革命——十一月革命

要明白克朗士達脫暴動，請先略述三月革命與十一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彼得格勒的暴動，突然把俄皇政府傾覆了。這時孟雪維克與布爾雪維克以為這次變動，是資產階級或政治的革命。無產階級也沒信仰他們是俄羅斯的主人。工人與兵士，受了習慣的暗示，仍忠於舊主。資產階級極力想承受統治地位，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願與他們妥協，組織聯合政府。

三月革命，社會主義者的人數很多，隨便那一種職業的人，祇要人家不說他是君主主義者，都可加入社會革命黨，與社會民主黨。起初他們還本著舊有的信仰，要求拋棄俄皇政府的吞併政策，但後來漸因政治地位，而贊助協約國的侵略主義。

聯合政府中雖有許多社會主義者，但他們並不能解除勞資間紛擾，減少工人階級的痛苦。無產階級漸知完成社會革命須由勞動者自己負責。兵士組織兵營委員會，工人組織工廠委員會，後復組織中央委員會，這就是現在所稱的『蘇維埃。』他是根據產業而選出的代表會議。

一九一七年五月底，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在彼得格勒開會，全場一致通過沒有土地割讓與鑄幣賠償的和平。但他們對於主戰的聯合政府，都投了信任的議決案。這時布爾雪維克在俄國的勢力，還是非常薄弱。他們大唱『全權歸蘇維埃』，據托洛次基說，這個口號的用意，就是反對與資產階級妥協，將政權交給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

第一屆聯合政府解組後，社會革命黨右派與孟雪維克，亦要求排斥立憲民主黨，組成眞正民主主義的政府，議決由蘇維埃召集國是會議，邀請合作社，職工組合與各社會黨赴會。布爾雪維克因未得相當勢力，憤而退出會議，想打倒溫和派的聯合政府，造成革命黨的專制政府。

蘇維埃雖漸爲政黨所把握，但他們的口號還充滿了民衆的要求。這時無產階級的呼聲是：『和平』，『土地』，『工廠歸工人管理』。農民驅逐地主，分配土地，工人雖想將工廠歸自己管理，但聯合政府與其他政黨極力妨礙。

布爾雪維克利用民衆的怒潮，議決運動彼得格勒的工人與兵士，以及克朗士達脫水兵，

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十一月革命後，大權已操諸軍事革命委員會，但名義上却假借蘇維埃而行使職權。

布黨領袖中有主張聯合左派社會黨，造成社會黨政府，列甯與托洛斯基極力反對，想實行一黨的專政。

次年一月孟黨與社會革命黨右派主持的憲法會議開幕，布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亦出席大會，斯浮德路夫(Svetlof)要求溫和派社會黨承認布黨把持的蘇維埃，蔡特支說憲法會議由全國人民選出，理應握最高權力。於是布爾雪維克就驅逐憲法會議，召集國是大會，通過『作工的與被侵略的平民權利宣言』。宣言內容顯然包含許多矛盾。前二條允將土地歸農民使用，工廠歸工人的自由會社經營，但後半又規定國內生產運輸與分配等完全移歸官僚管理。

三　勃萊斯脫和約

蘇維埃既是布黨專政的名詞，所以一切完備的憲法也變成具文了。按蘇俄的選舉法，農

民每十二萬五千人選出議員一人，勞動者每二萬五千人選舉議員一人。這種不公平的比例，全是列甯的策畧因爲當時社會革命黨在農民中還有很大的勢力。

各地職業團體所選出的代表，苟被布黨認爲危險人物，就不能赴會。他們的選舉法純用舉手表決。當選舉委員介紹其他政黨時，就說：『社會革命黨是蒙着社會主義假面具的資產階級先鋒！』『社會民主黨是賣社會主義的變節黨！』『無政府黨只知破壞，不知建設！』報告後，就說贊成者請舉手。一般人懾於非常執行委員會的淫威，不敢有所表示。最後選舉委員大喊道：『不贊成布黨候補者的人，請舉手！』於是布爾雪維克的當選人，就在全場一致通過。

名義上蘇維埃是俄羅斯的統治者，實際上只是一團選舉人，他們選出執行委員會，又從執行委員會中選出前席委員會，管理全俄的事務。故職工聯合會與蘇維埃均爲布爾雪維克的隸屬機關；蘇維埃並無討論的權力，他們僅批准布黨的議決案。

撤退代表雖經憲法上規定，但完全不能實現，因代表的產生就違反民衆的願望。至於議員向選舉者報告，也是沒有的事，且有許多代表並非該職業團體的團員，他在赴會以前既沒

徵該團體的意見，散會後也不做什麼報告。

最初蘇維埃中尚有其他社會黨的代表，後來布黨漸將他們逐出。社會革命黨左派本與布黨同主『全權歸蘇維埃』後來也不滿布黨的行爲。次年撤回人民委員會的委員，表示另向民間活動。

布爾雪維克不願與德國的軍閥媾和，主張以革命的戰爭，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但不久，布黨首領深知沒法邀得民衆的同情，遂想假西歐帝國主義的勢力，壓迫國內的革命運動。無政府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都反對承認勃蘭斯脫和約，莫斯科無政府黨致書協約國駐莫代表，忠告他即日離境。托洛斯基立派紅軍圍殺各地無政府黨，並封禁社會革命黨左派。

蘇維埃會議決禁止資產階級的自由，但對於勞動者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言論集合與出版自由，却毫未限止。布爾雪維克因民衆革命的怒潮，將危及自己的統治權，遂用暴力壓迫勞動階級，取消他們種種自由。他們說，在無產階級的國家裏，不應再有反抗運動，並認這是資產階級性的反革命行爲。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便被監禁，放逐與鎗殺。

四　工人不得管理工業

十一月革命後，布黨政府爲順應勞動羣衆的要求，頒布『工人管理工廠』與『八小時工制』的命令。此項法令於實際上毫無影響，一九一九年訂特等口糧辦法，凡工作至十二小時者，可多得麵包半封脫或四分之一封脫。故每日工作十二小時者可得麵包一封脫半，工作十小時者可得麵包一封脫又四分之一，工作八小時者則僅得麵包一封脫。工人因生活困難，自然不得不做過度的工作。實際工人所得麵包較此數尤少，有時每兩日僅領得麵包四分之三封脫。

工人管理工廠完全是工人的要求，克倫斯基政府時代已由工人施行了。他們組織工廠委員會監視企業的情形，凡未得該會的允許，不准輸出生產品，原料與燃料等。特別關於僱傭工人事宜須先得委員會的同意。布爾雪維克握得政權後，不得不承認工廠委員會，然因其違反官僚共產主義，常思設法取消他，另由國家派官僚管理。

一九一九年九月斯掠潑尼古夫(Shlapnikov)在經濟生活上說，工廠委員會原爲維持

工廠紀律，但他却破壞了秩序，故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取消他，而另委獨裁的管理員。托洛斯基與拉台克在職工大會說，工人於工作時應服從軍事的紀律，不得有選擇工作之自由。托氏又謂共產主義即使勞動羣衆爲强制的勞動，若認强迫勞動爲不生產的，則卽證實共產主義的失敗。

一九二〇年二月六日工廠委員會正式取消，大意謂該委員會未能盡責維持工廠的紀律，故不得不以無上威權之管理處統治工人。此時有許多城市採用十二小時制，凡罷工行爲均被禁止。是年一月的工人罷工爲紅軍所壓服，蟻羣首領亦被鎗斃。並於工廠中組織政治委員會，視察工人行動。

紅色官僚管理工業後，限止民衆的自發精神，致使俄國工業破產，有許多工廠簡直完全停頓了。農民因城市中不能供給工業品，所以也不願將麵包運往城市。蘇俄政府即組織『蘇維埃經濟』預備製造麵包，供給城市居民。全俄四千蘇維埃經濟，雇傭人耕種七百萬俄畝土地，實不足供給城市無產階級。布爾雪維克遂派紅軍掠奪農民的餘糧，有時連最後的種子也

拿跑了，農民都反對這種無理的政策，所以俱不願多種，結果便釀成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的大飢荒。

蘇俄政府謂飢荒的原因完全由於旱災，其實這是官僚共產主義必然的結果。因旱災在俄國已非一次，結果僅減少收成，決不至陷於飢饉狀態，且常有他區的豐收彌補飢饉的恐慌。現在農民停耕，土地荒廢，故稍受外界之打擊，便陷全俄於窘境。

五　彼得格勒工人罷工

『罷工』與『暴動』是不滿的表現，自然也在這『無產階級』（？）國家中流露出來。但布爾雪維克仍以俄皇的方法來對付他們，利用紅色的哥薩克兵壓迫工人的罷工與農民的暴動。最後這種不幸的事情，漸漸顯現到革命的發源地來了。一九二一年二月底彼得格勒工人實行罷工，要求破除革命的障礙物。使民衆的自動精神，努力恢復經濟狀況。

燃料，鐵道與糧食等已恐慌到極點，連蘇維埃報章也不能否認這種事實而蒙蔽眞理了。但他為維持自己的特權，仍不能拋棄無理政策，實行社會主義。

這時工廠與製造場都已停閉，工人們也失業了。彼得格勒的勞動者想改善社會狀況，預備召集勞動者大會。布爾雪維克政府得到這個消息後，即極力禁止工人集會。二月二十二日工人在軍警監視中集會，提議舉行總同盟罷工。二十四日，五金兵工，拉番牧與波羅的海等工廠實行罷工。

布爾雪維克即組織防禦委員會，任命齊諾維埃夫爲委員長，以便壓迫工人的罷工運動。不久罷工勞動者即公然暴動，一部分彼得格勒憲兵聲言不願殘殺工人即被布黨卸除武裝。另派士官學校學生鎭服工人。

二十四日工人在華西里斯基廣場開會，士官學校學生又趕往驅逐羣衆與兵士發生衝突，大會即被軍士解散。

二十五日全城形勢頗爲緊急，被害工人奔往海軍兵工廠與加列拿工廠，勸誘該工廠的勞動者，共同反抗布黨政府的强暴。

街市的工人集會均被軍警解散。這類高壓手段更激增了民衆的思潮，似期待着很大的

變動，大部分憲兵漸表同情於工人，布黨非常恐慌，努力阻止這種變動。

二十六日彼得格勒蘇維埃開會，防禦委員兼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拉西維共報告罷工情形，他說無產階級先鋒也反對蘇維埃政權，提議封鎖工廠。同時苦慈敏也說波羅的海艦隊有不穩的消息。

布黨召集各省與前敵之共產黨精兵，壓迫彼得格勒工人罷工。勞動者的憤懣與激動，被鐵血政策壓服了。

六　克朗士達脫的請願書

克朗士達脫水兵得到這個消息後，都抱着懷疑與憤激的態度。爲甚勞農專政的俄國仍發生這樣的慘劇呢！他們極想明白這事的眞相，所以遣派委員赴彼得格勒，並向勞動者宣言道：『若你們如布爾雪維克所說的，做那反革命的事情，我們就拿你們當做敵人看待。若果你們的要求是正當的，我們願意共同行動。』

結果彼脫洛博夫斯基(Petropaulovsk)與雪伐斯巴里（Sevaspoli）艦隊均同情於被

害工人，反對布爾雪維克的高壓政策，要求改組蘇維埃，採用自由選舉制。

三月一日，巴爾特黨艦隊的第一與第二驅逐艦隊，在克朗士達脫的亞克里廣場開大會，到會的水兵，紅軍與勞動者共一萬六千人。克朗士達脫蘇維埃執行委員長與共產黨人華西里做大會主席，全俄執行委員長加里甯與波羅的海艦隊委員苦慈敏亦到，他們到克朗士達脫的時候，受了軍隊的敬禮與軍樂隊軍旗的歡迎，可見水兵對於布爾雪維克政府尙抱着滿腔的敬意。

派往彼得格勒的調查委員報告後，全場的空氣非常緊急，大家對於布爾雪維克用血腥的威嚇，鎭服彼得格勒工人穩健的要求，憤懣不堪。當卽通過著名的議決案，現詳錄如左：

『一，現在蘇維埃並不能代表勞動者的意志，應立卽用無記名投票改選。在選舉大會以前，工人與農民們均得自由宣傳。』

『二，勞動者，農民，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黨各左派的言論出版均應自由。』

『三，集會，職工會與農民聯合均自由。』

「四應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前召集克朗士達脫與彼得格勒之無黨勞動者，紅軍與水兵大會。」

「五，社會主義各黨的政治犯，以及勞動運動農民運動投獄的勞動者，農民，均釋放。」

「六，組織委員會考察監獄與集中屯營。」

「七，取消政治部，任何政黨不得享有特權領取國家的津助，宣傳自己的意見。同時並組織文化部，其經費即由國家供給。」

「八，立即撤去警衛隊。」

「九，除有害職業外，一切勞動者之口糧應平等。」

「十，廢除軍隊中之共產黨戰隊並取消工廠與製造場中各種共產黨人所組織之監察機關，如必不得已時，可由軍隊方面自己組織，工廠與製造場方面則須得工人之許可。」

「十一，准農民完全自由支配土地與牲口，但祇限於自給與自耕，即不利用雇傭勞動。」

「十二，請求各處軍隊與士官學校學生採納我們的議決案。」

「十三，懇請各出版物登載本議決案之全部。」

「十四，組織巡察局監視一切。」

「十五，准許小手工業自由利用個人勞動。」

大會中除加里寧與華西里的反對聲外，滿場都是鼓掌與歡呼的聲音。又選派委員三十人赴彼得格勒，與該地紅軍與工人共商進行。請派無黨代表去克朗士達脫使他們明瞭水兵的要求。

被選代表赴彼得格勒後，即爲布爾雪維克所捕。這些委員的性命，後來也沒人知道了。

克朗士達脫蘇維埃期限已滿，大會議於三月二日召集代表會議，討論改選事宜。代表會議應由艦隊，紅軍，機關，小手工場與職工會選出。

七　組織臨時革命委員會

三月二日在教育館召集代表大會，到者上列各團體代表外，並有共產黨代表赴會，但他們的人數極少，大多數均無黨代表。

大會主席是卑脫里欠郭(Pericenko)開會後，即選舉主席團。其中有一人說：『到會代表爲水兵，紅軍，勞動者，蘇維埃機關辦事人，至於將軍大佐等毫無代表到會，所以大會完全是蘇維埃性的……』

開端的報告員仍爲克朗士達脫執行委員長華西里與波羅的海艦隊委員苦慈敏。當日的議事程序是討論實行更合理的改選，且此時克朗士達脫蘇維埃的期限也滿了。

苦慈敏與華西里的演說詞未能說服赴會代表，且發動了一般人的義憤。苦慈敏說，彼得格勒安靜非常，惟勞工開始實行其恐怖政策，結語謂共產黨人決不自動的拋棄政權，當努力爲最後之奮鬥。華西里的演詞與此雷同。

他們的演說詞激起到會代表的不滿，苦慈敏與華西里即爲羣衆逐出會場，但其他共產黨人仍得參與會議，其權限亦與別的代表相等。

大會繼續討論自由選舉問題，卑脫里欠郭宣讀露天大會的議決案，同時會場得到報告，謂武裝共產黨人佔據某地，預備向大會射擊。實則此時高級政治學校學生與非常委員長杜

爾基斯等奔往赤丘。

這種不穩消息使會場注意到革命的自衛問題，議决組織臨時革命委員會，推卑脫里欠郭爲委員長，對蘇維埃負責。

臨時革命委員會即設於彼脫洛博夫斯基艦內，苦慈敏與華西里亦拘留該處。

這兒他們應補敍一句，就是三月一日後克朗士達脫共產黨人即預備軍事行動，自海軍兵工廠取出軍械，故臨時革命委員會爲擁護民衆利益，不得不有所佈告。

其實克朗士達脫共產黨人完全是『形式的黨員』，他們加入共產黨祇圖個人利益而已。某臨時革命委員說：

『當革命開端時，羣衆即懷疑共產黨領袖而傾向我們了。這班野心家率領少數士官學生自知沒法再壓迫我們，即拋棄武裝奮鬭，忽忽逃出砲台。他們遍走各砲台，終未邀得水兵們的同情。士官學生與共產黨人離開砲台後，便奔往赤丘去。

一部分共產黨領袖與克朗士達脫砲台執領等得到民衆不穩消息，即驚慌逃走。

八　實行武裝暴動

克朗士達脫暴動是贊成蘇維埃制度，而反對布爾雪維克專政。這次運動是極和平的革命行爲，沒流一滴血就恢復水兵，紅軍，勞動者與職員的自由，組織臨時革命委員會。

布黨首領自然不能拋棄政權，列甯與托洛斯基想撲殺革命運動，故於三月二日的命令上說，克朗士達脫運動是『前將軍郭池洛夫斯基的謀叛，』並謂這次暴動全由於法國方面的煽動。『二月二十八日彼脫洛博夫斯基艦隊採納了保皇社會革命黨的議決案。

接着列甯與托洛斯基驚惶的無恥的報告道：『三月二日晨忽發現前將軍郭池洛夫斯基（砲隊長）團。郭池洛夫斯基與其他三不知姓名軍官實行謀叛。』

『現在我們已明白這個運動的意義了，社會革命黨之背後藏有俄皇時代之將軍。因此勞動與防禦委員會宣告下列數項：（一）前將軍郭池洛夫斯基與某同謀者均認爲違法，（二）彼得格勒城與彼得格勒省宣布戒嚴，（三）彼得格勒全權交給彼得格勒防禦委員會。』

防禦委員會發佈關於彼得格勒省的命令，其結語曰『如發生街上集會時，兵士得武裝

解散，違抗者立槍斃』。

列甯與托洛斯基忘了郭池洛夫斯基與其他爲布黨服務的將軍是同等的，當他服從布黨時，他們尙不覺這是俄皇時代的將軍。現在他參加克朗士達脫暴動，就將自己的專家承認爲俄皇時代之將軍。

克朗士達脫的專家極少，郭池洛夫斯基自謂他的意思，並沒人服從，更不能影響於暴動。布爾雪維克的誣罵，無非想蒙蔽工人的耳目以爲克朗士達脫暴動是反革命行爲。郭氏曾說：『共產黨人利用我的姓名，說克朗士達脫暴動是白黨的謀叛，因爲我在城堡裏是唯一的將軍。同時他們又想起我的炮隊助手蒲爾克諾夫基與高斯魯彌結諾與西摩賽爾等軍官，其中有一個是平庸的圖案者，他們的個人並不能影響到運動方面』。

這兒我們應該知道，就是臨時革命委員會組成後，布黨的城堡司令即逃亡，按例須由砲隊長遞補，但郭弛洛夫斯基却拒絕了，因爲舊規則已不適用。臨時革命委員會即任命蘇魯普諾軍官爲城堡司令，郭弛洛夫斯基則僅爲炮隊的專家，從事於技術的方面。

郭馳洛夫斯基在暴動中毫無影響，但布黨却因他是俄皇時代的專家，硬把他稱作勞動的指導者，以便減少勞動者的同情。

防禦委員會發佈克朗士達脫違法命令後，即向水兵宣言道：『殺你們如殺鷄一般！』並在其他的命令上說：我們勿怕子彈。

布爾雪維克的威嚇政策，使克朗士達脫不得不實行自衞。三月三日下午四時軍事專家在彼脫博夫斯基艦隊中討論防禦問題。議決將臨時革命委員會移至蘇維埃院，防禦參謀部則移入城堡。末後臨時革命委員會與軍事專家又連開軍事會議，組織軍事防禦委員會，規定保衞計畫。

軍事專家提議進攻，與利用時機打倒布爾雪維克等，均爲臨時革命委員會所拒絕。他們說道：

『我們的暴動無須流血。一般人明白眞理，又何苦流血呢。無論布爾雪維克怎樣愚弄人民，現在大家都明瞭了：因爲克朗士達脫已實行暴動，他們爲人民利益而反對共產黨人。大家

知道共產黨祇顧自己而不顧人民』

克朗士達脫暴動並不是偶然的現象，水兵深信爲全俄羅斯人民而戰，將得到各地勞動者的響應。而彼得格勒工人尤將援助他們，共同推倒流血的布爾雪維克。

這次運動並沒預先籌備，不然他們決不至於三月一日發動。克朗士達脫若俟開凍後，軍艦便能自由行動，當可抵抗彼得格勒的襲擊。

布爾雪維克致哀的美敦書於克朗士達脫，要求交出『煽動者』（？）克朗士達脫拒絕了這種的請求，於是布黨卽認克士朗達脫違法，調集大批軍隊。

克朗士達脫除了降服與防禦外，沒有第三條道路。於是這次和平的運動遂變成暴動了。托洛斯基與防禦委員會遣派可靠的士官學校學生與共產隊，向克朗士達脫進攻。一切俄皇時代的專家均爲布黨服役，製定圍攻克朗士達脫的策略。

克朗士達脫雖被反對者誣爲白黨的暴動，但他們却並沒很多的專家，郭弛洛夫斯基與其他次等專家，毫無左右運動的能力。

九　自由蘇維埃

這時克朗士達脫的革命羣衆，對於社會革命已有極明了的觀念，他們已不能信仰憲法會議，大家發出聯邦主義的口號，就是『全權歸地方蘇維埃。』

臨時革命委員會組成後，他們即發行日知報討論防禦與改選問題。

三月四日晚六時，兵士代表與職工會代表在衛生俱樂部開改選會議，到者二〇二人，大都自工廠或辦公處直接赴會，由二十個候補員中推定左列十人為臨時革命委員：

頗爾西甯，壁里背金，賈博洛夫，湃沙索夫，伏爾克魯曼，甯谷，博父洛夫，瀑易告夫，柏脫魯山夫與基爾高脫斯。

與脫里欠郭報告組織革命委員會情形，全場鼓掌聲四起。

『關於武裝勞動者問題，全場工人極為贊許。臨時革命委員會的日知報上，刊有戰勝與敗死一文，規定武裝勞動者保衛內城，因水兵與紅軍在戰地實行抵抗。』

最後議決限三日內改選一切會社與蘇維埃等，因這是勞動者的指導機關，須與臨時革

命委員會有極嚴密的關係。

各炮台除赤艦隊一處，餘均傾向於克朗士達脫，而該處則爲克地逃出之非常委員所把持，致未得自由行動。

克朗士達脫並未剝奪共產黨人之自由，惟執行委員長華西里，波羅的艦隊委員苦慈敏，政治部長白基斯與企圖脫逃及武裝反抗者均被拘禁。但這種善意的待遇並未得到布爾雪維克的同情，彼得格勒防禦委員會拘捕大批無關的勞動者與克朗士達脫派的家屬。

『防禦委員會』用飛艇散佈傳單，謂這些被捕者作爲克朗士達脫拘留者之抵押，特別注意苦慈敏，華西里與其他共產黨人。被得格勒防禦委員會說：

『假者脫落被捕同志一根頭髮，我們立斬抵押者的頭。』

臨時革命委員會得到這個殘忍的宣言後，即在日知報上聲辯道：

『這樣的殘暴行爲是無用的，無故拘捕無辜的家族，決不能增加共產黨人的聲譽。無論如何，他們決不能恢復克朗士達脫勞動者，水兵與紅軍所推倒的政權。』

『我們曾顧慮到一般人加入共產黨的原因，任最大多數黨員自由行爲，並許可他們組織共產團，使他們明了被捕同志的供食情況。』

『但我們也應該聲明，就是我們雖善遇居留的共產黨人，而他們却援助非常執行委員。』

『我們的口號，即不問政見，實行全體國民平等。共產黨與其他政見者仍有投票的權利。』

『我們並沒槍斃一個共產黨人。』

十　炮擊克朗士達脫。

克朗士達脫是和平的改造運動，他們極不願採用軍事行動，對於共產黨人，仍任其自由。並極力反對溫和派社會黨的援助，因爲他們知道與資產階級妥協，決不能完成偉大的革命事業。

臨時革命委員會組成後，即實行自由改選工人，水兵與紅軍代表的蘇維埃。要求彼得格

勒派遣勞動代表去克朗士達脫，調查這次運動的眞相，彼得格勒的防禦委員會對於這個和平的請求，却以槍炮彈藥答覆，宣佈封鎖克朗士達脫，集中彼得格勒，渥拉茵包與赤丘等處的軍隊。三月七日臨時革命委員會報告道：

「晚六時四十五分共產黨人炮隊自雪斯僑洛連克與里駛野諾斯向克朗士達脫射擊。

「炮台極力返射，炮隊立即沉寂。」

「不久赤丘亦繼續攻擊，雪伐斯巴里返攻甚力……。」

在這悲悶的空氣中充滿了赤色的血腥，眞可於人類史留一痕迹。克朗士達脫當即發出下列無線電報告全世界的勞動者：

「今天是全世界勞動者的紀念日，我們克朗士達脫在勞動者敵人——共產黨人——的圍攻中，特向全世界勞動者致無限的敬意。」

「我們自赤色的與自由的克朗士達脫發出慶祝聲，敵人無情的攻擊，使我們不得不努力奮鬥」。

『我們希望你們快脫離一切暴力與强權的壓迫。』

『祝自由革命勞動者萬歲。』

『祝全世界社會革命萬歲……。』

這是克朗士達脫革命羣衆的對外表示，同時日知報刊有一文，也極足表示這種革命精神。標題是：『使全世界知道！』

『這是他們第一次射擊的表示。』

『流血的大元帥托洛斯基站在勞動者血液中開端向推倒共產黨政府要求眞正蘇維埃的克朗士達脫射擊。』

『我們克朗士達脫紅軍，水兵與勞動者，並未費一顆彈流一滴血，而推倒共產黨的專政並赦免了他們的生命。現在他們却想用炮擊來奪回政權，壓迫我們勞動羣衆了。』

『我們不願重見流血的慘劇，請求彼得格勒無產階級速遣無黨代表，調查克朗士達脫的鬥爭情形。但共產黨蒙蔽彼得格勒勞動者的耳目，立即向克朗士達脫射擊。——這是所謂

勞農政府對於勞動人民請求的普通答覆。」

「使全世界勞動者知道，我們是蘇維埃政權的奮鬥者，是社會革命的保衛者。」

「我們戰勝或者戰死於克朗士達脫，無非為全體勞動民衆奮鬥。」

「全世界勞動者注意無辜者的血，流在醉心政權——共產黨人的頭上。」

「蘇維埃政權萬歲！」

三月八日日知報評論第一次射擊道：

「他們第一次向克朗士達脫射擊，我們毫不畏懼，預備決鬥一場。」

「他們的無情攻擊，反激醒勞動者的覺悟。全俄的勞動者雖為共產黨人所蒙蔽，也能明了解放三年奴隸制度的意義。」

「魔鬼震驚了，蘇俄為這般無恥信徒犧牲，現在要掃除野心家對於勞動羣衆的壓迫。」

「共產黨政府已陷於窮境，自有克朗士達脫一星期的運動，已使他們戰慄了。」

「在惡戰的時期中，我們的革命軍艦與炮台擊沉蘇維埃艦隊的海賊，他們被迫與舉革

命旗幟的克朗士達脫戰爭。我們的口號是『全權歸蘇維埃，非政黨專政。』

克朗士達脫悲劇想使全世界明了他們的運動真相，再三自圍困的城堡中向各國勞動者聲訴。

十一 第三革命的意義

克朗士達脫是俄國革命的先驅，十一月革命的大礮。他們曾防禦反革命，打倒克倫斯基的妥協政府，要求將政權交給民衆的蘇維埃。布爾雪維克起初戴着革命的假面具，迎合勞動人民的要求。十一月革命造成後，他即實行政黨的專政。克朗士達脫的日知報道：『列甯曾說：「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添加電氣化，」俄維斯人民却信仰布爾雪維克的共產主義就是委員專政添加鎗殺。』

一九一七年六月，克朗士達脫勞動羣衆即贊助布爾雪維克完成第二革命，現在他們洞悉委員專政的罪惡，又大倡第三革命。在我們奮鬥的目的一文中，表示他們的目的與責任：

『十月革命造成後，勞動階級希望恢復自由，但結果反加甚剝削個人自由的程度。』

『軍警君主主義的政權為布爾雪維克所佔奪，勞動者喪失一切的自由，時時在欠夾的恐怖狀態中，簡直較俄皇的憲兵尤為殘忍。』

『蘇俄勞動者經過難苦的奮鬥，得到欠夾的銃劍與鎗彈的酬報。榮譽的勞動的國家的標幟是鎌刀與鐵鎚，——共產黨政權却用銃劍與監獄來保衛新官僚共產委員的安適生活。』

『勞動者被官僚政令的壓迫，去做乏味的機械工作，變成新奴隸。布爾雪維克對於農民騷動，與工人因生活壓迫的罷工，仍用俄皇時代的監禁與殘殺。』

『現在漸漸的明顯了，俄國共產黨並不是勞動階級的保護者，完全違反勞動人民的利益。他們得到政權後，常懼失去特權的地位，故利用誣謗，强權，欺騙，殺戮等對待勞動者家屬。』

『各地的暴動正開始與暴力强權奮鬬，工人也罷工，但布爾雪維克的防禦者還不退避，努力設法壓制第三革命。』

『這兒完成了新的革命，舉起暴動的旂幟，打倒三年的共產黨專政，與三百年君主主義

的遺骸。』

『克朗士達脫築起第三革命的柱石，破碎勞動羣衆最後的撩拷，指示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

『克朗士達脫暴動建築在民衆革命的基礎上，反抗官僚共產主義的剝削。他們仍大唱蘇維埃政權，要求恢復選舉的自由。』

『現在的變革就是使勞動者排除一切政黨的壓迫，得自由選舉代表參加蘇維埃會議，改造官僚職工會，自由聯合農民與勞動智識階級，最後我們粉碎共產黨獨裁的鞭笞。』

這是克朗士達脫暴動的全般精神，他們無非要求大家所追求的蘇俄，但布爾雪維克却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晚間六時四十分，開始向克朗士達脫射擊了。

十二　宣佈戒嚴狀態

托洛斯基調集大批精兵——士官學校學生，欠夾斯脫——猛力襲擊暴動者。城堡中的衛戍軍毫未增加，炮台上共有一萬四千人，其中有一萬人是水兵。

這很少的衞戍軍須保禦廣大的戰地，伺守芬蘭灣沿地的城堡與炮台。據軍事專家核計每克朗士達脫戰士防禦五沙繩陣地。但這般受共產黨壓制的紅軍水兵們很能抵抗敵人的進攻，極力擊退士官學生趨近俄國岸。

克朗士達脫戰士在飢寒失睡與終夜的守衞中，奮勇擊倒敵人的進迫。他們深信全俄無產階級的援助；特別是彼得格勒的勞動者。他們的告工人與農民的宣言中說：

『同胞們，克朗士達脫的暴動者深信數千萬工農將為我們的後援。』

『這兒所發出的曙光，當能照耀全俄羅斯。』

『克朗士達脫的革命，將震動全俄羅斯，特別是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

『我們的敵人拘禁大批工人，但還有許多勇健的朋友，尚能自由活動。』

『同胞們，快攻擊共產黨專政……』布爾雪維克畏懼這種正義的呼聲，他們早向全俄各地發出誣謗的通電，說克朗士達脫是反革命運動。波羅的海艦隊怕動搖軍心，頒佈左列的革命令：

『波羅的海艦隊與其辦公處實行革命狀態，禁止一切破壞秩序與紀律的行爲。』
『禁止艦隊與辦公處之任何集會。』
『凡未得委員許可的閑人，不得在艦隊與辦公處停留。』
『一切士官與委員不得擅離防地。』
『違反本命令者，波羅的海艦隊將用戰時法律從嚴處罰。』
這時彼得格勒已處於戒嚴狀態，演劇與集合也禁止了；客車已完全停止，僅運大批兵士。

十三　共產主義者脫黨

布爾雪維克向克朗士達脫的進攻，漸激起眞實信仰主義的黨員憤怒。他們現在已不能信賴首領，紛紛聲言脫離共產黨，努力爲無產階級奮鬥。

共產黨中勞動份子均召集會議，討論脫黨情形，常將其議決案刊諸報章，日知報第八號共有一六八共產主義者脫黨，女教員羅旦里聲明書頗可代表一般心理：

『我的海陸軍學校學生們！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酷愛人民，到處教授他們必需智識。」

「一九一七年革命給我更大的機會，使我增加無限的勇氣，努力宣傳自己的理想。」

「共產主義的學說與其標幟「爲一切人民的利益」激起我對他的同情，一九二〇年二月我加入俄國共產黨，爲候補黨員。現在他們都向和平的民衆射擊，眞使我戰慄不已。我愛好克朗士達脫六七千小孩，向無辜的被害者表無限的同情。我不能信仰並宣傳這獸行的學說，故於第一次射擊時即聲明脫離共產黨。

水兵與共產黨員曾柴里的告忠誠的共產主義者說：

「普通的共產主義同志，你們略看周圍的情形，當知我們已陷於泥沼。這少數共產官僚壓制人民，眞是我們共和國的蠹蟲。」

「我是共產主義者，請求你們驅逐這般僞共產主義者，他們驅使我們自相殘殺。我們普通共產黨人不應爲他們的利益，虐待無黨的工人與農民。」

「爲甚因少數共產官僚的利益而流同胞的血？同胞們，勿爲他們所蒙蔽，而出於殘殺的

一途。我們應脫離共產官僚的壓迫，因爲眞實的共產主義者不能固執自己的意見，應與勞動羣衆攜手。』

日知報與臨時革命委員會常接到很多脫黨的聲明書。有許多脫黨的人說，我們並非畏懼暴動的無產階級，實在是明白了黨中委員的橫暴，故不得不高舉革命的旗幟。

自然，在這般懺悔的共產黨中，也有吮血的奸徒，他們於欠夾斯脫尙未攻破城市時，已暗示對岸的敵人。

十四　血戰

克朗士達脫充滿了革命怒潮，屢請全世界工人奮鬥，實行偉大的社會革命。托洛斯基率領欠夾斯脫，猛力向要求眞正蘇維埃的城堡襲擊。戰況報告說：

『三月十日全夜共產黨炮隊用大炮猛攻，射擊城堡與炮台的西南兩岸，我方極力抵禦。』

『晨間四時共產黨步隊開始進攻，隨即被我軍擊退。』

『共產黨人繼續進攻至晨間八時，均爲炮隊與衛戍軍的炮火擊退。』

三月十一日，天氣陰黑，未能交戰。臨時革命委員會發佈命令，給參戰的水兵，紅軍，工人：

『可敬的戰士，請給全世界勞動者看，就是在要求自由選擧蘇維埃的偉大奮鬥中，克朗士達脫總保衛民衆利益。』

三月十二日是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紀念日，臨時革命委員會的通告道：

『今天是推倒專制政治的紀念日，也是委員獨裁制顚覆的前一日。』

是夜間三時又開始惡戰，敵人自南方進逼，爲我軍擊退。

晨三時三十分毫無動靜。

十二時左右飛艇翔迴四圍，投擲炸彈。

十二時至晚間九時轟擊暫息。

赤艦炮台曾猛擊數次，但克朗士達脫的返射，使其不得不停止攻擊。

托洛斯基徵調各省士官學生，欠夾斯脫，圍攻克朗士達脫的勞動羣衆。十三日民賊雖二

次襲擊，水兵與紅軍仍奮勇防禦。次日晨間六時敵軍趨近戰地，即爲克朗士達脫衛戍軍擊退，捕敵軍數名。

這時天氣嚴寒，雪花紛飛，一般爭自由的戰士，防守孤立的城堡，抵抗賊軍的壓迫。

布爾雪維克的使者在歐洲各處，極力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想藉此壓倒克朗士達脫的革命運動，斷絕他們糧食的來源。

克朗士達脫的革命者主持正義，深信全俄羅斯的革命。

十五　屠殺謀叛者

克朗士達脫勇毅的衛戍軍現在感受着物質的困乏。這些炮隊須防守廣大的戰地，東南北三方均甚虛空，軍械的實力僅能抵禦西方。

托洛斯基調集大批軍隊，鎮服渥拉泥泡姆叛兵向克朗士達脫四周猛力射擊。並用飛艇炸毁城堡，傷害無辜的人民。同時即散佈謠言，謂克朗士達脫將轟擊彼得格勒，其實試翻閱地圖，就可證實這無聊的謠言。

並且我們應該知道，克朗士達脫是彼得格勒的屏藩，專備抵禦海外的外敵。不但沒法襲擊彼得格勒，且有赤丘從旁牽制。據軍事專家說，赤丘地勢較高，攻擊克地甚易，克朗士達脫離赤丘稍遠，攻擊頗感困難。布爾雪維克有襲擊侑健基的遺策，但克朗士達脫水兵毫未籌畫，不能於陰天返射敵人。假若他們有敵船，破碎島旁的冰塊，那末這革命軍艦，當可使勞動階級的敵人戰慄了。

布爾雪維克按照預定計畫，圍擊克朗士達脫的水兵。該地前專政者端班谷與布派記者談話道，戰事計畫與總指揮堵哈建夫基及南路參謀部意見暗合，曾由旅長團長等共同磋商。我們可添一句，就是一切俄皇時代的將軍，均援助專政者壓迫水兵的暴動。

前克朗士達脫委員屠殺勞動者的加柴斯基說：

『十六日炮隊實行備戰，我方射擊依預定計畫進行，頗稱順利。在暗黑中趨近炮台的營地。我們穿白色軍服在雪地行走，毫未爲敵人所覺察，大批士官學生縱隊急進。』

士官學校學生自東南北三方襲擊，克朗士達脫的戰士在朦朧的夜裏，抵禦頗感困難。

次日早晨炮台已爲敵軍佔領，士官學校學生越彼得格勒門，衝入城內。當地共產黨人率領武裝軍隊救出獄中的欠夾斯脫苦慈敏，華西里等共同消滅『謀叛者』。是日深夜，失望的暴動者還奮勇抵禦，雙方巷戰甚烈。寡不敵衆，暴動到底失敗了。革命志士均逃亡國外，仍過俄皇時代的亡命生活。這時在自由的克朗士達脫城堡上，又重豎起强權的旗幟。

克朗士達脫暴動經過十五日，並未流一滴人血，現在却開始屠殺了，這一萬四千的革命健兒均被獨裁者犧牲了。

十六　克朗士達脫暴動的使命

克朗士達脫暴動失敗了，但他對於全世界已遺留不可磨滅的影像。假若這次暴動能延長幾時，那末便可得彼得格勒與全俄工人的援助，不然也可於開凍後，利用凶猛的軍艦，擊退勞動階級的大敵。

布爾雪維克毫不容忍革命的勞動者，屠殺克朗士達脫的戰士，誣罵這些要求自由蘇維

埃的志士，是協約國的忠僕。其實他們爲鎮服革命運動起見，努力與帝國主義者妥協。這時英俄商約簽字，准許大帝國主義者剝削俄國的勞動階級。他們又與波蘭訂立條約，拱送波蘭政府二十萬俄里，一千二百萬人口。

同時布爾雪維克聯合土耳其帝國，驅逐高加索共和國，割讓該國君主重要區域與後高加索城堡。

克朗士達脫暴動使布爾雪維克不得不拋棄官僚共產主義，而採用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因爲事實告訴他們，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間不能有過渡時期。假若他們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就應恢復資本主義，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所以蘇維埃政府壓倒克朗士達脫暴動後，立即在無監視之下，實行反革命的新經濟政策。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赤俄的政治特質了，布爾雪維克並不欲實行共產主義，他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採用政黨的獨裁政治。這時俄羅斯民衆的呼聲是：『全權歸蘇維埃，非政黨專政！』但列甯齊諾維埃夫不顧犧牲政權，他們驚惶地說道：『無產階級中還有革傾向共產

義的白黨啊！』

布爾雪維克鎮服暴動後，極力剝奪勞動者的自由，拘捕大批無政府黨社會革命黨左派與最高限度派，將他們放逐到遼遠的荒地；恢復俄皇時代的恐怖政策。

克朗士達脫暴動在俄國革命中，盡了他重大的使命。他指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去實行偉大的社會革命。

赤俄政治的黑暗，最初被克朗士達脫揭發了。他們是十一月革命的健兒，現在他們洞悉布爾雪維克的野心，開始與人類之敵作戰了。

克朗士達脫暴動並沒反對蘇維埃制度，他不過攻擊政黨專政的僞蘇維埃。

克朗士達脫暴動是俄羅斯的社會革命，他反對一切妥協政策，高唱第三革命。

附錄

克朗士達脫暴動失敗後，爭自由的戰士不得不亡命國外。忽得布黨特赦的命令，有許多參加暴動的水手，很信布黨的話，於是重返俄國。但他們歸國不久，即全體被捕，現在我把他們

的簡單歷史報告一下：

一，華西里，頻杜督夫，原名密哈維豈，是彼脫洛堡夫斯基水手，是希的洛夫鐵廠的工人，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有力份子，組織波蘭的艦隊的蘇維埃功臣。他聽到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特赦的命令，卽回到俄國去，遂被布黨拘禁。送到中央監獄去時，已受了一年五月的監禁。

二，伊萬士頻爾的斯，本是工人，一九一六年做賽法斯督浦水手，他是一九一七年組織波羅的艦隊的有力份子，已被監禁一年二個月，現亦送到中央監獄去了。

三，伍台慶闊，是賽法斯督浦的水手，原是機器廠的工人，三次革命他都參加過。他被送至蘇洛夫斯基去時，已被監禁一年。

四，加伊夫達爾馬督夫，亦彼托洛堡夫斯基的水手，本爲萊厥省的農夫，三次革命他都參加。監禁一年三月後，又送到北方去。

五，扶拉提密爾燕度，是一個水手，他原是渥羅念斯基的農夫，三次革命他都參加，監禁了一年。

六，斯且賓洛斯尼金，是軍艦的水手，是星伏斯基的農夫。三次革命他都參加過。監禁了一年三個月，現已送往蘇洛煩斯基。

七，節玄克山特拉，山基洛夫，水手，是俄國共產黨黨員，他在一九二一年克朗士達脫時脫黨。他參加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關了一年三個月，現被囚於蘇洛煩斯基。

八，伊萬優蒙列夫，水手，本是工人，三次革命他都參加過。於監禁一年後，送往北方。

九，斯督環達里也夫，水手，本爲五金工人，是共產黨員，於克朗士達脫暴動時脫黨，監禁一年三個月後，送往北方。

十，斯督理苛萊雪夫，水手，本爲農夫，參加一九一七年革命，關一年後，即送至北方。

十一，蓋夫列爾脫金，本爲水手，後爲電機廠工人，他是一九二一年克朗士達脫臨時革命委員會的秘書。波羅的艦隊的革命運動，他都參加。關了一年三個月後即送往北方。

十二，安特列，薄格唐諾夫，農夫兼水手，參加波羅的艦隊的運動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關了十三個月後，亦送往北方。

十三，伊萬克金是辣塲農夫，是紅軍中的健者，參加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關了一年三個月，現彼囚於北方。

十四，伊義洛皮雪夫，是若夫各洛特的農夫，是一個紅軍，參加一九〇五年革命，在俄皇時代坐過監。關了十一個月，現被囚於北方。

十五，華西里優駭夫，是諾夫各洛特的農夫，是紅軍兵士。在俄皇時代曾坐過監，參與克朗上達脫暴動。坐了十一個月監，現被囚於北方。

十六，耶各夫馬丁諾太，農夫兼紅軍，參加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關了十三個月，現被囚於北方。

十七，耶郭夫脫番諾夫，農民兼紅軍，他是軍隊革命運動的健將，關了十三個月，現被囚於北方。

十八，萊池斯加茶夫，同上。

十九，革渥念脫，彼洛夫，農夫兼藝術工人，關了一年六個月，現彼囚於北方。

二十，華西里安特業維豈耶各文郭，水手，他是參加波羅的艦隊有力份子，他是克朗士達脫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在九月前，被送到莫斯科去，此後消息杳然。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三日

俄國革命的破壞

高德曼(Goldman)著　B.R.譯

緒言

我在俄國的兩年間，美國的報紙，時常登載稿子，說是我的談話。有幾處竟說我已經變了；說我已經不再信仰社會革命了；並說我已經曉得政府的必要了。有個報紙甚至用生龍活虎的筆，像煞有介事地描寫着，說我房裏有個美國國旗，為了這個國旗，他們說，我竟配了一個神龕。總而言之，他們當我已經變成一個很忠順的奴隸，正在懺悔以前反對美國政府的許多罪過咧！

當然，這許多話，都是豈有此理的無稽之談。我從來沒有像現在的相信我的理想是合於

異理的了；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現在有更大的證明，證明無政府主義，是論理的，公正的了。但我並沒有向訪員們談過，祇因爲我足足地費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對於俄國悲慘的情勢，才能決定了我的態度。我當時以爲現在也以爲，俄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想輕易地說說，是不能夠的。便是因爲俄國問題太複雜了，所以我覺得那住在俄國幾個星期甚或幾個月的人們所著的書，大半是非常浮淺，非常不確的。

在我自己還在暗中摸索以前，我決不表示一個具體的意見，公布於世。但即是我能夠明白確實地表示，我也不願向新聞記者說出。在列強帝國主義的軍隊，盤據俄國的要害以前，我以爲我應該不說話。並且，我與新聞記者來往已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經驗，叫我知道新聞記者大多是不誠實的——雖然一定有例外。

但現在，守默的時候過去了。因此我也要宣布我的事跡了。我並不是不知道在我面前的困難。我知道一定會有許多反革命黨，俄國革命的仇敵以及被多數黨（他們盡力使「俄國的握權的政黨」與「社會革命」混在一起）所逐出的人們，會不要臉地利用我。所以我將我

底對於兩方面的意思，都該說得明明白白，以免誤會。

四年以前（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間，高德曼與二百四十八位政治犯，一起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譯者註）美國政府當我是個要犯，迫我離棄家庭，在深夜裏逐我出境。這完全因爲我敢反對這次世界大戰。在那個時候，我就請大家注意到大戰後必不可免的大破壞，大毀滅與可怕的人命之喪失。這便是我的罪了！

許多以前贊助戰爭的人，現在都已覺悟了。我們也已明白了戰爭的成立，戰爭的維持，戰爭的錢款，都是靠許多說大話的人（指鼓吹戰爭的人），及受他們的欺騙的人（指兵士們等）；而得戰爭的好處的，還不過是幾個「操縱戰爭的人」罷了。「爲民主而戰」的戰爭，「爲廢戰而戰」的戰爭，竟使全世界墮入悲慘的地獄中了。

餓鬼，嘴唇上帶著「死」底冷笑，在每個國裏輕步緩行着；祇有那因爲搶掠人類屠殺人類的血肉，變成有錢有勢的人們，纔能諂媚這個最有權勢的鬼。這許多野心家，屠殺了千百萬人命，蹂躪了半個地球，還以爲不足，更把世界做成一個大炮台，做成一個政治的大監獄。在這種

地方平民的自由——經過好幾百年的奮鬥纔能得到的——完全被束縛，完全被破壞了。民主的美國，以前有一個時候，是「自由人的國」，是「勇者的國家」；英國，以前是全世界革命者的避難地；法國，是自由的出發點；還有許多小些的國，以前都很好；——這許多國，現在都不過是精神的沙漠了！他們開過的優待別國政治犯之門，現在已經關閉了，並且已經鎖上了呵！

在這思想及理想的大墳場上，打破寂寞的，祇有無數失業者的嘆息與咀咒，及政治犯與勞働犯的慘呼了！

的的確確的，這許多好戰的野心家，對於他們的工作，應該驕傲的了。他們奸謀已經做成功了。他們的鐵蹄已經非常穩固地踏在全世界平民的頸頭上了！他們的確成功了，但他們的成功，還不完全，還有俄國在。

那兩個相愛的夫妻——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對於俄國革命，很不放心。在戰爭的利益正在增加，帝國主義剛剛自信是完全得勢的時候，俄國的平民，居然放了一個可以社會

革命燒遍全世界的大火，這是何等的『放肆！』他們當然要做些事，去打倒那「唱高調的事，」俄國革命了。

在與德國打仗的時候，那虛偽的口號是，『我們並不是爲反對德國的平民而戰，我們祇反對德國的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罷了。』在反對俄國革命底兇暴的攻擊中，這相同的口號，又聽見了：『我們並不是反對俄國平民，我們祇是反對多數黨，——他們煽動了這次革命，我們該把他們剿滅。』

他們便向俄國開始出兵了。這許多抱干涉主義的人們，屠殺了百萬俄國人；封鎖政策，餓死了凍死了千兆婦人及小孩，俄國遂變成一個慘痛絕望的窮荒了。俄國革命，因此便被破壞了，而多數黨的政權，却又大大地握住了。這便是四年間帝國主義者反對俄國陰謀的結果。

這種事情怎樣起的呢？很簡單。俄國的平民（幹革命事業的，全是他們，他們爲救護革命以反抗干涉主義者，願犧牲一切）因爲前線太多，忙個不了，竟來不及注意到這個內部的革命之敵人（多數黨）。當俄國工人及農人，正非常奮勇地犧牲生命的時候，這個內部的敵人，

便乘機握了大權。在這個時候，多數黨一步一步地而且切切實實地設立了一個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政府逐破壞了「蘇維埃」，並壓伏了社會革命；這個政府，論到他們官僚政治及專制主義，比較世界各大强國的任何一國，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我在俄國兩年間的研究觀察，我敢說，倘沒有外面的繼續不斷的威迫，俄國平民就會知道那內部的危險，他們也會知道怎樣去打破這層危險，好像他們曾經打破過郭爾恰克（Kolchak）坦尼金（Denikin）及其他革命的敵人一樣。倘沒有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的攻擊，俄國人民一定立刻就會知道共產黨政府底眞正的趨勢。平民也一定會知道，要請共產黨政府去改造已經破壞的俄國，是完全無效無能的。

民衆自己一定會開始以新的生活，放在俄國已經破壞的社會事業裏面。民衆會不會竟像共產黨一樣，也走入歧途，並顛仆不振呢？這也許有的。但是他們在同時也會知道依靠自己的創議權及自己的力量——祇有這民衆自己的創議權及民衆自己的力量，纔能成就社會革命。

俄國革命（這幾百年間最偉大的事業）失敗的原因，便在那少數要求「干涉」的非革命者底有害的下策，及那許多帝國主義者，資助「干涉」並作「干涉」的後盾。大肆淫虐的多數黨，至今還能冒充社會革命底聖神的代表，也便是因爲這許多抱干涉主義的人。

我要把多數黨所戴的社會革命的假面具，完全揭破。我這樣做，並不是因爲我對於社會革命已失去信仰了，全是因爲我相信以後世界上的社會革命，倘是用列甯所說的「軍力的共產主義」─（Military Gommunism）定要失敗的。我這樣做，並不是因爲我已順從政府了，全因爲要把多數黨的政府，對於俄國革命做了些什麼事完全表白出來。

也可以因爲俄國的經驗，比什麼理論都是可以指出一切形式，一切名稱的政府；都是摧殘民衆底自由精神與自由活動底高壓力。

對於釘了多數黨的十字架的社會革命，對於那已經犧牲的俄國平民，對於那全世界的被欺騙者，我都該作這篇文。我將不顧反革命黨對於我的話語底不懷好意的利用，以及盲目的急進的辱罵，我要將我的意見，完全寫出。

破壞俄國革命的暴力

以急進的社會革命的眼光（即是推翻資本主義建設共產主義）去看，俄國革命應該宣布是失敗的了。

要指出破壞俄國革命的許多原因，祇指出反革命的份子所幹的勾當是不夠的。的確，這些反革命黨的罪惡是非常可惡的，他們是死有餘辜的。這些俄國的「愛國者」——皇黨，議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右派等——他們要求干涉的呼聲，充滿了全世界。數百萬你們的同胞，成千成萬的別國的無辜的死傷者，在卑汙的對俄戰爭中被屠殺，這與你們又有什麼好處呢？

這些反革命黨的生活，非常安全，非常固定；其卡（非常委員會）的彈丸，餓鬼與瘟疫底蹂躪之手，都及不到他們。他們有錢去玩那「愛國主義」的把戲。不過他們的罪惡，大家早已明白了，用不著我來多說。大家還未知道而要待解說的：破壞俄國革命的，並不是祇有俄國及協約國的抱干涉主義者。破壞俄國革命的人，還有多數黨自己。現在我要說的，便是多數黨所幹的勾當。

也許，俄國革命在初發生時，便已判決死刑了。俄國革命，是突然發生於四年戰爭之後，這種戰爭，已將俄國的最好的人命傷盡了，已將她的精血吸盡了，已將她的國土蹂躪了，那革命當時也難有抵抗其他各國的攻擊的能力了。多數黨宣言，俄國平民，在大暴動的時候，雖然很義烈，但在革命時期所應有的對於長期的苦痛的，天天有的困苦危急的忍耐，俄國人民是很缺乏的。但我不承認這句話是眞的。

便是假定多數黨的這個論見是對的，我也確信，俄國革命之失敗平民所受的專制的束縛，推其原因，由於外面的攻擊很少；內部的無意識的，暴虐的多數黨手段，却是一個大原因。那多數黨底馬克斯的政策，（即是那起初尊爲對於革命生活不可少的手段，直到後來造成許多悲慘，疑懼與仇報以後，纔棄去的手段）便是使平民對於社會革命，慢慢地失去信仰的原因！

倘使有人問：『社會革命的最大的危險，究竟是什麼呢？——外面的攻擊呢？還是內部的平民對於革命的冷淡呢？』——俄國的經驗，一定會使這個疑問，不成問題。反革命黨，由協約

國助以金錢，兵丁及軍用品，完全失敗了；這並非因爲赤軍的勇敢，實在多因平日自己的革命熱忱，這些平民，打敗了一切艱難。但是，俄國革命還是在極慘痛中死亡了。這種現象，怎樣解法呢？

最重要的原因，並不是很難知道的。倘使一個社會革命，能在反對及阻碍中繼續發展，非將革命之火，高擧於民衆之前不可，這是萬萬必要的；民衆應該時時刻刻與活動的急迫的革命的行動相接近；換句話說，便是民衆應該時時刻刻覺得社會革命是平民自己的事，應該由他們自己去幹的；民衆應該時時刻刻在創造一個新生活的難事中，很活動的參加一切；這是社會革命底必要的條件。

在十月革命後，有個短時期，工人們，農人們，兵士們，水兵們，對於革命的命運，的確可以自主。但不久那無形的鐵掌——共產黨政府的鐵掌——開始操縱革命了，這些共產黨，遂把革命與平民分開了，他們祇求達到他們的目的，遂利用革命了。

多數黨是馬克斯教會（Marxian Church）中的耶穌會徒（卽最狡猾的會徒）並不

是說他們爲人奸僞，也不是說他們心術不正。斷定了他們的政策與手段的，便是他們的馬克斯主義；便是他們所用過的手段，破壞了他們自己的目的之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俄國民衆，爲了這許多東西，纔忍受了這樣大的犧牲——都已被多數黨的政策，被他們耶穌會徒的格言『只問目的，不問手段』所汚辱了。

十月革命最有特色的理想主義的希望，已被刻毒與粗暴所替代了。一切高尙的希望都消毀了；平民的關心也已沒有了；全國都是旁觀與冷淡。使俄國平民與社會革命分家的，使俄國平民對於由「革命」所生出的一切事情非常憤恨的，並不是外國的干涉，也不是列强的封鎖，完全要歸罪於多數黨政府對內的政策。

現在俄國的平民喊著：『改革有什麽用處呢？一切「治人者」都是一樣的——窮人纔是要受苦的。』便是這個命運主義，加之以數百年來的順從，遂使多數黨可以統治全俄。多數黨呵！你們從經驗裏，還不明白『不良手段，目的也達不到的嗎？』

的的確確的，便是列甯都時常在那裏懺悔了。在每個全俄共產黨的秘密會議裏，列甯總

是開口就說他的認過的話：『我已犯了大罪了。』有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曾問我說：『倘使列甯有一天宣告十月革命是個大錯誤，這決不會使我驚奇的。』實在的，列甯的的確確地承認他的罪過了；但是他的認過，決不能使他毅然決然地不再繼續地做那相同的錯政策。列甯及他的熱狂的黨徒所宣佈的每個新試驗，都當做科學的及革命的知慧之最高點。可嘆那許多敢問問這新手段的正當與否及效力如何的人，受了多少的罪呵！多數黨誣他們是反革命黨，誣他們是奸商，並誣他們是土匪！

但現在呢，便是列甯也後悔了，他開始笑那許多相信這種新手段是可能的的會衆們，是一羣笨東西了。用他的宣言，說「俄國正在創設共產主義」的話，欺騙了俄國及世界已有四年之後，列甯纔在最近的全俄蘇維埃大會裏，譏笑他的同志們這樣老實，竟很相信共產主義能夠在現在的俄國實現。雖然如此，但在三年以前那些很溫和地說這句相同的話的人，却至今還在獄中受苦。

去研究多數黨爲達到他們底目的所用的許多手段——視爲一切智慧之總和的壓迫

平民的手段，將社會革命破壞了的手段——是一件很有關係的事。在這篇論文裏，要將多數黨做過的一切事一件一件地詳細分析，是不可能的。在這論文裏我祇說說最重要的手段及最重要的情形。

那白來斯特李托夫斯克和約是以後一切罪惡的兆瑞。舉凡多數黨對於全世界的宣言——無賠款的媾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決，廢止秘密外交等——在這個和約裏，不慌不忙地完全自己取消了。多數黨居然會與德國帝國主義媾和，這是德國平民所莫明其妙的。

這個和約的代價，便是立陶互(Latvia)芬蘭，烏克蘭及白俄的被賣。（白俄佔領俄國中部平原的西斜坡的前部。這部分的居民，與波蘭人及李素安(Lithuanian)人血族上都有些混合。）

這個和約的結果呢——好幾年的內戰，當大家一致很熱心於救護革命的時候，而革命的力量就破壞了；一直繼續到現在的『紅恐怖，』也在那時開始了。

烏克蘭及白俄的農人，知道怎樣去打退德國的侵入者但他們決不會忘記多數黨的奸

謀的，他們也決不會饒恕這種奸謀的。百萬軍隊，繼續不斷地開往烏克蘭去「清鄉」，可以做烏克蘭農人怎樣愛多數黨政府的證據。白來斯特約的成立（這個和約是托羅斯基所不肯簽字的；簽字的是拉台克（Radek）——當時在德國獄中——所稱為「革命之破產」的而越飛（Joffe）自己也說，他是「閉了眼睛」簽字的，）便是俄國農人對於多數黨明裏暗裏抵抗的先兆。

農人們，起初本與工人們一致的，自白來斯特奸謀以後，他們便與工人分離了，他們對於以代表勞農自命的多數黨，非常憤恨，非常仇視了。列甯以為這個和約的成立，與革命有莫大的關係。其實呢，這個和約是列甯的許多大罪惡之一，也便是犧牲最大的罪惡。這個和約，將革命完全壓死了。

强迫的徵收食品

白來斯特和約成立以後，强迫徵收食物的手段（在俄文叫做「拉日夫約耳斯特卡」Razyyorstka）馬上又來了。多數黨總是說，因為農人不肯養都市，他們不得不用「拉日夫約耳斯特卡」的手段。這句話並不全對的。的確，農人不願將他們的出產品交給政府委員。他們

要求有與工人們直接商議的權利，但政府黨拒絕了他們。多數黨政府的無能，及多數黨官僚政治的破產，都很能使鄉村農人大不滿意。多數黨允許以製造品與農人交換，但這種製造品很少能夠到農民手中的，即是有，也是壞貨不足數等等。

在哈爾郭夫（Kharkoff）我親眼看見一件事，足以證明中央集權官僚政治的機關之無能。在一個大工廠堆棧裏堆了一大堆農業的機械。這些機械，是莫斯科下令『限於兩星期內做成，否則罰辦工廠。』這些機器，早已造成，但已過了六個星期了，中央政府並不稍費點事，分給非常急需農具的農人。這件事不過是莫斯科制度所成就的（確實一些說，直是一事無成）無數事情之一。

農人對於多數黨政府辦事的能力失去信任，這有什麼奇怪呢？多數黨知道對於農人，不能用空言哄他們相信，也不能用好話騙他們相信，他們遂想出這強迫徵收食品的手段了。所能發明的使農人仇視，使農人憤怒的辦法中，再也不會有比這個強迫徵收食品的手段，更有效力的了。這個手段，變成農人底可怕的「恐怖」了。這個手段，把農人底任何物件都搶盡了。對

於這種狂暴的手段之可怕的結果，對於這個方法底極大的犧牲——死傷枕藉，滿目荒涼——只有將來總能知道他的眞相。

對於上次大饑荒，這個強迫徵收食品的手段，也要負些責任。這在俄國是大家知道的事實，說起來，似乎不能相信，這是因爲非但農人的最後的一斤麵都被搶去，便是那他們放在旁邊留作下季耕種的種子，時常也全被搶去了。自然，乾旱是娥爾加Volga流域的困苦情形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也是的確的，倘使農人那時能夠及時而且自由去耕種，至少有一部分田地得到好結果，可以幫着減少一些那娥爾加流域的饑荒。

政府的食品徵收員下鄉時，倘某村敢稍違抗，於是那總是由多數黨領帶的懲罰隊，以軍隊的武力攻擊這個地方，而且時常老老實實地將全村毀滅了。農人到當地官廳裏去告訴，當然無效；最後哭訴到莫斯科，更是無效。他們決得不到賠償的。有一個很有意味的故事，現在俄國很通行，很可以說明農人對於多數黨『徵收』食品手段的意見：

列甯接見一個農人代表團。列甯問那位最年老的農人說：『好了，親愛的父老呀！你現在

有田地了，有牛馬了，有鷄鴨了，什麼你都有了，你現在該滿意了。』

『是是是，謝天謝地，』那位農人回答說，『是的，親愛的父爺爺呀，不錯，田是我的了，但得著麵包的，却是你自己；牛是我的了，但牛乳却是你的；鷄是我的了，但鷄蛋却是你的。謝天謝地呀，我底父爺爺喲！』

農人們既被搶，又受騙，遂起來反抗多數黨了。多數黨政府的強迫徵收食品的辦法，懲罰隊，殘忍的手段，與不公道等，其結果，遂使農村裏生出很強的反革命的感情。有些關於俄事的著作家，關於農人的反抗，祇不過將政府的解釋，而鈔下來罷了。

所以，羅素（他的確已是關於俄國最純潔，最忠誠的批評者）在他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實際與理論裏，竟說：『我們一定要說農人反對多數黨的理由，很不充足。』這是很明顯的，羅素並未親自看見那『強迫徵收食品』的實行及其結果，否則，他所感受的印象一定會兩樣。

事實上，倘使農人不那樣的冷淡與旁觀，多數黨一定不會忍受這樣長的苦痛。事實上，農人無抵抗的反抗，幾乎使多數黨失去了政權。強迫列甯實行關於租稅及自由貿易的新政策

的，便是因爲農人的抵抗——正因爲強迫徵收食品的事，是野蠻的，反革命的。

合作社，在俄國平民的生活中代表一個大的經濟的與文化的勢力。合作社的支部遍全國，在一九一八年，多至二萬五千處，社員之數，多至九百萬人。他們收足的資本在那個時候，已有一千五百萬盧布，（約合中國一千四百餘萬元，）而在前一年辦理的貿易，超過二萬萬盧布（約合中國一萬九千餘萬元）。合作社自然不是革命的團體，但在都市與鄉村間，合作社是不可少的媒介物。

在合作社裏，即是有反革命的分子，也可以設法使他們消滅，不必將合作社的本身，完全破壞。不過，允許了合作社去做事，同時中央政府的權力，便要減少不少。因此，合作社非被「剿滅」不可了，那俄國改造中的一個極大的要素，遂完完全全被多數黨所毀滅了。

現在呢，在合作社已經消滅以後，在合作運動中幹過這光榮的事業的男女在監獄中消磨了他們的性命以後，列甯又自己認罪了，說「我已犯了大罪了。」合作社現在又重新設立了，那個死尸，說是該要復活的。在合作社還未被多數黨政府認爲合法以前，沒有多少時候，彼

得克魯泡特金——那時已在他底死的牀上——表示他的希望說：『德米雀夫地方那六個替合作社作事的人，應該由獄中釋放。』他對於這六個人，都很親密知道他們都是誠懇而富於犧牲精神的工人。

這些熱心於合作社的人，那時已在抱提爾卡（莫斯科監獄）裏，受了十八個月苦了，他們的罪狀，就是他們對於他們的事業，非常忠心。他們衹能在列甯說了合作社應該恢復以後，纔能邀恩釋放。現在看起來，合作社要在多數黨政府治下，達到他以前的力量與重要，是很難很難的了。

蘇維埃

以「蘇俄」（蘇維埃俄羅斯）稱呼現在的俄國，以「蘇維埃政府」稱呼多數黨的專權，是顛倒是非的。蘇維埃的起源，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而二月革命以後，又出來了。蘇維埃對於多數黨的關係之深淺，正與初期的基督徒對於耶蘇教會的關係一樣。農人的，工人的，兵士的及水兵的蘇維埃，大可以表示已經解放的俄國平民的能力。民衆這幾百年內，安靜得太久了，這

種蘇維埃，正可以代表民衆所高叫的需要。已經在一九一七年的五月六月七月裏，蘇維埃的衝動力，已迫着工人佔有工廠，迫着農人奪取田地了。

蘇維埃以非常大的速度，分佈在俄國的全部；煽動了十月革命的熱情；在十月革命後，還繼續地做了好幾個月事。有許多平常的政治家，不知道蘇維埃的重要，他們都在蘇維埃的面前失敗了。多數黨當時倘敢違抗這種向上的潮流，他們也會得同一的結果，早就消滅了。

但是列甯是個奸猾而且險詐的大奸巨猾；他們也同唱着那平民的口號：『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當列甯及他的狠狽爲奸者，握住大權以後，蘇維埃便開始破壞了。現在的蘇維埃，與其他一切別的俄國事情一樣，已是毫無實質的空殼了。

現在的蘇維埃，祇能將共產黨的決議案，投票公布。一切別的政見，都決沒有相當的發表機會。多數黨所用的選舉法，勢迫利誘，遠非他處所能及。我到俄國時，有位共產黨員告訴我，說：『他們的選舉，與別處的完全不同。』自然，我當時以爲他是在那裏開玩笑。但不久我便相信，他所說的，全是實話了。

一切足以使人多投多數黨的票的手段，只要可以想到，多數黨都用盡了。倘使用平常的辯論無效，他們會用失去口糧或捕拿來恐嚇。投票者都知道他們投票後的危險，這便是多數黨常得多數的原因！但是少數黨，社會革命黨左派，甚至無政府主義者，有時候還是被舉為代表——這在多數黨的俄國，是件很大的事了。

沒有一張報紙可有言論自由，在工廠中宣傳，為法律所嚴禁；所以反對黨現在還能在蘇維埃中得到幾個代表的位置，當然是一個大奇事了。但是這些反對黨的代表，倘能有發言的機會，他們也決不會再出席了。多數黨的搖旗吶喊者時時刻刻當心着，除了共產黨以外，決不讓任何人有發言的機會。

在無政府主義者當選入蘇維埃的時候，政府總是不承認他們是代表的；甚至吹求出一點口實，捕捉到其卡裏去。在一九二〇年我親自出席於一個莫斯科工廠的選舉會。那已經是第二次政府不承認工人所舉出的代表了——因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多數黨方面的候補者，是衛生委員瑞瑪西珂，但工人們第三次又是舉出那位無政府主義者。瑞瑪西珂惡罵

用。

工人們只是嘲笑他，譏諷他，他們又舉了那位無政府主義者。幾個月以後，多數黨用了一個口實將此人捕拿了。祇在他絕食了許久許久以後，而且因爲當時英國勞働委員剛在莫斯科，多數黨怕罵，所以纔釋放了。在我離莫斯科以前，一九二一年的十二月一日，莫斯科蘇維埃裏，有三位會員是無政府主義者，都被捕捉。一位由首都放逐了；其餘兩位，多數黨誣以『土匪及秘密運動』的罪名——非常嚴重的罪名，通常總是不經審問與判決，便遭鎗斃，這三個人都是敢在蘇維埃中說過幾句話的人。他們非『被趕開』不可。

我們很容易知道，無論莫斯科蘇維埃，或其他任何的蘇維埃，獨立的選舉與獨立的職務，都是沒有的。在蘇維埃裏便是多數黨中，不甚重要的黨員，也沒有許多言論的自由。在蘇維埃及一切多數黨政府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過付託給幾個人的手裏——眞正統治全俄及其人民的，僅僅是多數黨內部的極少數人。

以前是工人們，農人們與兵士們的理想，是他們底自由的表現，現在變成一個滑稽戲了；

這種滑稽戲，自然不是平民所信仰的，更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了！

强迫勞動

勞動的動員（實際上是强迫勞動），被多數黨當着一個共產主義底最大的寶貝，宣揚到全世界。『在現在的蘇維埃俄羅斯國裏人人都要勞動。不勞而食者，再也不會有了。』雖然列甯自己並沒有公然承認，說這個手段（與其他一切相同的用以改造俄國欽定的手段一樣）是大錯特錯的不過我想列甯一定知道，那强迫勞動的手段，對於工人的出產，一些也沒有增多。

這個强迫勞動當時所做的事，不過是造成了動產的奴隸，將資本家的不勞而食者，代以多數黨『不勞而食主義』的政府而已。『强迫勞動』的職務，是驅迫勞動者去做苦役；在工人們工作的時候，監察他們；工人們要逃避工作的時候，便立即把他們捉拿，甚至於便執行鎗斃。工人的大多數呢，他們到工廠裏去，並不是去作工，而是去休息；有時候並且私下做一些物件，叫他們的妻子與小孩，拿到鄉下去，換一些麵粉和山芋。這樣做，有時候，還可以使他們免得餓死；

關於從鄉下帶點東西的機會，單祇這一件事可以寫成一本書。因爲禁止貿易，於是由兵士與「其卡隊」合起來組織游擊隊，專門在每個車站上等着，將到城裏去的私人所帶的一切東西，完全沒收。那悲苦的人們，經過了無數的困難，才得到一張護照；在車站上，露宿了好幾夜，甚或好幾星期在齷齪而且擠滿了的車上，甚或車頂及踏板上，經過了鬼似的路程以後，也許會帶了幾斤麵粉或山芋。他們辛苦了這一番以後，只便宜了多數黨的游擊隊，將他們的東西完全硬搶去了。

被充公的物品，大半是由許多多數黨政府的護衛者，自己私下均分了。受害者能沒有別的苦惱，確已是難得的幸事了。常常他們底寶貴的口袋也被搶了，時常用「投機」的罪名，將他們下獄。那許多因爲想免得餓死而充滿俄國監獄的不幸的人呀！他們的數目比一切投機商人的總數還多咧！

對於多數黨，有一件事是非說不可的——他們對於什麼事都不肯稍留餘地。强迫勞働變成法律以後，他們便立刻非常狂暴地實施這個手段。無論男女，無論老幼，衣服單薄，鞋子破

爛，甚至脚上只有一些破碎布，一律被驅迫到非常寒冷雨雪交下的地方去，鏟雪打冰。有時候，成羣結隊地將他們趕到樹林裏去鋸樹。

胸膜炎，肺炎，癆病，因此便流行了。到了這個危急的時候，多數黨政府裏的自作聰明者，纔設立了一部，專爲分配工作。這個衙門審查工人們的身體，決定他們適於那種工作，依着工人的職業，分一分類，支配工作給他們。

在這種束縛而且墮落的事情之下，平民躲避工作，當然不是奇事了；因爲他們恨惡這樣的工作，因爲他們恨惡那驅迫他們作工的手段。他們於是把多數黨政府，當作啜吸他們的精血的吮血物了。

最富革命精神的彼得格勒的工人們，他們忍受了長時間的奮鬥，他們非常英武的抵抗育丹尼其（Yudenitch）以保護彼得格勒，他們受餓受凍至不可言喻；便是他們都深恨那假革命黨（多數黨）及與多數黨有關係的一切事。這也應該的了，又有什麼奇怪呢？（可見多數黨是何等暴橫，何等『反革命的』了。）

這決不是他們的錯處呵！——使工人們失去理想及信仰的，完全是多數黨政府。那個多數黨政府已經遺下一種反革命的情感，想將這個反革命的情感消滅，是很費時間的了。

有一個情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一次會議，克朗斯塔脫（Kronstadt）的命運，便在那一個夜裏決定。在重要的共產黨演說了很久以後，有幾位工人與水兵要求發言。有個兵工廠的工人演說了。他的臉不向着聽衆，面向着主席。他帶着抑制的感情，聲音非常緊張，他的兩眼非常憤怒，他的全身不住的發抖。他向着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辛落費埃夫（Zinovieff）演說，說：『三年半前，你被別人宣告為德國的偵探，你被人家宣告為革命的叛徒，被人追迫，被人虐害。我們，彼得格勒的工人們及水兵們，將你救出了，並且把你放在你今天所佔的席上。我們當時這樣做，祇因爲相信你一定會替平民表示些意思。從那個時起，你及你們的政府，便離開我們平民了。現在你竟敢辱駡我們了，你竟會誣辱我們是反革命黨了。因爲我們要求你實踐在十月革命裏你所答應的誓辭，你竟會監禁我們，鎗斃我們了！』

我不知道這個人結果如何。因爲他的大胆，他也許下獄，也許早已處死。他的話，沒有人聽

他的。但是，他的呼聲，是有拚了性命的精神之呼聲，是俄羅斯人大家同具的精神之呼聲，這種精神，在革命時沸騰發揚達到最高度；現在這種精神已完完全全被多數黨所抑制了。

其卡

多數黨的報紙報告說，其卡已經解散了，他的權力，已交付給內務總長了。不過，以前其卡的首領德瑞兒銀斯基，現在是內務總長，換湯不換藥，不過用來欺欺人罷了。

其卡，（全俄非常委員會）毫無疑議的，是多數黨治下最黑暗的制度了。多數黨握權不久，便組織這個非常委員會。名義上的目的是攻擊反革命，攻擊怠工及投機買賣。起初時候，其卡是受內務部，蘇維埃，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的。

漸漸地，其卡變爲俄國最有權力的機關了，其卡非但是個『在一個國家內的國家』，他已變爲一個『國家上面的國家』了。其卡的陷阱遂佈滿全俄了，貧鄉僻壤，無所不到。

在多數黨官僚政治的政府機關的各部，沒有一部不附設非常委員會，對於俄國平民生殺與奪，任所欲爲，他是萬能的。

這個機關所造成的地獄，非常委員會本身的成爲野蠻，成爲破產，這個機關在俄國所做了的恐怖，疑忌，憎恨，苦痛及死亡，這許多事要想描寫出來使全世界都知道，非常但丁 Dante 等的名家之筆不可呵！

全俄非常委員會的首領是德瑞兒銀斯基(Dzerzhinsky)，他及他的同僚們都是『可靠的』共產黨。有次公衆演說，德瑞兒銀斯基說道：『我們是「有組織的恐怖」之代表。……我們使『蘇維埃政府』的仇敵怕我們。……我們有實行侵掠蹂躪的權力，我們有充公貨物及資財的權力，我們也有盡力捕拿，並刑訊，審判，定那『我們以爲有罪的人』的罪的權力，我們也有任意施行死刑的權力。』

換句話，所謂其卡，便是偵探，警察，判官，牢頭禁卒，劊子手，拜合在一起的東西。其卡是至高無上的官廳，從這個官廳裏，決沒有挽救的餘地的，祇有那稀有的逃避。其卡執行他的職權，總是在夜間，某區域內，忽然火光輝煌，其卡汽車底瘋狂似的飛跑的響聲，都是對於社會的警嚇及恐怖的記號。其卡又在那裏工作了！

今夜在其卡陷阱中被捉的不幸的人是誰呢?第二個受害的,又將輪到誰呢?

其卡是專爲打擊反革命而組織的,不過他所發覺的所謂陰謀,十九却是想像的,或是他們自己假造的。大家應該記住,其卡的最主要的寶貝,便是這機關裏面的魚肉平民,誣告揭發的人。有如瘟疫之災害,這些人們將全俄國的人民騷擾萬分。他們陷害遭難者的方法,及當做反革命黨與投機者所施的刑罰,他們所用的手段,無論卑鄙慘酷到如何地步,都可以任所欲爲,毫無顧忌。事實上,其卡本身,便是反革命的奸謀之産生地,便是極大的投機的出發點。

照共產黨的黨規,每個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預備着在其卡裏服務。不過「其卡隊」的大多數,都是由俄皇時代的(Okhrana)(禁衛兵)由 Black Handred 裏由舊軍隊裏退伍的高級軍官中聘請來的,對於實行最野蠻的手段,他們都是再好不過的「專家!」

西歐世界大家都聽慣了那俄國的「平民審判所」——由工人及農人主持的法庭。事實上,在其卡的治下,這種法庭是半個也沒有的。審判的手續,都是秘密的,「所謂的」審問,倘間或還舉行時候,不過是判官的滑稽戲罷了。

對於犯人都用預備好的假證據，不許有證人，也不許他有一點辯護。當他出了那『慘刑室』的時候，連他自已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被釋放呢？還是被判罪？他天天瘋狂似的着急，直到有一夜，傳他出去——決不會再囘來了！第二天早晨，一個其卡兵去拿他的用具，於是其餘的囚犯纔知道，那無數被慘殺的怨鬼中，又添了一個了。

這些受害的家屬與朋友呢？他們成行的去站在那可怕的其卡駐在地劉比安卡（Lybianka）街上，繼續地站了幾天又幾星期，焦急得什麼似的等候着，打聽他們的至親好友的消息。最後，纔有人告訴他們，你們所找的人，前夜已槍斃了。事實上，那受害者，已死了好久了。這樣，哀涕者的悲慘與愁苦上，復加以侮辱。

多數黨的其卡，與俄皇的娥克蘭娜（Okhrana）一樣，他們底罪惡的行爲，不許叫外間知道的。不過他的眞相，有時候終也流露一點。在其卡高牆之內的恐怖——最慘無人道的酷刑及通行的賄賂等——已有不少書報的根據了。我不必在多數黨政府的反對者中去求報告。其卡自己，有時候也供給不少的材料。其卡的機關報，週刊第三號，有一篇論文，專論『慘刑的

必要』的，題目是『別再多情憐惜了！』在許多別的話中，有一段說：

『對於蘇俄之仇敵，必要用慘刑苦打的手段威迫他們自招，然後，可以早些催他們到陰間去！』

其卡自一九一八年，便開始發展，請讀者自己去想吧！單以去夏而論，當塔干柴夫教授陰謀在彼得格勒發覺的時候，慘無人道的鞭笞，用乾渴去使人異常痛苦，還用許多諸如此類的特別的『革命的』手段，都被多數黨所用了。這個報告並不是從反革命那裏得來的，而是一個很誠懇的共產黨員告訴我的，他也是被捕者之一，他親眼看見殘忍的其卡手段的結果的。

什麼，共產黨員會在被捕的反革命黨之中嗎，他怎樣會在那裏的呢？很簡單。當其卡放出他的陷阱的時候，有罪者與無罪者，同在被捕之列；事實上，大多數是無罪的人。你想，會有一個六十八人的大陰謀，而全城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嗎？但是竟有六十八個人，去夏在彼得格勒槍斃，說是與塔干柴夫『陰謀』有關。這六十八個人，在那被殺在其卡地牢的無辜的男子，女子甚至小孩的總數中，不過千百分之一咧！

時間及要求都要政府削減這個可怕的機關的權力。一九二〇年終，這個計劃便試行了。立刻，罪犯大猖獗了，『陰謀』大增加了。自然，其卡一定要證明給多數黨的政府看，其卡是萬萬不可少的。於是一個道謝的頌功表便獻給其卡的首領德瑞兒銀斯基，而且還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上發表了。辛落費埃夫(Zinovieff)在一個彼得格勒的蘇維埃會議時，尊揚其卡首領德瑞兒銀斯基，是個『獻身革命的大聖人』。不錯，在『黑暗時代』(歐洲五世紀到十三世紀最專制野蠻的時代)的歷史中，這一類的聖人是很多的。在多數黨的治下，還一定要模仿那最黑暗的古代，這是怎樣的可怕呀！

與慘暴的其卡有關，我們還該說一件最有趣味的事：便是一九一七年，當臨時政府要恢復軍隊中逃避者的死刑的時候，多數黨所取的態度；他們當時異乎尋常地反對這野蠻手段。他們指出死刑是怎樣的野蠻，怎樣使人類墮落。十月革命以後，在第二屆全俄蘇維埃大會裏，多數黨——與其他革命份子一樣——投票廢止死刑。現在呢，槍斃是其卡最愛好的手段了，這種野蠻的手段，已由多數黨的聖人主持着，已得多數黨政府的核准了！

馬克斯主義，現在那裏去了？說社會革命是一種新社會生活之開始的馬克斯主義，現在那裏去了？在俄國現在多數黨所用的主張與手段中，有一點可以爲這新社會生活的先兆麼？——多數黨政府自己早已就證明是反對社會革命的破壞的大陰謀了。

（本節完，全篇未完）

俄國共產黨與勞働者

成言譯意

可憐那俄羅斯的工友們，連能工的自由都沒有了！

這篇文章，是史德美先生做的。這裏所說的幾件事，都是他親眼看見的。他很愛俄羅斯的平民，他看見共產黨（共產黨本名多數黨，後來因爲「共產」兩個字容易得工人信仰，遂冒稱共產黨。其實，他們並不主張共產，他們信仰馬克斯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那樣的壓迫工人，不能不說幾句公道話。共產黨看見他幫助工人，反對自己，便把他趕出

俄國了。這些話，都是他到了德國後，纔敢寫出來的。

譯者識

現在有許多人，說俄國如何好法，這都是騙人的。替俄國說好話的，有兩種人：一種是俄國政府，拿錢出來僱用的。他們受了俄國政府不少的錢，自然非替俄國吹牛不可。他們倘若不騙人，那裏有錢吃大菜，穿長衫，住洋房呢？這一種人實在眞卑鄙，我們也不必多說了。還有一種人，便是到過俄國一躺，住了幾天或月把的。俄國共產黨眞聰敏，凡是到俄國考察的外國人，都特別優待。一個外國人到俄國，立刻派人招待，一面小心伺候，暗地裏却監視他們的行動。外國人要參觀的地方，共產黨預先都布置妥貼。譬如你要參觀工廠，初到俄國的人，語言不通，情形不熟，自然不知道那個工廠好，就非請敎共產黨派來的招待員不可。招待員便領你到一個預先布置好的工廠裏，裏面的設備，管理，待遇，都很好。你便要說共產黨的工廠，非常之好了。那裏知道，除了這幾個特爲外人參觀的以外，其他的工廠，都是非常黑暗，非常悲慘的。學校也是如此，共產黨特爲設立幾個好看的學校，專爲外人參觀用，其餘的就都壞極了。有許多阿木林，因此

很容易受騙，可憐他們自己受了騙還不算，回國以後，還要做文騙人。不過共產黨用這種卑鄙的手段，終是靠不住的；在俄國多住幾天的人，自然都會慢慢的知道俄國實在的情形，所以共產黨雖用盡了法子騙人，但他們的慘酷，外面仍然知道不少。

在俄國工人完全沒有言論的自由！工人倘敢在工廠裏或工會裏開會，說句把共產黨不高興的話，馬上就要被共產黨捉去，關在監牢裏受苦，不然便被G.P.U.（這是共產黨特設的警察機關，以前叫做共卡，支部遍全國，殺死工人的地方，監禁工人的地方）當做反革命黨（反革命黨的意思，本來是指反對革命的人，但共產黨都用來稱呼一切革命黨以及反對共產黨的工人。共產黨自己纔眞是反革命黨呀！）定罪。成千成萬的工人，學生，農人，在共產黨的監牢裏受罪。共產黨告訴別人說，他們都是反革命黨和土匪。其實呢，他們都是最高尙的好人，他們都是俄羅斯「革命之花。」而掠奪工人，殺害工人的共產黨，却自稱是革命黨。其實共產黨所做的事，比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所做的，都更壞到萬倍。別國政府殺工人本是常事，但像共產黨那樣成千成萬的，把良好的工人殺戮監囚，世界上再不會有第二了。共產黨那裏是革

命黨！俄羅斯眞正的革命黨，都被共產黨殺完了，沒有被殺的，也都在牢裏受苦！

去年三月五日，俄國舊京布廠裏的工錢，被共產黨減去三成。減工錢以前並沒有通知工人，也沒有說明原因。祇是在發錢的時候，私下扣去。工人們領錢的時候，看見他們的工錢，忽然扣了這許多，祇當是帳房先生弄錯，一千二百位工人便一齊都走到帳房間裏去問，爲什麼把他們的工錢扣了這樣多。你猜管工的怎樣說？他非但不細細講給工人們聽，爲什麼扣工錢，這位大老爺，反大罵工人道：

『我要給你們多少，就給你們多少！我們共產黨給了你們工作，你們不來向我們口頭謝恩，反敢來問我們！』

工人們挨了這頓罵，摸不着頭腦，都生了氣。他們決定請老爺們向他們說清楚，爲什麼把他們的工錢扣去，不說明白不上工。

工人們於是請工會代表（都是共產黨）來，這些老爺們，也擺起官架子道：『叫工人們快去上工，不上工我們是不去的。』

那時候，廠長說道：

『你們敢罷工嗎？你們倘敢罷工，人人都做强盜看待，當作反革命黨（反對共產黨的，共產黨都叫做反革命黨，不是殺死，便是坐長監）看待。你們都要受最重的刑罰。

工人沒有法，當時便開大會。他們正在討論他們的寃枉的時候『工會代表』忽然到了。這些共產黨老爺，非但不可憐工人，反而用了拳頭在棹子上重拍一下，高聲叫道：

『我老爺命令你們，一齊快滾回去作工！』

工人們更氣起來了。有個老工人，站起來，說他怎樣的苦日子過得怎樣的艱難，祇有這一點工錢，怎能免得餓死呢？那知道，他老人家的苦，也是大家的苦，大家聽見了他的話，句句都打到自己的心窩裏，那時的會塲，悽慘極了。他的話還沒說完，沒有一個人不落淚。無論老幼，無論男女，沒有一個不大哭起來，有幾位甚至哭到昏死過去。

幾點鐘後，總管工，帶了些軍警來了。他說，把工人的工錢，減去一成八，同時迫着工人去上工。不到幾天，有一百二十位工人，共產黨看他們多說話，都被開除了——豈但開除，都就做了

犯人了。

共產黨對待工人，是這樣的！咳！

去年七月裏，製造工會（裏面都是共產黨，至少也是與共產黨表同情的）與共產黨委員會，不和工人商量，下道命令：本區俱樂部，著製造工廠全體工人，負責修蓋。他們便到工廠的各部，向工人說：『你們應該多作八點鐘工，因爲修蓋俱樂部』並且還說：『別部的工人，已經答應了。』工人們對於此事，都很生氣，因爲

（一）這個俱樂部並不是工人的俱樂部，祇是共產黨的俱樂部，裏面只有共產黨的說教是許的，別的都不准。

（二）工人不是一條牛，一匹馬，不能受共產黨這樣無理的支配。

工人因爲他們說，『別部的工人，已經答應了，』便要求開個全廠大會。但工會裏的老爺們，無論如何不肯。當天沒有人多作工。第二天，到停工的時候，工廠的門鎖上了。有一半工人，因爲怕開除，回去再做工，有一半站著等。兩小時後，纔開門放工人出去。

一星期後，那許多不甘心做牛做馬的工人，一律開除了。

同時去年七月裏，浦提羅廠工人及船塢工人罷了工，祇敢要求兩個條件：

（一）增加工資。

（二）不要再增加捐稅。

俄國的工人的工錢，本已很少了。政府還時時下令（當然不問問工人的）減扣下工人的工錢，作爲某項費用。這次扣一些，下次再多扣一些。工人實在的工錢，往往不及半。罷了三天工，工資算增加了一點兒，但第二條要求拒絕了。工人也無法，不得不回去上工。

這次罷工的結果，工人被開除的，有四百人之多；有一百位工人被捕。

最可恨的，開除工人，捕捉工人，工會的老爺們，大幫其忙。共產黨一面在法律上，寫出不得工會許可，不能開除工人，說得到很好聽；一面却只准共產黨員在工會裏辦事，這樣政府便可以隨便虐待工人了。

眞湊巧，這一百位工人與我在一個牢裏。我問他們：『你們爲什麽在此地呢？』他們答道：『

共產黨說我們是什麼反革命黨。只有鬼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以上的事，都是在俄國舊京發生的，其實這類的事，俄國全國不知有幾千幾萬件。不過共產黨還是向了外人說，俄國工人是怎樣的好，他們是怎樣的自由！工人們呢，在共產黨壓迫之下，連說了句把話，都要當做强盜，被殺被囚，那裏還敢向外間報告，反對共產黨呢？共產黨好暴虐呵！

世上有許多政客政黨，慣利用工人。他們沒有得勢的時候，向着工人說道：『快替我們奪政權，我們得到政權以後，一定會立了許多好法律，保護你們，優待你們，快幫我們的忙，去奪政權呀！』工人聽了這些話，有時竟會受騙，幫助他們。那知道這種壞東西，權一到手，便不顧工人了。工人想問他要些好處，立刻被殺被罰。你當我說謊嗎？舉些例來看。

法國以前有個人，在勞働運動裏，很熱心盡力。在選舉總統的時候，他向工人們說：你們快投我的票，我一做了總統，一定會替你們做些好事。他後來居然當選爲總統了。那知道，一個人一居了官，無不立刻變壞。這位先生，非但不替工人做些好處；反而因爲知道

工人的內情，壓迫得更凶！

英國現任的首相，以前也在工人中活動。他也請工人幫他的忙。那知他一做了首相，反變成幫助資本家，虐待工人了。

俄國的共產黨，也是這樣。他們沒有握權的時候，拍工人的馬屁，一握了權，便成千成萬的殺工人了！

中國親愛的工友們呀！以後倘有人說：『請你們工人，現在幫我們奪得政權，「將來」我們會給你們好處。』對於這種想利用你們的人，快打出去！免得後日受害呵！

我們大家該記住：

工人事，自家辦，不要政客們來管！我們要的，是『自由與吃飯』不幫別人去搶政權！

俄國社會主義者的派別

此篇譯自蘇祺（A.Souchy）的俄國農工的生活（The wokers and Peasants of

Russia: How They live）。蘇氏是工團主義者，對於多數黨的專政，頗不滿意。此書共分四大段，首敍俄國社會主義者的派別，次述農民的狀況，次述工人的狀況，最後詳敍烏克蘭的革命。茲先介紹第一段，其餘以後亦將陸續譯出。

（一）馬克斯主義者（社會民主黨）

俄國社會主義的運動，最初並不由社會民主黨發動。便是以巴枯甯為代表的那種社會主義，也不根據着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巴枯甯所代表的那種社會主義，是起於俄國農民間的。這種社會主義，自號拿魯德列克運動，純粹是俄國色彩。許久以後，因受西歐的影響，俄國才有社會民主黨出現。此黨主要發起人是濮來洩納甫。他的思想，是受了馬克斯及恩格兒的影響的。馬克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發起於一八八三年。這派與俄國本國農人運動及勞工運動的趨勢，沒有什麼關係；反而與其他各國——尤其是德國——的勞働運動的主張，很相接近，所以他的主義及理論在西歐工人中——尤其是德國的工人——是很熟悉的。這派的主張是馬克斯主義。在俄國的暴政之下，他們與其他一切俄國革命者一樣，也有革命的奮鬥精神，為

反抗「沙政」起見，不得不變成激烈派。

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很早就分爲左右兩派。（所謂左派，大多是指主張激烈些的，右派是主張溫和些的。）一九〇五年，兩派更積不相能，遂公然破裂了。激烈派稍佔多數，自號多數黨，俄語是布爾雪維克。溫和派自稱「少數黨，」俄語是孟雪維克。潑來淺納甫（社會民主黨的發起人）馬耳托甫，阿伯拉莫維其都屬於少數黨；多數黨的首領是列甯。潑來淺納甫在俄國革命暴發後，不久便死了。他是被稱爲「俄國社會民主黨之父。」

少數黨的黨綱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及德國獨立黨的右派相彷彿，他們自稱是與德國獨立社會黨的右派，站在同一立足點的。

對於多數黨的黨綱，我們應該格外注意的，因爲此派現在正有權勢，他是俄國現在的統治黨。所以他的黨綱，多少實現一點。我們自然不能夠完全在他的黨綱上去求俄國的情形，因爲事實不能與黨綱的字句恭同的。不過多數黨的黨綱，在本黨握權以後，對於俄國的現狀，很有影響，這是無可疑議的，因爲社會的事業是可以用人力操縱的。

俄國多數黨主張「勞農專政」，主張由本黨奪取政權（僞稱由勞農奪取政權）；主張將工廠，礦產商店等實業及土地充公，變爲國家的財產；主張一切經濟的生活，都由國家來組織。黨綱中說「國家的權勢，不再是一種立在生產事業上面的寄生的工具了。國家的權勢，應該變爲管理全國經濟生活的機關」掠奪階級的多數黨的政治勢力之伸張，爲設立農工專政起見，對於自由大加限制；强迫全國人民加入「消費者聯合會」，都是這種主張的必然結果了。

多數黨自握得政權以後，改名共產黨。據列甯的解釋，所以改名共產黨的理由，一是用以示別於社會民主黨；二是想吸引以前幹無政府運動及革命的工團主義運動的工人。

(二)那落德立克（民族社會主義或平民社會主義）。

(1)社會革命黨左派。

馬克斯主義者——多數黨與少數黨——是俄國境內的外國產物；而那落德立克却是純粹的俄國產物。『那落德』意卽『平民』。那落德列克社會主義卽是『平民社會主義』，是一種特別的民族的產物。這個運動的最早而最著名的一人是那夫落夫。切耳切夫斯基也屬

於這一派。這個運動比馬克斯主義的運動更早，後來自稱社會革命黨。馬克斯主義者，照著他們的理論，對於都市工人，特別注意；而社會革命黨，主要點多在農民身上。與其說他是個都市工人的社會主義，不如說是一種農民社會主義。俄國是個農業國，社會革命黨黨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在全國人民中，自然是最普及的了。俄國革命的祖母伯來其郭夫斯卡牙（巴布其卡）當時即屬於此派。

社會革命黨也與馬克斯主義者一樣，分左右兩派。

右派是贊成憲法議會的，就是說，與少數黨一樣，都是議會派。右派的知識階級首領是其耳納夫。他們雖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但有許多地方與少數黨相同。他們曾在克倫斯基底下，與憲法民主黨顧次其郭夫，米耳究郭夫，及少數黨共同組織混合政府。克倫斯基自己也屬於社會革命黨的右派，依照社會革命黨右派的黨綱，憲法議會應有制定全國憲法之權，並決定社會主義化的事業及其他一切重要問題。

（2）社會革命黨左派

社會革命黨的左派，便大不相同了。這些革命者，都是以前反對暴虐的沙政的老恐怖主義者。他們現在還是恐怖主義者，不過他們的恐怖與多數黨的恐怖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只贊成個人的恐怖，反對那有系統有組織的恐怖。他們贊成暗殺一個暴主（例如俄皇）而反對那由一個特別的組織爲恐怖的目的而用那駭人的計劃，好像俄皇時代的渥克蘭那及多數黨當國時代的其卡（非常委員會）。

社會革命黨，因革命方法的不同，內部早就分裂。左派（反對黨）對於混合政府，（右派及少數黨等組織的）頗爲反對。在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裏，社會革命黨左派，遂正式組織成立了。

這個新黨的分子，大多是活動的農民，他們的有知識的領袖去努力想使農民不受社會革命黨右派的影響。社會革命黨左派，在勃來斯特李特夫斯基和約簽字前，是與多數黨合作的，在政府中及一切蘇維埃裏，都一起作事；人民委員會裏七位位置，社會革命黨左派，佔了農業一席。這個位置，因爲要實施土地公有的法律，所以是極重要的。

社會革命黨左派，為了勃來斯特，李托夫斯基和約事，因反對德國的帝國主義，遂不得不由政府中退出了。從此以後，此黨不再是政府黨，而蘇維埃政府中的政治，發號施令者，遂只有多數黨了。從此以後，恐怖的制度開始了。強奪農民的麵包，警察機關的特權，以及恢復資本主義的刑罰，都由多數黨獨自變幹了。這些壞制度，社會革命黨左派，與別派社會主義者一樣，完全不能贊成的。這個意思，完全由暗殺莫斯科德國大使米爾克伯爵的行為，表現出來。

此事發生以後，多數黨就決定用極慘酷的手段，虐殺敵黨了。這種慘酷的虐殺，直至今日，尚未停止。一切敵黨黨報，完全被封；許多敵黨黨員都被槍斃；屬於社會革命黨左派的蘇維埃代表，成百成千的由蘇維埃中革除。其結果，社會革命黨在法律上，認為不正當；活動些的黨員，完全被捕，此黨在民衆裏的運動，——尤其是在工作村中——完全變為不可能。農民在蘇維埃的代表裏，再也看不見農民階級的代表，由失敗而至暴動。但農民的暴動，都用強力制止，而農民與多數黨政府間的仇恨，遂愈結愈深了。

社會革命黨左派，不承認在社會主義時期以外，還有什麼「過渡時期。」我們斷不可相

信所謂「過渡時期的暫時現象，」因為全世界的歷史已經完全證實了「所謂暫時的現象，他自己總是想變為永久的。」

社會革命黨左派不相信以胆大的少數人可以實現社會革命的。他們主張社會革命，並不是將生產工具——資本——由這個所有主的手中拿去，交給別個所有主的手中；他們主張，社會革命是根本推翻人們的社會的及心理的習慣，並且根本改革生產及分配的方法；社會革命只有由民衆自己自由的自動的去參加運動，才會有好結果。這個意思決不是贊成議會的，反而是反對議會的，並且也是反對「憲法議會」的。

他們也極反對所謂「平民專政。」在農業的俄國，他們主張社會革命，非工人與農人有同等的權利不可。

他們反對主張專制的多數黨，他們主張「聯合制。」所謂過渡時期的社會組織一定要建立在政治的經濟的「聯合主義」的原則上。經濟的職務（包括工會及消費者的團體及貨物的生產和分配）應該絕對握在生產者及消費者的手中。因此他們反對生產國有，因為這

不過是將一切經濟的事業放在國家手中，這是最壞不過的國家資本主義。他們在土地充公法上，寫著『生產分配的資財之充公決不是說將這些東西放在國家手裏，由國家「佔有」；而是將一切資產歸於工人，作為「公產」』。這條法律，現在的政府，差不多已將他取消了。他們主張由農民自動的組織生產協會。而貨物的分配，則全由工農消費組合去管理。這兩種經濟組織的『聯合的合作』，可以聯合鄉村及城市的經濟的活動；而以有組織的人民之自動的作事，替代一切國家——蘇維埃國家也在內——的職務。

社會革命黨左派在起初就承認，「個人的恐怖」是爭鬥方法之一，不過用這手段時，還要十分謹慎。至於把恐怖主義作為政府的規律，或作為一種實現社會主義的辦法，那是他們完全反對的。因此他們對於多數黨所恢復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刑罰，非常反對。

我對於此派說得比多數黨詳細些。因為多數黨的黨綱，一般人知道的比較多些，對於這派，知道的極少，這也是一個公平的事吧！

(三)最高限度派(社會革命黨極左派)

在那落德立克或社會革命黨運動中，一九〇五年，復產生了最高限度派。一九〇四年社會革命黨開大會的時候，有一派——首領是李埃夫金——自稱是極左派，主張最高限度的黨綱，非但不要社會革命黨最小限度的黨綱，即其他各黨的黨綱——如當時還未分裂的馬克斯派等——都在拒絕之列。一切別的黨——現在的多數黨也在內——當時都是最小限度派。

在一九〇四年，他們已經想與別黨的「改良派的黨綱」不發生關係。他們不願做個「改良派，」「他們是「革命者，」」他們對於一次革命，在可能的範圍內，想求最高限度的實現，便是在當時，他們裏面理想家之一，已有蘇維埃的主張。最高限度派塔金是促進蘇維埃的計畫的人；他與無政府主義者說出了最明顯的「最高限度主義。」

最高限度派，不以黨自稱，而自稱「組合」因爲在「黨」中，常有趨向權力的趨勢，而不合革命的自由原理十分發展。因此他們不要集中的黨，而組織「聯合的組合」。

在最初，他們就反對議會政策。他們從未參與過選擧。他們及無政府主義者及無政府工

團主義者都是憲法議會的最先而且最熱烈的反對者。窮的農民，城市的工人，加入最高限度組合的，非常之多。他們都是最有奮鬥精神的，他們都是最有力的階級戰士。他們極力主張修養人格這一點是與馬克斯主義者相反的。他們也是恐怖主義者；但與社會革命黨左派一樣，他們只贊成個人的恐怖，而反對政府的恐怖，及恐怖的制度。

他們是一種蘇維埃運動，但是他們却大大地反對多數黨的一黨蘇維埃。他們有一個口號：『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歸到階級蘇維埃，不是歸到一黨蘇維埃。』他們只要求階級的勢力，而不是一黨的勢力；而多數黨則只知爲本黨爭得權力。因爲這許多原因，他們也是多數黨的反對者。

在革命初起時，在克倫斯基推倒後，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在克朗士達脫，薩馬拉，庫耳斯克等地，都有極大的影響。他們依照着分權原理——不是集權——而組織的。他們在許多地方雖有勢力，但他們決不想自己握有權勢，這是與多數黨完全不同的。多數黨在許多地方雖不大有勢，但因爲他們的集權主義的主張，却握了權。

他們的黨綱，有許多地方與社會革命黨的左派相同，現在不要多說了。一九〇五年以後，他們的口號是『勢力與權利，存在鐵錐，犂鈀，與思想三者的結合中。』一九一九年以後的口號是『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無論何黨，不得有權。』

在多數黨統治之下，一切黨派都是違法的；他們也自然要受很大的壓迫了。除此派以外，在社會革命黨分出的還有一種自號巴爾柏主義者。巴爾柏意思是『奮鬭，』他們是奮鬭者。在主義上，他們與最高限度派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最高限度派及巴爾柏主義者的農業上的主張，是「米兒」的組織。米兒是一種共產村落的名字。農民應該盡力依照共產的方法，耕種土地。大地主及富農的土地，應該歸共產村所共有，然後農民共同耕種這些土地。當農民自己去分配土地的時候，不該用武力去制止，只要注意不要叫任何人擁有多餘的土地就得了。村中的農民，耕種自己的土地及共同耕種土地的農民，一起組織一個共產村。他們可以與別村及城市交易。交換的物品，倘是大些的農具，農業的機器等，都該歸共產村所公有。農民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都該有完全獨立的保障。

這種事在烏克蘭是很流行的。便是烏克蘭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採受這種計劃。他們都是分權主義者，非議會派，非國家派，是聯合主義者。

(四)無政府黨

在以上所說的運動以外，還有一派叫做無政府黨。我們倘將個人除外——像在外國的巴枯甯及克魯泡特金等　俄國無政府的運動，自一九〇三年起，才大有發展。無政府黨與社會民主黨及社會革命黨一樣，也有許多派別。個人無政府主義，不大有力，而共產的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工團主義則非常發達——尤其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暴發的時候。不過他們只是消滅權力而不想握得權力，在現在又不大重要了。無政府工團主義在工人中間極有勢力，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烏克蘭的農民中已根深蒂固了。在以前及現在的俄國，還有一種「無政府的那落德立克」就是平民自然的運動，另外還有不少無政府的移民。俄國無政府黨的理想與別國相同。對於革命，無政府黨所佔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黨，數目很少。革命的無政府黨在革命時，極爲活動；尤其在革命的起始及反對俄皇及克倫斯基的

破壞時期。不用說，他們是反對憲法議會的。有許多地方，革命都由無政府黨開始。例如無政府黨在捷卡推林堡完成革命早於彼得格勒的工人。於一九一七年的三月五日無政府黨已經率領着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的工人游行，以反對克倫斯基政府了，當時用的口號是「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

解散憲法議會，決不能歸功多數黨，全是由無政府黨。一九一八年，無政府黨瑞來斯立阿郭夫衛進憲法議會裏，告訴那些斯文儒雅的代表們說，你們閒談夠了，現在可以回家了，否則，這些水手們將要趕走你們了。由有無政府的傾向的工人及兵士的直接行動，這件事居然成功了。各派都承認這件事，因此列甯也不得不贊成了。瑞氏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與旦來金的白黨軍隊戰死於捷卡推林堡，旦來金會懸賞四十萬盧布購他的頭。

(五)工團主義者

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地位，可以用他們的議決案來說明。革命後第一次全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聯合會大會，舉行於一九一八年的八月二十五日，下面便是他們的議決案。

(1)與國家的及資本主義的勢力開戰。

(2)依照自由聯合的原理各獨立的蘇維埃都該平等，我們該盡力求工人及農人獨立的生產組織之聯合。

(3)勸告工人組織自由的蘇維埃，反對人民委員會的制度，因爲這種制度是與工人有害的。

(4)解除軍隊的武裝，將工人與農人武裝起來，同時使他們別再作「社會主義的祖國」的夢，因爲工人與農人只有世界才是他們的祖國。

(5)對於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的企圖都該盡力反對。應該記住，革命的多數黨已變爲不進步的反革命的了。

(6)將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由工人及農民直接去管理。停止派送武裝的徵收員下鄉，用了這種手段，可以將農民變爲工人的仇仇，可以使工人與農民的休戚相關漸形淡薄，可以使革命的前敵軍，落了反革命黨的手中。

莫斯科最著名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史比羅，對於革命的意見，略述如下：

(1)現在俄國的社會狀況，是仇革命的，是反革命的，因爲他與工人農人無關。

(2)社會革命的基礎，越大越好，就是說，現在國家機關都該廢除，資本主義及其附屬物，都該推倒。新社會的組織，一定要建立在經濟獨立的基礎上，完全廢除工錢制度。

(3)一切專政的特點，都有向著專制政體(皇帝式的)的傾向。(農勞專政)事實上不會有的。

(4)社會革命是一種經濟的革命。消滅資本主義，一切工業及經濟的生活，都由工人自己去管理。我們的敵人，對於國家的形式，是不大注意的；他們注重的地方，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工廠等。因此社會革命的最自然最適當的完成者是革命的勞働組織——工團。沒有工團的參加，社會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5)因此，我們至多只可以說民衆中革命的勞動組織的專政。革命的民衆最有革命的政治精神。過渡時期最能減短。

(6)最重要的並不是平民專政，而是民衆爲保持革命的社會的利益所組織的團體。一黨治理民衆的專政，結果是無生氣的機械主義，因爲黨總是只顧自己主義的原理，不問到實際的生活的。

(7)獨斷的機械的一黨專政，結果只是自作威福的機械的集權；因爲除此以外，一黨不能管理全國的經濟的生活的。

(8)造一所房子我們先該建築基楚，然後才蓋屋頂！——俄國的情形，與這個正相反。一切要辦的事，都由中央決定。建築物中途便傾倒了，因爲在下面沒有相應的動作。

(9)俄國以最珍貴的經驗教訓我們，說「由下至上」呵！中央專政是不行的。

(10)政治的與經濟的活動，應該溶合爲一。社會問題即是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的合一。

工團主義者是贊成蘇維埃，但反對政黨的蘇維埃。他們對於蘇維埃的意見是：

(1)工人對於多數黨關於蘇維埃及其他組織的政策，已大大地不滿意了。

(2)多數黨對於蘇維埃及其他工人組織的專政，適足使工人傾向於憲法議會。

(3)工人爲實現成功的革命鬬爭，對於蘇維埃應有很明白的了解。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反對人民委員會的蘇維埃，因爲他是與蘇維埃的眞意相反的。

其他還有無政府共濟派，及辮痕無政府黨，都是革命後興起的。這兩派的運動，可以戈爾丁兄弟爲代表。我們現在不能詳述。

(六)拉巴特無政府黨

在上面所說的以外，革命後，在烏克蘭有一種特別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拉巴特聯盟。拉巴特的字義是警告或號筒聲。他們的立足點，大略如下：

(1)有人說俄國革命已將無政府的理論上的弱點完全證實，這句話，毫無根據。反而，無政府主義的根本原理非但毫未動搖，並且經過了這次俄國革命，更加証明是好的。俄國革命教訓我們說：盡力反對資本主義及權力的各種形式呵！

(2)我們不該將所謂「過渡時期」弄死了。我們不要利用「過渡時期」的名字，造出一個阻礙進化的制度。

(3)我們也不贊成由政府到無政府共產主義的中間，要個工團階級，作爲過渡時期。

(4)我們反對一黨專政，也反對所謂「工人專政」因爲結果都是一樣的。

(5)我們該根據現在的事實，在工人面前，老老實實地將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告訴他們。

這些無政府黨，都是多數黨及現在蘇維埃政府的有力的反對者。他們非但宣告多數黨已經不是革命的了，他們公然地以反革命黨，反動派之名加諸多數黨身上。拉巴特派與馬夫饒運動，不盡相同。他們以爲馬夫饒運動是革命的，但不是純粹無政府的。他們被多數黨虐待得極慘酷，許多黨人被囚獄中。

俄國社會主義者派別表

(一)無政府派(一九〇三)
- (一)無政府共產主義(一九〇三)——烏克蘭的拉巴特無政府派(一九一八)
- (二)無政府工團主義(一九〇三)
- (三)個人的無政府主義(一九〇三)
- (四)無政府共濟派及獨痕無政府派(一九一三)

(二)社會革命黨(一八八〇)以前
(一)極左派(一九〇五)
(二)左派
(三)右派

(三)馬克思黨(社會民主黨)(一八八三)
(一)多數黨(一九〇五)
(二)少數黨(一九〇五)

南支那無政府主義者同盟對俄政府抗議書

…爲解放俄國在獄同志與被放逐者…

…爲恢復農工固有的自由…

『腦中的思想，槍裏的子彈。』雖是我們革命的成訓，然在後一件—子彈，我們是很吝惜而希冀避免於不用，除非在革命途中的萬不得已時。因爲人們是經過獸類的進化，而更要往無限的進化途中前進的。總求人類完全適合於人道，而淨去一切殘餘不理性的獸道，這是我們人類所祈求的。尤其是革命者所祈求的！自然律之現於人性者卽爲理性。從斯多亞派(Stoism)主唱以來，受過學說上嚴重的洗禮，早爲人類所公認。而十八世紀後半期以至十九世

紀之末人道主義，漸至復活。這種自然的眞理與定律，已令人類一般都心折而末由否認。自然，欺詐，虛𫍲，嫉妬，殘忍，慘酷，是獸性的殘餘；自由，平等，博愛，互助，是人類進化長養的人性。我們革命唯一的職責，不易的定義，當然是努力剷除一切獸性，發揮全般人性。本人類大同之感情爲最高理性的運動。實行這種運動的，就是革命。所以避免慘殺及一切不人道的事，是一般革命者無上的希求。就是眞實馬克思的信徒，也向來反對死刑的規定。（現在俄國爲避免死刑或鎗斃的名詞，改稱最高刑罰，很是巧妙。）可見人類相信的眞理，本無二致。設有假借革命和主義的美名，實行發揮獸道，阻礙人道的進步，我們人類就簡簡直直地承認他們是『反革命』。𫍲僞，殘忍，是容易由自家揭示出來的。這種揭示，雖爲一時一黨一國最暫的人類自身回復野蠻獸性的宣示，實際就是人類獸性復現的罪狀的宣示。我們爲消除這種獸性復現的猛烈運動，一面希望人類避免而毋蹈其覆轍；一面希望從事於此類復現運動的工作者，用力反省或懺悔。這種至誠偉大的希求，意義的內含，是尊重全人類的人道與人格，冀圖避免全人類將陷於最大的恐怖。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二月革命，本來是俄國各派社會主義者通力合作的結果，平民勞動的集中：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黨與布爾雪維克黨等。而布爾雪維克黨的代表，實佔最少數。以各派的合作革命，完成俄羅斯社會革命的雛形，價值的重要，因為全世界所公認。不幸布爾雪維克黨用狡猾的政治手腕，高唱「和平與麵包」的口號，迎合前敵敗兵感受饑寒的壓迫的心理，嗾令彼得格勒守軍二次從事革命。十一月革命之結果，布黨握有統治上無上之實權，而以形式付之蘇維埃。從此各派的社會主義者，遂受蘇維埃俄羅斯政府絕對的排斥，誣陷，凌虐，放逐，監禁，屠殺！這種事實，普徧施行於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工團主義者，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尤其慘刻些罷！

一九一八年四月無政府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為維持一般平民利益，反對勃來斯脫里脫夫斯基和約——德俄媾和條約——就是布黨的布哈林派(Bukharin)當時也極端反對的，然而終被據在克來姆林(Kremlin)皇宮裏的布黨，最高無上的主權者，列甯戰勝了。勃來斯脫和約已然批准了。屠殺無政府主義者，這種辛辣的計畫，也是早先就預備完全的！因為無

政府主義者，風靡全國。報章，圖書館，俱樂部，都是井然可觀，而爲平民和勞動界所信仰的。還有自行組織的黑衞軍，這最是布黨所嫉妬而仇恨的。所以托洛斯基在四月二十一那天的晚上，率領虎狼似的赤衞軍，實行一切政治上無情的襲擊與屠殺，把莫斯科三十幾所無政府黨的俱樂部，和兩家報館，——無政府勞動之聲——用猛烈的炸彈槍彈毀滅了！不知數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黯澹的彈雲中焚化了！這是布黨對於無政府黨第一次的流血。隨後漸傳播於各地，這個不祥之開始，遂成「反革命運動」與「資本主義」回復的預兆了。

無政府黨雖身受這種慘痛，因爲維護革命，當時並沒有用實力反抗蘇維埃俄羅斯政府，而仍然繼續反抗白黨與歐洲的帝國侵略主義。馬夫驍將軍在南俄方面繼續的鬥爭，確是一個很公正而嚴重的表示。及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六夜，蘇維埃俄羅斯政府解散已許可的合法會議，拘禁集會的無政府主義者數十人，又搜查他們的住宅。一切農工的自由，蘇維埃俄羅斯政府都製定無理的法律，嚴密制止。無政府黨已然對於蘇維埃俄羅斯政府絕望，在莫斯科與赤軍經過數日的激烈戰爭，實在出於不得已，結果終歸失敗了。因是無政府黨人又

領受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宣告。後來又因自造紙幣，也有十名無政府黨被蘇維埃俄羅斯政府處以死刑。

一九二一年二月間，俄國各地的農工，統受政府的掠奪欺騙與壓迫。彼得格勒的工人首先宣告蘇維埃俄羅斯政府集權專政。加農工以不堪的壓迫，都是使俄國人民陷於窮困疾病的主因。他們—工人多次集會議論的酬報，就是解散與拘捕。多波秋里，拉佛姆，巴達倫勒各工場相繼罷工。「在無產階級國家裏面，不應有罷工之事發現」。齊諾維埃夫(Ginoviev)自己已經說過的，他竟是那時一個戰時防禦委員會的會長，自然能夠實踐他自己的宣言。同時又有軍事委員拉塞費西(Lashevitch)的提議，誣陷這些多波秋里工場的工人為「反革命黨」。自二十六日起至二十八日一般的勞働者，全被武裝的軍隊驅逐拘禁了。彼得格勒宣佈戒嚴，慘殺更加嚴酷，悲哉四面暗雲，各地的平民，都義憤磅礴反抗暴力的怒潮洶湧來了！於是有克龍士達脫暴動 (Kronsdadt Rebellin) 的發生。蘇維埃俄羅斯政府利用誣陷的手段，指他們為「反革命黨」，——白黨，以嚴重的武力壓迫這些革命者。槍殺克龍士達脫水手至一萬

四千餘人之多。餘外的統向國外逃了。參與這次暴動的人，大多數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曾經加入兩次革命的戰鬬者。後來蘇維埃俄羅斯政府，不肯把這些漏網之人，在染着赤色的地面以外自由生活，假下一道特赦令許多經過暴動的水手，竟至被欺，重返俄國，隨即全體被禁了。此後對於社會各派的黨，常行不斷的捕殺。

上面所述的不過是蘇維埃俄羅斯政府對『無政府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工團主義者，』嚴酷的壓迫，慘烈的拘禁和屠殺所經過的概況。自亞爾習內女士（A lohoul）阿薩羅克夫（Askoroff）亞得路茄肯（Audretchenko）以次的許多人，或是被囚在索羅費埃茨基（Solovetsky）脫拉（Tula）秋斯答爾（Susdal）各獄中，或是充軍到西比利亞的極北部，與中亞細亞無人之境，或被放逐於他國。這些幸而未被槍殺的同志，受盡無窮的悲慘生活。由俄國被囚的同志自家的來信，和『萬國勞働會』的報告，我們已經完全知道蘇維埃俄羅斯政府對於人類的責任了。這種人類不幸而生的悲慘，實為人類莫大的羞辱。我們為着人類，對於蘇維埃俄羅斯政府不能不懷疑而有遺憾！

馬克思階級爭鬬的教義，是爲農工爭人格，爭自由。蘇維埃俄羅斯政府爲信崇馬克思教義而革命，何以對農工階級使以嚴重的壓迫，絕對限制農工自由，不復許農工有天賦的人格？用新鮮牛肉和洋酒供給壓迫人類的赤軍和自己而豢養那些農工，農工却祇是黑麵包及饑餓！用全力逼迫全國的農工使至於成爲獸類的生活！自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又結好一般帝國資本主義的國家，鞏固自己的地位。蘇維埃俄羅斯政府，這種行動，是否爲馬克思教義，抑或帝國資本主義以上的教義？是否爲革命行動，抑或革命以上的行動？

其他凡不曾表同情於布黨約五百萬多的生命，統同哀號宛囀埋葬於不明白的『白黨』兩字之中，人類或者是無所惋惜的。北俄各省在一九二〇年有二千七百萬有多的生命，統同嗚咽慘悽埋葬於因革命而發生的饑饉之中，人類或者也是無所惋惜的。一切的社會革命者——無政府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工團主義者，都在馬克思主義的前列進行革命，蘇維埃俄羅斯政府，隨時任情鞭笞，拘禁，針刺，烤炬，饑餓，屠殺，更有不正當的刑罰——敲打生殖器，抽拔鬍鬚（這是屠夫留布 Rjob 對於有名社會革命黨左派立哈旦拔烏 U. Linhtenbaum 所用

過的。）這些未飲着一顆彈而被拘捕者，正在日光數月不到的冰天雪窖之下，過饑寒陰霾的監禁生活。列甯曾經說過：『我們現在所用的，不過是一種革命的手段，將來是以無政府爲歸的。』誣罔而屠殺無政府黨，做達到無政府的目的，『一手掩蓋天下目』除盲迷的列甯信徒以外，不怕什麼短視者都能看得見的呵！這種行動，是否爲革命行動，抑或反革命以上的行動？是否爲人道主義抑或是獸道以上的主義？

蘇維埃俄羅斯政府！你們最高無上的主權者，已經在赤血和死灰堆中活現着『馬克思式的國家』了！偉大的列甯，也在你們心中的天國有最高無上的享樂了！人間的獸道，你們都能使之恢復到原始時期以往。世界的恐怖，已然活現於前道！我們以至誠的祈求，希望你們在自身上面回顧一瞥，或者勉强用一秒鐘的思想，立刻解放那些清潔無辜的囚徒與被放逐者，而且承認一般農工固有的自由。這就是你們自家解放自家的不二法門！世界的人類全都清醒了，造成世界最大恐怖的地獄，是自家有責任的呵！願你們領受忠言而省除那些責任罷！

布黨壓迫無政府黨的慘狀

赤奴

La atako de bolshevikoj la anarchistoj

布爾雪維克壓迫無政府主義者的事實，每為一般革命黨人所認為不堪信的傳說；但我們無政府主義者早就預言過，有許多同志曾在布黨組織蘇維埃政府時，就明白指出他們的野心。無政府主義者說勞動階級與其保衛者——無政府主義者——現在又須與新主人，新剝削者奮鬥了。

社會革命的意義，就是解放勞動羣衆，使他們得從事建設新社會的事業，將土地與工廠等交給無產階級的自由會社管理。布爾雪維克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的政黨，雖然想推翻資產階級，(?)同時又要求組織社會主義的政府，將一切的生產事業，歸國家委任的官吏管理。在這種畸形的資本主義下面，民衆仍處於奴隸狀態，他們自然也不願努力工作了。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在革命的經驗中，知道實行社會主義，須先破壞現在的政治組織。他

們認爲社會黨專政與其他政權是一樣的，他們必從政治的獨裁趨到經濟的專利，變成社會上寄生階級。

一九一七年夏天前，無政府主義者是俄羅斯唯一的革命黨人，他們常在羣衆間宣傳社會革命。

一九〇五年革命，除無政府主義者外，均大倡民主主義，主張推翻經濟政體，創造共和國家。當時布爾雪維克也沒越出這個口號的範圍。這次革命失敗的原因，就是各政黨均注意于資本主義的政治革命，而忽視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一九〇六年後，階級的衝突漸爲顯著，勞資間已無妥協餘地，敵對階級的合作也成爲不可能了。

這時無政府主義是宣傳社會革命的唯一學說，鼓吹勞動羣衆拋棄政治的道路，實行解放全人類的大革命。無政府主義者的勢力雖不若民主主義者的雄厚，但他們仍團結城市工人，反對民主派的欺騙，搗破他們的野心。

社會民主黨想用和平的手段奪取政治的權力，自然非常仇視無政府黨的反對聲浪。布

爾雪維克想用武力奪取政權，自然要用殘忍的手段來對付無政府黨了。

一九一七年革命驚醒了民衆的自覺，他們開始明了階級爭鬥，實行革命的奮鬥。各種政黨想迎合革命怒潮，奪取統治地位。勞動羣衆超過階級的敵人，使一切政黨均落後了。布爾雪維克是極有組織的政黨，努力想握取政權，所以在數月中屢次變換自己的口號。例如憲法會議與工人監察等，都與他根本主張毫無關係，不過想迎合社會心理，奪取政權而已。

無政府主義者與一九一七年革命一樣，依舊是社會革命的宣導者，雖然他們的勢力非常薄弱，並且沒有嚴密的組織，但他們總是努力宣傳社會革命。一九一七年夏天的農民運動，很得無政府主義者的助力，他們援助農民分配地主的土地。在十一月革命以前，他們就與工人一塊，奪取私人的企業，使歸工人的自治團體管理。

七月三日至五日，彼得格勒與克朗斯達脫的工人與水手的運動中，無政府主義者常是革命的先鋒。同時彼得格勒與其他各地，無政府主義者首先奪取資本階級的印刷所，發行工

人的報章。

一九一七年夏天，布爾雪維克對資產階級的關係，比其他政黨較有革命性，無政府主義者在某種限度內是贊頌他們的，並爲列甯等洗雪惡名。當時資產化的社會主義政府誣辱布爾雪維克是德國的奸細。

莫斯科，彼得格勒與其他各地無政府主義者最初抨擊聯合政府；但他們並非想組織其他政權，他們爲全體勞動階級奮鬥，要求將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建築在正義的基礎上。雖然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這種理想，他們總是唯一爲勞動階級奮鬬的戰士。

十一月革命中的先鋒，是克朗斯達脫水手，他們自克朗斯達脫趕到京城，驅逐聯合政府，其中有許多是無政府主義者，克地無政府團的團員曾積極參加這次運動。

莫斯科于革命危急的時候，著名的特維次隊極力與反革命軍抗拒。他們因違抗克倫斯基勒令他們進攻德與戰線的命令，曾全體拘禁於監獄中。他們駐守一切危險的地方，驅逐士

官學校學生，迫其退出克留姆與密脫洛保里等處。他們都自稱無政府主義者，受老黨員格索夫(Grachev)與番杜多夫(Fedotov)的指揮。莫斯科無政府同盟與特維衣隊，最初就用武力反抗臨時政府。潑萊斯，索谷里尼欠斯加耶，柴莫斯科與其他莫斯科等地工人，都有無政府主義者從中指導努力爲自由而戰。潑萊斯工人在鬥爭中，喪失了勇敢的無政府同志尼基金(Nikitin)。他曾運動反抗臨時政府，戰敗士官學校學生。這次革命中各工廠數十名無政府主義者喪失了自己的生命。

無政府主義在勞働階級的社會革命中，盡了自己偉大的責任。

革命的時候，布爾雪維克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政策，就是極力利用他們打倒資產階級，供給他們軍械使其盡力於革命的奮鬥。革命完成後，布黨遂變更從前的策略，限止勞働者的自由，盡力迫害社會革命，想做無產階級的新主人。同時即剝削其他革命黨人的勢力，特別仇視無政府主義者。革命後第一月，革命委員會握實際上的大權，非常懷疑駐紮於莫斯科蘇維埃

的特維次軍隊。這時偵探四出，窺視他們的行動，但布爾雪維克暫時還不敢妨害這革命軍。格拉欠夫眼見布黨爭權的野心，將迫害已成的革命。他懷疑了兩星期，不知怎麼對付這反革命的布爾雪維克，結果決定武裝勞働階級，分給每工廠三四枝機關槍，手鎗與子彈等。但不幸這位革命將軍爲布爾雪維克誘至下新城去，暗暗地把他殺死了。——但他們却說，格拉欠夫的暴亡，由於一個兵士不善用槍的緣故。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等處的革命軍隊，被布黨强迫解除武裝，特別是莫斯科特維次軍隊，最先就爲布黨解除武裝。

十一月革命後，無政府主義者脫離了布爾雪維克，仍忠誠爲社會革命努力。次年資產階級組織立憲會議，無政府主義者非常反對他。裁萊士揑谷夫（A. Jeleznjkov）率領自己的軍隊，驅逐立憲會議。布爾雪維克本要求立憲會議承認他的最高權力，不幸被拒絕了，這時他們爲黨的利益，也默許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

無政府主義者同樣的在各處戰地防禦反革命軍的進攻。

一九一七年八月，郭爾尼洛夫(Kornelov)攻擊彼得格勒，便被無政府主義者擊退，次年又於南俄地方，打倒加萊庭 (Kaledin)將軍的叛變。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間，常有很多大小義勇隊，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或者由無政府主義者所統率的，如穆克洛烏索夫(Mokrousov)與欠爾揑克(Chernjak) 等軍隊，常帶有大批無政府主義同志，奮勇在南俄等處防禦反革命。此外許多單獨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工人農民等在戰地努力奮鬥。在這次殘忍的戰爭中，喪失了不少無政府主義的戰士。

一九一九年，旦泥金在南部的反動，犧牲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打倒這次反革命運動，並非紅軍在北部攻擊的力量，而是革命的農民羣衆襲擊的功勞。無政府主義團體與馬哈諾軍隊，極力與反革命的旦尼金，藍格爾作戰。

烏拉爾與西伯利亞等處，無政府主義者因抗拒反革命，曾喪失了數千戰士。他們的功績常較正式的紅軍爲有力，到處攻擊反動潮流，宣傳社會革命。

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極力向勞動羣衆宣傳社會革命，現略舉其重大的宣傳團體，如左：

(一)無政府工團聯合會的宣傳機關是『勞動之聲』，專向勞動階級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最初自一九一七年夏天至一九一八年秋天設總部於彼得格勒，一九一八年又於莫斯科設立分部，出版勞動之聲報章。在彼得格勒時已組織極大的出版所，發行許多無政府主義書籍。布黨政府非常嫉視他們的行動，常橫加種種壓力。聯合會恐遭解散的緣故，不得不變更傾向。一部分會員憤而退出，與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發行勞動者的自由聲報(La Libereca Vocobe Laboro) 但不久便被政府封禁。後又組織俄國無政府工團聯盟執行委員會，預備於一九一八年召集大會，結果也被布黨破壞了。執行委員會的思想是反對布黨政府，同時也承認政治的過渡時期，傾向於政府的組織。現在該團體雖常受種種檢查，但還得脫離政潮，印刷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出版物。

(二)莫斯科無政府同盟，是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九年時極大的團體，曾在莫斯科與各地宣傳主義。聯合很多無政府主義者，組織印刷所，發行無政府日報。他們站在無政府共產主

義地位上，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專政。一九一八年四月，該團為勞農政府解散，一部團員組織無政府工團與無政府共產聯合會，發行勞動與自由雜誌，不久即為布黨封禁，此後又組織莫斯科無政府會。一九二〇年年底組織無政府大同主義團，發行大同雜誌，努力在勞動羣衆中宣傳主義，與各地工人極有聯絡。他對於政府的態度，雖是溫和謹慎，但仍不免一九二一年的解散。

（三）烏克蘭無政府同盟警鐘團，是極大的無政府主義團體，一九一八年成立後，即聯合全烏克蘭無政府主義者，並聯絡白俄羅斯各團體，盡了很大的革命責任。他們極力反對布爾雪維克，提倡社會革命。並否認過渡時期，要求無强權的社會組織，所以他們不久便遭共產黨的壓迫。但在烏克蘭的情狀中，他們還有反抗的能力。該團曾努力鼓吹無政府主義，在各地發行機關報警鐘與其他各種小冊子。努力統一全俄無政府主義運動，擬召集全俄無政府大會，集合各無政府派有力份子。但因政治的情形，妨礙了大會的進行。該同盟在革命的南俄，聯合勞農革命軍的指導人物馬哈諾派，反抗一切反革命運動，如抵禦斯谷洛耙次基（Skoropa-

，dskij)班脫涓爾(Perljor)且尼金(Denikin)與格里谷萊夫(Grigoriev)等，曾喪失許多同志。

一九二〇年年底，布爾雪維克犧牲大批無政府主義的戰士。

（四）全俄青年無政府同盟發生於一九一八年，設總書記部於莫斯科。努力於青年中宣傳無政府主義，發行生命與創造月刊，預備聯合全俄青年無政府主義者。一九一九年被布黨解散。該團與烏克蘭青年無政府主義的警鐘團，有極嚴密的關係，出版雜誌與各種宣傳的小冊子，曾積極與烏克蘭的革命奮鬥，喪失不少社員。

（五）曙光團，一九一八年發現於莫斯科。傾向於無政府合作主義。經過許多困難，才發行曙光雜誌，於合作運動中有極大的影響。卒為蘇維埃政府所封禁。

（六）全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同盟，發生於一九一八年年底，設書記部於莫斯科。與全俄各地無政府團體均有聯絡。書記部對蘇維埃政府，並不十分反對，故仍得公開的存在。各地團員宣傳時也頗審慎，但常受布黨的壓迫。

烏克蘭農民與工人革命運動的馬哈諾派曾特別努力於社會革命。他們並不是純粹的

無政府主義組織，而是烏克蘭勞動羣衆的社會運動。他們熱烈擁護社會革命，高舉着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要求社會的與經濟的工農自治。他們於烏克蘭革命中，盡了重大的歷史使命。他們的信徒曾努力與一切反革命抗爭，於烏克蘭勞動羣衆中有極大的影響。

這兒所敍述的，不過是較爲偉大的與中俄的情形，但我們應該知道，就是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全俄各地有許多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均與上述團體有思想或團體的關係。各派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則與手段，雖各有不同的地方，但他們仍有共同的目的，就是在社會革命中，努力向勞動羣衆宣傳無强權主義。

蘇維埃政府取締無政府主義者，最初開始於一九一八年，現略述其過去歷史與革命的關係。

無政府主義在民衆間的成功，漸使才得政權的布爾雪維克震恐了。但他們深覺自己的主人地位還沒鞏固，尙不敢迫害革命，壓迫勞動羣衆。勃萊斯脫條約締結後，他們立刻襲擊無

政府主義者。

勃萊斯脫里托夫斯基和約進行的時候，布黨政府就說因革命的危險與必要的『休息』(?)，須組織革命軍隊等。當時勞動羣衆反對與德國帝國主義者妥協，要求繼續革命的反抗，以便完成革命的目的。但布爾雪維克願與德帝國主義者妥協，壓迫勞動羣衆革命怒潮，勃萊斯脫和約締結後，布黨迫害無產階級的奔放精神，使其服從政府的命令，變成被動的民衆。此後他們漸施行恐嚇政策，實行政黨的獨裁政治。

無政府主義者仍擁護社會革命，反對勃萊斯脫和約。布爾雪維克知道勞動羣衆已處於被動的狀態，就利用一部分軍隊，開始攻擊無政府主義者。

同時布黨的報章也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捏造他們種種罪名。並在工廠與軍隊中舉行誣謗的宣傳。四月十二日夜間，布黨利用武力，在無意識與誣謗之下，破壞莫斯科無政府團體，特別是莫斯科無政府同盟。莫斯科事件實爲解散各地無政府團的嚆矢。托洛斯基在二星期中，親自在軍隊中，反對『無政府暴徒』(?)，並謂：『現在蘇維埃政府要用鐵箒把無政府主義

捕出俄國」。

蘇維埃政府雖壓迫無政府主義者，但尚未認無政府主義者違法。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也未完全禁止。有些地方還能鼓吹無政府主義。

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工人與農民間開始反對布黨的恐怖政策，當局對於民衆的要求，却用殘忍手段來答覆他們。無政府主義者是被壓迫與奮鬥民衆的精神與軀殼。他們與勞動者共同要求工人直接管理產業，並容認農民自由分配土地。他們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反革命政策，要求恢復十一月革命。

自一九一八年屠殺無政府主義者後，布黨繼續在全俄各地拘捕無政府主義者，封禁集會場所。

一九一八年末期，各省許多無政府團體被解散，有力團體受當局嚴重壓迫，幾完全停止活動。

一九一九年繼續迫害白俄羅斯黨人，並極力壓制烏克蘭同志。解散各地各鄉無政府團

體，拘捕團員，封禁刊物等。

同年夏天，托洛斯基發佈著名的一八二四號命令，認馬哈諾派是違法的暴徒。拘捕馬哈諾派，鎗殺無政府主義者。

這兒我應該補敍一句，就是他們於解散無政府團體時，常用極野蠻的壓迫手段，欠夾斯脫與紅軍焚毀書籍，屠殺黨人，破壞建築物等。

除了繼續不斷的恐怖政策外，蘇維埃政府還舉行類似一九一八年的大屠殺。一九二〇年夏天，解散烏克蘭各地的警鐘團。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蘇維埃政府與馬哈諾將訂和約前不久，布爾雪維克在哈爾郭夫，拘捕赴無政府大會代表，重新攻擊無政府主義者；拘捕十四十六歲的青年，並囚禁親族妻子，作爲暴徒們（？）的典質。

同年蘇維埃政府與藍格爾將軍作戰，布黨即與馬哈諾締結條約，規定釋放全俄各地與西伯利亞二十萬革命戰士。馬哈諾派助紅軍戰敗藍格爾後，布黨又突然改變政策，壓迫無政

府主義者。在攻擊無政府團體前數日，藍格爾的失敗已非常明顯。莫斯科總電報局發電各地分站，除唯爾郭夫(Ularkov)與克留姆 (Krjom)兩處禁止電機傳達該項電報。有一個同情於無政府的司機人，未服從該項命令，竊得下列電報：『調查烏克蘭無政府主義者人數，特別注意馬哈諾的區域列奪』。數日後，又發出第二次電報：『應從速誣謗無政府主義者，揑造犯罪性質之材料，以便作爲審判之證據。材料與命令嚴守秘密。傳達本令於各處。』數日後又直揵下第三電：『拘捕全體無政府者，審判其罪狀。』有一同志得到這個消息後，即往哈爾郭夫報告，但爲時已晚，蘇維埃政府已破壞無政府主義團體，拘捕大批革命黨人。

一九二一年三月，克朗斯達脫暴動，蘇維埃政府又大捕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者。

一切的民衆運動，如工人罷工，農民暴動，水兵與紅軍的不穩，每影響到無政府主義者的命運。最後數年，常有信仰無政府主義或僅明了無政府的意義，因爲宣傳的關係，致被契卡斯脫拘禁。

一九一九與一九二一年破壞青年無政府主義團體，禁止一般青年接近無政府主義。

一九二一年冬天，莫斯科無政府大同團被解散。

一九二二年秋天，全俄各處大捕無政府主義者。

上邊的記載，並不能完全寫出布爾雪維克的殘忍。最後數年，蘇維埃政府不獨慘殺無政府主義者，並壓迫一切革命運動。革命黨人均被拘禁或鎗殺。

在這種狀況之下，無政府主義者已沒活動的可能，一九一九年即禁止無政府主義者集會，連公家的演講也認爲違法行爲了。

布爾雪維克的威嚇政策，常引起個人的反抗行爲。一九一九年莫斯科鐵道工人與著名無政府者郭伐來維豈（K.Kovalevich）與同志數人，擲炸彈於莫斯科里昂基夫巷的共產黨要人會議。這次事件是蘇維埃政府取締自由的結果，與其他無政府主義毫無關係。但這種反抗聲並未邀得布爾雪維克的諒解，反厲行恐怖政策。

假若現在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實行秘密活動，預備反抗政府的恐怖政策，我們不得不認爲合理的擧動。因在沒有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國家，實在祇有傾向於這種奮鬭的方法。

布爾雪維克虐待敵黨的醜跡，現已暴露於世人的面前了。但他們還要想減輕自己的罪惡，稱一般革命黨人是暴徒亂黨，布爾雪維克曾答覆國外革命團體的責問道：『我們從沒取締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我們祇取締僞稱無政府主義的暴徒與罪犯。』

蘇維埃陷害革命黨人，捏造無政府主義者種種罪名，闕爾喃伊 (Lirn Ghernicj)與巴倫 (Fanja, Baron)就是其中的一件。他們曾受俄皇時代監獄與放逐的試煉，並且耐過外國的迫害與痛苦。巴倫曾盡力於烏克蘭的革命運動，自略場斯加耶監獄逃出後不久，即爲布爾雪維克所拘捕。他與闕爾喃伊同爲民衆的演講者，對於無政府主義有清晰的解說。蘇維埃政府畏懼勞動羣衆受他們深刻的影響，遂陷害他們有僞造紙幣的罪名，藉以虐殺這兩位無政府主義的健將。布爾雪維克沒有殺死闕爾喃伊的勇氣，在處刑者的名單中，寫的是陶鏑的尼諾夫。這個是他的本名，但在他最好的親友中，也有不知道他這個本名的。

一九二一年夏天，各國赴紅色職工國際代表中，有無政府主義者在內，請求蘇維埃政府釋放答剛斯加耶(Taganskaja)獄中絕食的同志，托洛斯基回答道：『他們是暴徒。』但結果布黨不得不實行部分的讓步，驅逐絕食無政府主義者於國外。

現在我們已知道布爾雪維克的惡名，一般表同情於革命的人們，應努力反對這種恐怖政策。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革命黨人，應聯合革命的戰線，反抗蘇維埃政府的反動趨勢。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赤色的帝國主義

RUGA IMPERIALISMO

黑人

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歐洲人民在這次惡鬪中，犧牲了二千萬生命。但這種殘忍與悲慘的結果，決不能使一般野心家拋棄他們的血腥政策。

歐戰發生的重要原因，並非由於威廉第二的野心，實在是帝國主義間的必然衝突。所以

協約國方面的勝利，不但沒有減少被壓迫民族的痛苦，反加甚殖民地的剝削程度。

大戰停止後，全世界弱小民族才明了獨立運動須由殖民地民衆的努力。如一九一九年時，高麗的獨立運動，連小學校的學生，都參加遊行。最近印度的不合作運動，也漸使英國政府驚恐。中國在名義上雖是個獨立國家，但實際上已是世界帝國主義者的半殖民地，所以人民都傾向於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但一般新政客想從中利用，他們告訴我們說：蘇俄是弱小民族的友伴。不過我們能否信仰赤色迷徒的欺騙，我們研究蘇俄的實際狀況，深信蘇俄政府還離不了帝國主義的色彩。

布爾雪維克與孟雪維克是一樣的。他們是妥協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過布爾雪維克在俄國的特殊狀況中，想以革命口號，邀得民衆的同情，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前，大唱民族解放。後來布爾雪維克推倒妥協的政府，另建設『革命』(?)的政府，這時他爲維持政權，擴大本黨的地盤起見，不惜破壞民族獨立的原則。布哈林在共產黨計劃中說：『各民族有獨立的權利，但須組織蘇維埃政府。不然，我們爲該民族的勞動者起見，雖用武力亦所勿惜。』(錄原文的大意。)

其實所謂蘇維埃政府，就是布爾雪維克的獨裁政治，所以烏克蘭的革命民衆，再三想運動獨立，但終爲赤軍用武力壓服了。

布爾雪維克於防禦戰爭終止後，就積極籌畫侵畧弱小民族。一九二〇年夏天，紅軍進寇華沙。不幸因進擊太速，中途缺乏糧食，遂致功敗垂成。這時正値第三國際開第二次大會，列甯與各國代表指着波蘭地圖，深喜紅軍攻入華沙，忽然得到失敗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失望。同年九月，布黨因燃料不足，遂令紅軍佔據巴庫。次年二月又侵略格魯靜，所以實際上，俄皇政府統治下的弱小民族，除波蘭愛沙尼亞，拉多維亞等用武力脫離外，其餘的被壓迫民族，仍受布爾雪維克的剝削。

俄國十月革命後，一時布爾雪維克主義，頗得歐洲無產階級的同情，所以德國革命與意國革命，先後接踵而起。但不久，歐洲工人明了布黨的目的，並不在社會革命，而在奪取政權，因此勞農政府也不得不改變方針，想向東亞方面伸張勢力。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庫開東方民族會議，注意於近東中東兩方面，特別想侵略阿富汗。一九二一年冬天，第三國際又召集遠東

民族會議，目的並不是宣傳共產主義，而在擴張蘇俄的勢力範圍。當時對中國共產黨最要的決議，就是勒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設法援助蘇俄的侵略政策。

現在我們再研究布黨的行動，看他究有無放棄侵略主義的誠意？本年四月三十日，莫斯科日知報上披露蘇維埃政府的命令，謂降生於一九〇二年底青年，均有當兵底義務。從這一點看來，布黨革命並未改變俄皇時代底狀況；凡達到二十歲底青年須拋棄家庭與職業等去過無聊的兵營生活。一般青年不能於此青春時期，學習有益於人類底職業，反去鍛鍊殺人底習慣，使他慢慢的變成指揮官底忠僕。

莫斯科日知報說，這經常的軍力是保護『社會主義祖國』(一)底必要條件，預備用『武力抗禦蘇維埃勞農政權敵人底襲擊』。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布爾雪維克維持自己底政權，須用六十萬紅軍。

當蘇俄革命羣衆與反革命奮鬥時，紅軍雖也盡担當的責任。那時民衆對於革命的努力，常將反革命運動打倒。特別在烏克蘭，西伯利亞與其他俄國邊境，紅軍的力量，也是非常可悲

的。

現在反革命運動已被革命的民衆打倒，蘇俄政府也與資本主義國家妥協，爲甚托洛斯基還須維持六十萬紅軍呢？難道他們還預備新的戰爭嗎？其實歐洲各國因這次大戰的經驗，暫時有厭戰的表示。但這飢寒的俄羅斯，反懷有侵略的野心。

法蘭西侵領魯爾的結果，不但沒達到目的，反使本國受很大的損失。所以布黨組織常備軍，預防資本主義國家的襲擊，是毫無根據的。並且蘇俄政府現正與各國妥協，所以無須經過什麼戰爭，布爾雪維克就願讓出租借地。

蘇俄現有的紅軍，已越過俄皇時代的數目。這無非表示他們違反自己的宣言，仍繼續俄的帝國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布黨想侵略近傍的弱小民族，擴充蘇俄的領土。

布爾雪維克政府承嗣俄皇的傳統政策，壓迫前俄的弱小民族。假定一旦武力充足時，他們就將掠取中國，土耳其，印度與阿富汗等處。現在與從前不同的地方，就在名義與口號上的不同。俄皇侵略他國的時候，無非爲『保護基督敎人民脫離土耳其的壓迫』，或爲維持文化

起見，所以不得不侵略弱小民族。現在布爾雪維克自有新的口號，適應現在的新時代，例如他們說，戰爭的目的，『就在保護勞動階級完成社會主義』。

無論布爾雪維克改變什麽色彩，仍脫不了帝國主義的臭味。

這六十萬紅軍需要少數自命爲勞農政權的共產黨人利用大批偵探，欠夾斯脫與警察等，藉以維持他們底政權。他也與俄皇資本家一樣，需要監獄，鎗殺等壓迫民衆的革命運動。

其次，我們再談談蘇俄徵兵制度。步兵，騎兵，砲兵與輜重兵的期限是二年，航空隊的服務期共爲三年，海軍的期限是四年，其餘與俄皇時代相同。因家庭關係而享特權者得在家經營其他事業，但普通兵士不足時，得招徵特權者服務。

新的徵兵制度，無非集合舊時的辦法。其中增添的地方，也沒顧及勞動階級的利益，例如新章的第九項：

『凡被編入地方隊者，有免費受軍事教育的權利。這些地方隊中的紅軍軍士，在經過四年中受軍事教育，每次自三星期至五星期，共計有五個月之久，其餘的時間得經營事業，或在

工廠中工作。』（譯錄原文大意）

這一項確是很好的。但爲甚張三須在戰地服務四年，而李四則因得共產黨領袖的恩賜，編入地方隊伍去名義上雖也須服務四年，但實際上僅須服務五個月。

能享這種特權的人，當然不是工人與農民，而是少年共產黨人，他們當然不能禁錮於兵營裏四年。這種優厚的待遇，比俄皇政府還好些。因俄皇時代對於中學畢業生與大學畢學生，僅減少一年的服務期。

布爾雪維克政府不但隆遇少年共產黨人，並優待奈潑曼（卽新經濟政策後的暴發者）。蘇維埃法律中說：

『凡利用雇傭勞動，吸收利潤的商人，不得爲紅軍中的戰士，僅可從事於服務部。他們不得攜帶槍械，但須清掃營房。他們的期限共爲兩年。此後編入預備隊，如發生戰爭時，他們須服務於戰地。凡被編入服務部的人，因身體不好或人數太多的時候，未實行於軍隊中服務，須繳納特別的軍事稅。此外被編入地方隊服務者，亦與之相同。』（譯錄原文大意）

從這項條文中，我們可以知道蘇維埃政府，並不虐待奈潑曼。他們僅須服務兩年，但同時無產階級却須受四年的監禁。布爾雪維克說，他們不能信仰資產階級，所以奈潑曼沒有保護社會主義祖國的權利。其實這種法律，正是奈潑曼所深願的。我想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願編入這樣的隊伍。他們於戰爭時，站在戰地的後邊，任無產階級去送死。

因此，蘇維埃法律對於資產階級是很有利的，他們於兩年的服務期限中，還可以用軍事稅來代替。

這兒我應補述一句，就是這種法律，並沒眞實施行。但共產黨人很可利用這種條文，得到種種的賄賂。不過這勞苦的工農，却須爲社會主義祖國(？)流血。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現在底蘇維埃俄羅斯，並不是社會主義底國家，所以也脫不了帝國主義底政策。我們被壓迫人民，不但不應與之妥協，並宜努力反抗他們底侵略主義。

欠夾—布爾雪維克的利刀

芾甘

（一）

一八四九年俄國陀司托夫斯基（Feoder Dostoyevsky）（即「罪與罰」的著作者）在他的監獄的牆壁上，寫了一篇可怖的故事，叫做『牧師與魔鬼』。中有幾句是：

『……「來，我將示你一更慘酷的地獄——這是最慘酷的。」

「他引着他到一監獄中之地窟裏面，穢氣薰天，囚人滿地，形容憔悴，軟弱無力，蟲蝨橫行，食人肌血。

「脫去你的綢衣，加上鐐鎖，臥在冷酷污濕的地面上，——而且還要對那些囚犯說，還有其他地獄正等候他們哩！」魔鬼對牧師說。

「不，不能呀！」牧師答道。「我不能想到還有比這樣可怕的地獄了。請求你讓我離開這裏罷！」……』

這是七十年前寫在黑暗的俄羅斯的一個最可怖的監獄的牆壁上的。現在已過了七十

年，黑暗的俄羅斯已變成了革命的紅俄羅斯了。然而一個自「欠夾」（即全俄非常委員會）的監獄出來的囚犯司特美（M. Steinen），在伊的一篇論文裏却又寫着下面的話：

「欠夾的監獄並不是娛樂的天堂，布黨應該使全世界知道的。或者讀者也可想像你自己被鎖在一個狹小的箱子裏，只有一個像酒杯大的小洞，讓外面的空氣進來；但是仍然沒有空氣進來，因爲外面的行廊，也是不便通空氣的。在這個小箱子內，日夜都燃着半明半暗的煤油燈，使人的雙目感覺極利害的痛苦。這裏只有一個預備躺臥的木凳；但是你躺臥下去休息的時候，便有千萬成羣的臭蟲，蝨蚤，及其他的小蟲爬上你的身體，吸吮你的鮮血，使你覺得生活的難堪。讀者若能想像到這個監獄室內的黑暗，沈重，惡臭的空氣，和異常的靜寂，只有聽得獄吏的粗暴聲和嘲笑的這些情景，你便可知道「欠夾」監獄室的情景了。」（見 The Communist as Jailers）

讀了這幾句描寫監獄的話，很使我感着極大的痛苦。布爾雪維克握了政權後，不把這個人間的地獄除去，反使他繼續着；且更加了許多的監獄來囚禁其他的革命黨。布黨的革命不

過奪取政權的革命罷了無怪乎俄國人民常說：『這個改革有什麼用處呢？所有治理者都是一樣——總是窮人更苦』。（註）

讀了司特美的論文，我們總可想像到布黨的殘暴了。他們說監禁的是反抗他們的白黨——反革命黨；然而實在他們監禁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各派的社會主義者。這些革命的戰士因爲不贊成冒牌的無產階級專政，便被布黨拘捕，放在人世的地獄——「欠夾」的監牢裏。他們甚至殺戮，放逐這些革命的戰士。布黨專政下的俄羅斯已成了屠殺革命黨的刑場，執政的共產黨便是行刑的劊子手。我們看陀司託夫斯基的故事內的魔鬼，對於這在人間地獄內的囚人尙充滿了憐憫的心情，而共產黨居然以爲這是必要的東西，（見後）於此可見他們的殘酷更有甚於惡魔。世界上最殘酷的劊子手除布黨而外，恐怕不能再尋到了。

布黨是俄羅斯的劊子手，「欠夾」便是他們的利刀。所以「欠夾」成立後，俄羅斯革命黨的命運便被他決定了。

（二）

「欠夾」(Cheka或Jcheka) 究竟是什麽呢?

「欠夾」又叫做全俄非常委會。布黨握得政權不久便組織這個東西，來壓制他們所謂的「反革命黨」（其實是反布爾雪維克黨）。起初「欠夾」是受着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的委員指揮的。後來他却漸漸成了一個最有力的組織，他眞可算俄國的「太上政府」。全俄都是他的勢力範圍，甚至最遠的鄉村裏也有一羣「欠夾」

在布黨的那個大的中央集權的機械中的每一部都有所謂非常委員，這些委員握着干涉全俄人民生死的大權。他們所造成的地獄眞正需要像陀司託夫斯基那樣精美的文筆來描寫。

「欠夾」的首領德仁司基(Dzerzhinsky) 又是可靠的共產黨。他曾公開的演說道：「我們是構造恐怖的代表：……我們要使蘇維埃政府的敵人恐怖。我們有權力來實行侵掠沒收貨物和資本，我們可逮捕和審訊那些我們所認爲有罪的人，我們可判他們的死刑。」

換一句話來說「欠夾」是偵探，警察，審判官，獄吏和劊子手。這些都是他一個，他是最高的

權力，沒有人敢反抗的，也沒有人能從他的手內逃出來的。他的工作時間總是在夜裏忽然街上燈光大明，極速的汽車聲亂吼，這時俄羅斯人民便知道『欠夾』又在作工了。

『今夜不知誰人又要被他打在網裏？誰人的輪值又來了？』可憐俄羅斯的人民，他們晚間何曾安穩地睡過！

『欠夾』是組織來壓制反革命黨的，但是他所造成的陰謀比他所發覺的還要多些。他把全俄羅斯佈滿了恐怖的空氣。只要有一個人被他認爲是反革命黨，他便不惜以種種殘酷卑劣的手段對付他，被害者的苦痛，他們毫不憐憫。

依共產黨的紀律說來，每個共產黨都應隨時預備着在『欠夾』中服務。然而大多數的『欠夾』都是俄皇時代的偵探，所以他們慣用殘暴的方法。

在西方常常聽見說及俄羅斯的人民法庭，說這是勞働者和農民管理的法庭。其實這不過是布黨的謠言。在『欠夾』統治的國家裏，實沒有這樣的法庭，『欠夾』的訴訟是秘密的。他並不審訊，即使有時審訊，也不過演了一幕慘劇罷了。公道一個名詞，在『欠夾』的腦筋中是早已

消滅了的。

罪人犯罪的證據，『欠夾』早已造好，他們不能辯護的，他們連證人也沒有。當他們被人領出『欠夾』的法庭時，他們甚至不知自己究竟有罪無罪，或是釋放或是定罪。過了幾天，某一個夜裏，他們被叫了出去——但從此便不回來了。第二天早晨『欠夾』便去取他們的東西，於是其餘的囚犯才知道他們之中昨夜又有幾個無罪的人們被謀殺了。

那些不幸的人的親戚和友人怎樣呢？他們只有排成行列的站在那『欠夾』駐在所魯比安加街（Lyubianka）焦急的等候着他們在獄內的親戚和友人的消息。等了數日，甚至等了數星期，到後來才有人告訴他們說，那個人已經在某夜被鎗斃了。大多數的情形都是『罪犯』已鎗斃了許久，而他的親戚和友人還在魯比安加街上徘徊着，打聽他的消息，盼望『欠夾』把他釋放出來。這種情形實在慘不忍言，使那些哀悼者添了許多悲哀。然而那些手無寸鐵的人民處在這種情形之中，只有跑回家痛哭罷了。他們又怎能抵抗殘暴的『欠夾』呢？

布黨偵探與俄皇時代的偵探一樣，做事很秘密的。然而有時異事總要顯露出來。『欠夾』

自己把他所用慘刑待罪犯的事說了出來。在『欠夾』的機關報第三號週刊裏有一篇論文論施用慘刑的必要，說：

『說及蘇維埃俄羅斯的敵人，這必要用慘刑使他們承認他們的罪，然後再送他們到別一個世界去。』

他自己已招認了，這種慘刑果然是必要麼？如果這是應該的；那末俄皇壓迫革命黨人與這個有何分別呢？

一九一九年的夏天談甘徹夫教授(Prof. Jagantseff)的圖謀事件在彼得格勒被發現了。對於這些『革命黨』，『欠夾』也施用慘刑。這是一個共產黨告訴高德曼女士的，他也被『欠夾』逮捕了，他親見『欠夾』用殘暴的刑罰待遇這些政治犯。

在一羣被拘捕的反革命黨中居然有一個共產黨，這豈不是奇怪的事麼？其實很簡單的。因爲『欠夾』把他的網撒開了的時候，自然無罪的人也要入網中的；其實大半都是無罪者。我們且想想看，怎麼六十八個人的陰謀，全城都不知道呢？然而因爲談甘徹夫的事件，那年夏天

有六十八個人被鎗殺了，許多無罪的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子都死在『欠夾』的地窟中。

人民不斷的要求布黨政府廢止這可怖的組織的權力。一九二〇年布黨曾假意廢止這個組織，但不久却又恢復了，因爲布黨說廢止『欠夾』後，罪案便堆積如山，陰謀事件也不斷的發展，因此不得不恢復這種組織。其實這都是假話。自然『欠夾』是布黨國家必要的東西，因爲有了他，布黨才可以無畏的實行一黨的專政。因此布黨曾獻了許多頌詞與『欠夾』首領德仁司基，並且印在(Pravda)報上。

齊諾維夫(Ziuovief 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委員長)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某一次會議中，稱德仁司基爲『獻身於革命的聖哲』。在黑暗時代的歷史上確充滿了這類的『聖哲』。歷史上這類的聖哲，已使我們夠怕了。不料俄羅斯現在居然有這個聖哲！祝福罷，祝福你聖哲早入天堂罷。俄羅斯人民已受盡痛苦了！

記得在一九一七年臨時政府主張恢復對於逃兵的死刑，那時布黨極端反對這種殘酷刑罰。他們指出來死刑是如何的野蠻，如何使人類墮落到極點。在十月革命後，在全俄蘇維埃

第二次會議中布黨和其他革命黨都贊成廢止死刑。但是布黨握了政權後到現在，死刑已成爲『欠夾』所愛用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共產黨的聖哲所督率去做的，並經共產黨國家所贊許的。

我們被『革命的叛徒』列甯所欺騙了。他賣了世界無產階級，他賣了革命。他創造了一個汚辱革命的東西，他創造了一把殺戮革命的利刀——這便是『欠夾』。

布黨報紙說『欠夾』現已被解散，他的權力已交與內務總長。但『欠夾』的首領德仁司基現是內務總長，這不過是表面上的變換而已。實則俄羅斯內現仍充滿了這個東西。

俄羅斯的革命死了。殺死他的，便是共產黨聖哲所率領的『欠夾』。

(註)見高德曼『摧殘革命的暴力』

本篇第二節係根据高德曼的Chcka而作。

劊子手似的共產黨

誠言譯

司得美爾(Mollie Steimer)

任何政府，任何名稱的政府——便是那最有良心的——都是他的平民的仇敵，因為政府的本質是如此。這句話是無政府主義者所常說的。俄國的多數黨政府已經證明了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已變成壓制無產階級的一黨專政了。)

藉助於最理想的最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的幫助而得勢，並與一切革命者合作的共產黨，現在已變成最反動的，最殘忍的，最橫暴專制的治人者了。他們現在除去保持勢位以外，什麼都不顧了。(一切治人者，都是如此。曹大總統不肯離新華門，孫大總統不肯棄他的帥府，與多數黨的頭領們不肯棄克倫姆林(Kremlin)宮，是一樣的心理。)使他們得到民衆扶助的口號，現在都變成『廢物』了；在革命時與共產黨共事的人，後來不能仰承他們的意旨，又不能幫助他們用那詭譎狡詐的手段，他們竟以反革命黨，土匪等名詞，誣陷這類人。(俄國的多數黨，對於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左派等，輒加以土匪及反革命黨罪名。反革命黨的本意，原是指反對社會革命的人；而在多數黨口中用起來，是專指那許多不肯卑賤不

靑奴顏婢膝奉事執政者的人。克魯泡特金，巴枯甯，大杉榮，師復等倘現在在俄國，都將被認爲「反革命黨」，而那個恢復資本主義，與英法日本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來往，並與中國曹琨政府互派大使的多數黨，都是「革命的」！所以他們現在告訴全世界說，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有「理想」的革命者，都不曾受過監禁；受監禁的，祗是「土匪」。多數黨用了這種卑鄙下賤的謊話及齷齪不堪的手段，便把他們反對社會革命，反對革命者的罪惡，掩飾過去了。但他們「以「革命」的名義」監禁那抱有理想的人，又「以「革命」的名義」在他們的牢裏將這些抱有理想的人殺死；與法國革命中的丹同(Danton)(註一)及其他抱有理想的人一樣，被誣，被辱，最後被人「以「共和」的名義」殺害。

今天的俄國，簡直是一個大監獄了。無論何人，祇要是有一點不合共產黨意旨的，都被偵視，都視爲「政府的敵人，」在一個特設警察機關裏登記。不得檢閱官(Censor)的許可，誰也不能接受一本書，一張報，甚至一封平常的家信。這個制度，他使平民絕對不知道一切有害多數黨權利的新聞，比俄皇尼古拉第二時代有名的黑院(BlackCabinet)組織得還更週密，而

且也更嚴苛。

那莫斯科(Moscow)，彼得格勒(Petrograd)卡爾郭夫(Karkov)，娥台撒(Odessa)塔西堪(Jashkent)凡羅格達(Vologda)阿爾張該斯克(Archangelsk)及西伯利亞的監獄與集中屯營裏，都擠滿了不肯贊同多數黨暴政的革命者。多數黨的禁卒們，所用的慘無人道的待遇，只能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便是使這些革命者的肉體及精神都消磨損壞到極點，使他們但求速死。

隨便舉一個例：

無政府主義者馬利亞，郭爾雄諾瓦(Maria Korshunova)在彼得格勒被捕後，忽而拖到這個監獄，不知有多少次。直至一九二二年歲末，才得十年單獨禁錮的判决，把她由彼得格勒拖到莫斯科，將在那裏執行她的判决。但她到莫斯科還不到一個月，他們把她又拖到西伯利亞的祺里阿板斯克(Jehelisbensk)。我們這個年輕的同志想在這個地方總可以休息幾天了吧。但是她底禁卒已决定不使她安定，她一收到她底母親的第一封信時，他們又把她拖

別的地方去了。這一次是到費阿特卡(Viatka)，這是一個俄國最壞的監獄，以『他的齷齪，他的寒冷，他的飢餓的慘象』著名。最壞不過的，他又以『男禁卒——多數黨名之曰「同志」—對於在他們掌握中的軟弱無助的犧牲者(女人犯)的奸淫的行爲』而著名。(俄國的監獄裏，女犯所受的苦，並不比男犯少，奸淫的事，也不是什麼希罕的事。)從馬利亞郭爾雄諾瓦撒到這個「慘酷地」以後，便沒有人接過她的一封信，關於她的生死存亡，外間也一點消息都得不着。

在彼得格勒的工人裏面，這位同志(馬利亞郭爾雄諾瓦)是一個著名的大理想家，極誠懇，富有革命的及獨立的精神的革命者。她常與蘇菲亞潑羅夫斯卡雅 (Sofia Perovskaya)(註二)並稱。

這些多數黨的僞君子們，一面爲已死的犧牲者立銅像，以求博得敬仰這些犧牲者的民衆之扶助；而俄羅斯活着的革命者，卻慢慢地一個一個都死在他們手裏！

再舉一個別的例。

兩年以前，瑪麗雅，費格爾（Maria Veger），一個老無政府主義者，以教員為職業的。在她家裏搜出些在歐美出版的書，其中有自由（Freedom）（倫敦出版的）及幾份舊的Arbeiter Freund，和Freie arbeiter Stimme（紐約出版的）並幾本關於無政府主義者的書，於是便把她捉去了。在莫斯科監獄監了許多月以後，（在獄時患壞血病）她最後得了流逐阿爾張該耳斯克（俄國北部極寒冷的地方）二年的罪。給她的公文上寫着：『因為反革命，充軍於阿爾張該耳斯克二年。』

在阿爾張該耳斯克，費格爾受苦受難，達於極點。她本已患了壞血病，到了這個地方，又患了瘴氣病，（在那個低濕的地方，患這個病的很多。）後來恰有一個機會，她便逃回彼得格勒。但是，她那裏能夠久享這自由的空氣！一九二三年七月裏，彼得格勒有四十一個無政府黨被捕，費格爾便在其中。共產黨的走狗們，待她格外的慘酷。我們（寫這篇文字的人也在被捕之列。）在送往別的監獄之前，在「欠夾」（現在是 G. P. U. 一種特設的警察機關）的本部只監了四天；而她却在那裏監禁着幾有兩星期之久。

多數黨，或多數黨的走狗們，要全世界都相信「欠夾」的監獄簡直是安息的天國，這句話全是假的。讀這篇文字的人啊！請你們設身處地，想一想便是你自己被鎖在一個嚴閉的箱子似的小屋裏，只有一個與酒杯一樣大的小洞，說是讓空氣進去的，但一點空氣也進不去，因為洞外的走廊也一樣的不能流通空氣。一盞鬼火似的燈，在這個嚴閉的箱子裏，日夜地燃着，使眼睛痛得非常利害。裏面除去一個可以躺臥的長凳外，什麽都沒有。但是當你臥下去休息的時候，成千成萬的虱，臭虫以及別的虫類都來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使你覺得生活難堪，但求速死。讀者啊！倘你能夠想像得出一個監獄裏的那樣慘淡昏暗的，空氣閉塞的，臭氣薰人的小屋；在裏面終日只有『同志』（禁卒）的嘲笑或虐待來破一破寂寞。讀者啊！假若你知道這個情形，那你便能知道一點「欠夾」的監禁情形了。

他們將費格爾投入這樣監獄的時候，他們也知道弱小的她一定受不住，但他們故意地使她受苦。天天把她叫到辦公處裏去迫她說出她的同志們的消息，並許賜恩將她送往別的監獄，裏面的生活不像那樣的悽慘的。到後來，他們知道她甯願死不願說出同志們的消息來，

於是把她送到別的更殘酷的獄裏，隔離得非常嚴密，待遇得非常慘酷。

就是我（本篇著者）所受的待遇，也是不能忍的！我受着獄卒們和其他官吏的嘲笑責罵，許多獄中應享的權利也都被剝奪了。有一次因爲我在窗內看見費格爾，和她說了幾句話，被禁卒看見了；從此我屋內那個窗洞便閉着了，終日只處在黑暗之中。獄中的苦處實在令人難堪，我們迫得無可如何，遂決定同盟絕食。絕食後的第七天，經獄中醫生驗過，說我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非强迫進食不可；於是一個「欠夾」的首領來了，他答應允許我們的要求。但在他允許我們的要求以前，他叫一個囚犯來勸我進食。這個囚犯是我的同志，他告訴這個首領說他不能勸我。這個首領便說：『那末，她總得要被强迫進食的。她想我們會像美國警察那樣的文明嗎？』這個首領以爲野蠻的美國警察與他及他的「同志們」（即欠夾）比較起來總要算是溫善的人物了。（其實據高德曼女士說來，美國警察已橫暴不堪了，並且現在美國監獄的內容與一八四九年陀斯託夫斯基在俄國最黑暗的監獄的牆上寫的故事『牧師與魔鬼』（The Priest and the Devil）內所寫描的情形完全相同。而共產黨的「欠夾」居然還比美國

察要橫蠻殘暴，大概他們已自命爲惡鬼了：祝福你這摧殘革命，殺戮貧民的共產黨的「欠夾」——惡鬼！）

費格爾在監獄內身體一天比一天的衰弱下去，醫生說她仍然再過那樣的監獄生活，他也無法將她的病治好了。然而不管醫生怎樣說，不管她的身體怎樣衰弱，她仍然得着充軍到索羅夫埃次基孟拉司脫（Solovietsky Monastir）三年的判決，這是一個在白海（White Sea）內的一個島上的可怕的監獄，並且每年船只能兩次航行到那個島去。對於那樣衰弱的費格爾，這個判決直無異乎死刑。

在九月十六日費格爾被送到那裏去執行她的監禁，但是在一星期後，她又被押回彼得格勒了。我與「欠夾」的官吏爭了許久，他們才允許我去會她。她那時正患着熱病，幾乎不能站起來。她將她經過的事告訴我，我現在畧述在下面。

當她被押到丸羅格達監獄（從這裏到阿爾張該斯克還有一半的路程）的時候，那個地方的「欠夾」說她不能前進了，因爲所有阿爾張該斯克及附近各地方（包括索羅夫埃次基，

孟拉司脫在內）的監獄和集中屯營內已擁擠不堪，這個地方的官吏已決定不再容納其他的囚犯了。（號稱「革命」的共產黨治下，監獄內的囚犯居然比俄皇時代的多些；共產黨說這些是反革命黨，難道革命的俄羅斯還有如許多的反革命嗎？我聞監獄是革命黨的樂鄉，却不聞革命黨創造監獄。（俄國現在的監獄較以前的還要多）呵！原來共產黨早已把俄羅斯的革命縊殺了。）她因此便被囚在丸羅格達監獄內。但過了幾日，又同着許多政治犯被押回來了。她和在那時別的囚犯一樣，被拖到這裏，又拖到那裏，到過許多監獄，但因各處都有人滿之患，不能容納，又被送回來。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囚犯能夠知道究竟在甚麼地方執行他的判決，他的朋友也不能知道，只有聽隨着「欠夾」們把他拖來拖去。這件事是極常見的。

我臨行時，費格爾告訴我下面的話：『告訴外國的同志們，叫他們組織起來，集中他們的力量。不要因在俄國發展的事實而失望。反之，我們（指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必定應用我們過去的經驗，好好的預備着將來的世界大革命。』

我別了她，心中受着一個重大的打擊。這時候共產黨正發出對於資本主義的國家內政

治犯（他們專指共產黨）的迫害事件的抗議，然而一方面他們自己却對於那些不贊成他們主張的人施以殘酷的刑罰，迫着那些人在監獄或集中屯營裏慢慢的死去，並且把千百的人充軍到俄羅斯北部或西伯利亞去受饑寒，去受其他說不出的痛苦。現在的眞正俄羅斯革命者都被充軍到各處，與全世界隔絕了；他們除了終日被卑鄙可惡的偵探追隨着而外，甚至連與一個活着的人通消息的權利都沒有了。

我可敬的讀者呵！你們讀了這篇短文怎樣？你們還是聽着共產黨把俄國革命者一個一個的殺死呢？你們還是起來反抗共產黨，把眞正的俄羅斯革命者救出來呢？你們的良心將指示你們應該走的那一條路！

這篇是成言兄譯的。他譯了一大半交與我譯，我便把牠譯完了。我們都是意譯，不是一字一字的直譯下去的，然而却也沒有失掉原文意義的地方。括號內的字句都是成言兄和我加進去的。這篇原文載倫敦「自由報」（Freedom）第三十八卷四百一十七期今年五月出版。

(註一)丹同　法蘭西山黨的重要人物，後為羅伯司皮爾(Robespierre)所殺。

(註二)蘇菲亞　俄羅斯女虛無黨人，一八八一年轟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於聖彼得堡（即彼得格勒）旋被捕受梟首刑。卒時年僅二十九歲。

瑪麗亞司披利多諾瓦的迫害事件

Goldman著　芾甘譯

革命先覺的俄羅斯，在世界歷史上佔着無雙的地位，爲着這個國裏的從事於革命運動的許多婦女。當十二月黨事件起了後，黨人的妻子也伴着他們流放到遠的地方去，這是一世紀前的事。從那個時候直到「沙」(俄皇)制度的最後的一點鐘，俄羅斯的婦女都曾參加最猛勇的活動而且含笑的就死。在伊們中間有一個最可注目的人物卓越的立着，這個人物便是瑪麗亞司披利多諾瓦(Maria Spiridonova)。

在一九〇五年同一九〇六年間俄羅斯的農民很不安靜。在譚播弗省(province of Tamboff)的農民被苛稅和官吏的暴行激怒了，便起來反抗壓制者，放火燒了幾處官吏的

房屋。這時譚播弗省的總督路惹羅司夫基(Luzhenovsky)是著名的殘暴者，他便派哥薩克軍隊來征服這些鄉村。這些村裏的農民半裸體的被迫着跪在很深的雪中過了幾點鐘，還有一些被迫着站在一排受人屠戮。那時候瑪麗亞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姑娘，然而伊爲着伊的同黨—社會革命黨人—所信任，伊便決心擔任那對於以殘酷手段壓制農民的總督的報仇的工作—去殺路惹羅夫司基。

這自然是很難的工作。路惹羅夫司基防衛得很嚴，他同着哥薩克遠征隊到各處旅行，使人民恐怖，並且把農民的糧食掠奪盡來供給俄國同日本的戰爭。但是這些困難却不足使瑪麗亞驚懼。伊裝扮作一個鄉村婦人，暗暗的跟隨着路惹羅夫司基。

伊不顧一切迫切的危險，貧困饑寒，伊仍然不停的暗中監守着這個總督：到後來盼望了許久的機會居然到了。火車載着路惹羅夫司基在車站停止了，瑪麗亞早在這裏不能忍耐的等候着。他走到月台，將校們圍繞着他。但是瑪麗亞却衝開他們的行列，槍殺了這個殘暴的總督。

俄羅斯的皇帝待遇婦女政治犯並不特別寬宥，他們仍然以待遇男子那樣殘暴的手段待遇那些婦女。但是關於瑪麗亞這事件，尼古拉皇帝手下的人却以極可怖的手段待遇伊，超過平常待遇政治犯的手段。伊受盡了許多說不出的苦痛和毒刑。他們把伊拖到候車室，把伊毆打到竟自失了知覺。他們又把伊的衣服盡行剝下，使伊站在他們——醉了的衛兵——的面前。

他們拿伊來做他們的娛樂品，他們用燃燒着的雪茄煙燒灼伊裸着的身體，又用足把伊踢到滿尾滾，最後他們還凌辱伊。伊在生與死的途中徘徊了幾星期，於是伊便得到死刑的判決。

不料伊受着種種毒刑的消息竟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議，居然把伊從斷頭台上救了回來。他們把伊流放到西比利亞度伊的一生，到了那裏，伊簡直消瘦得很。伊的同志們在獄裏很盡力的看護伊，想使伊能恢復伊從前的健康。然而結果伊的面色仍是青白的，（伊染了肺病，）並且折了一隻手，瞎了一隻眼睛。雖然伊身體的健康被損害了，但伊的精神却繼續燃燒着。

二月革命掘開了一切俄羅斯政治犯的生命的墳墓，自然瑪麗亞也是這些政治犯中的

一個。當伊得着釋放的消息後，伊的快樂直不可以言語形容。然而伊却要等着其他政治犯的自由確定後，伊方肯離開監獄。

在民衆熱烈的歡迎中，伊回到了俄羅斯。伊拋棄了一切的榮譽，投身於革命的民衆叢中。伊尤盡力於農民事業，因爲農民很敬榮伊，信託伊。伊便做了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

瑪麗亞這樣的盡力鼓動，團結和指揮農民的新的覺醒精神同活動能力。從前許多老革命黨曾用他們的眼淚和熱血來灌溉革命的土地，但他們却不能握着新時代的趨向、瑪麗亞却不是這樣，伊很快的便知道二月革命不過是將來澈底大改革的開場而已。

十月革命爆發像天外飛來的奇禍，壓倒了許多老革命黨：然瑪麗亞保存着伊對於革命堅決的信仰，並且常站在民衆的一邊。伊日夜不息的工作，常常爲伊所愛的農民服務。

伊那時是農業局的主腦，伊創了一個使土地成爲社會公有的計畫，這是那時俄羅斯的一個緊要的問題。以伊有這樣脆弱的身體和衰弱的病的人居然做了許多重大的工作，抵抗

了許多困難，這是很奇怪的。這是伊的偉大的意志和可驚的犧牲精神，使伊能在這極猛烈和困難的時期中達到伊的成功目的。

在一九一八年瑪麗亞已知道革命的友人所給與革命的危險較他的仇敵所給與的更甚。布爾雪維克之所以得着權力，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的幫助；但布黨不久便走入歧路了。他走入歧路的第一步，便是「勃萊司託里脫屋司克和約」(Brest Litovsk 俄國城名，這是和德國結的條約。)

列甯堅持着這和約的批准，他以為這樣可使革命得到點休息時間。瑪麗亞和其他各派的革命黨一樣承認革命不僅是政治上實驗的工作，伊決心的反對這個批准。他們辯論這個和約把烏克蘭賣了而後成功的把德國的侵佔者逐出南俄；這個是表示布黨單獨握着全俄人民的統治權，壓止其他的政治運動，繼續着猛烈的內爭；總之，列甯所說的「休息時間」是完全毀壞革命的東西。

在那時託羅斯基及別的共產黨都反對「勃萊司特里託屋司克和約。」他們也知道前

面的危險。但是不久布黨嚴厲的紀律逼着他們服從了。列甯完全佔了勝利，俄羅斯革命的騎兵便開始了。

當我（高德曼自稱，下同）在美國時，我已經聽着許多關於瑪麗亞在蘇維埃俄羅斯中的命運的故事。我到了俄國，就立刻去查問伊現在的情形。有幾個可信託的共產黨人告訴我，伊得了危害的神經昏亂病，便在養病院中受着最好的看護。

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前我便有機會會着伊了。我見伊於莫斯科的一個小屋中，伊仍然穿着鄉村婦女的裝束像伊從前在俄皇時代所穿的一樣。伊從「看護得最好的養病院」逃了出來，因那個所謂「養病院」實在是布爾雪維克的監獄。

我看見伊並不像曾患過神經昏亂病的。我只覺得伊是我在俄國所遇見的一個最安甯的最能自制的人。

在兩日內伊告訴我俄羅斯革命的情形，使我心醉；伊又告訴我民衆已到偉大希望的極高度，又怎樣被共產黨國家的機器擲到失望和困苦的深淵中。這些都是極明顯而可使人信

仰的事。

這時我又知道伊曾被布黨監禁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德國大使梅白奇(Mirbach)被殺後，布黨立刻把第五次蘇維埃會議閉了，把瑪麗亞和伊領袖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捕囚起來。過了五個月，他們才被釋放了。但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末布黨又把伊監禁起囚禁伊在「養病院」裏——並不是因爲伊患神經昏亂病，實在是伊不受布黨的誘騙來承認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伊常常向人民演說布黨的新政策對於革命有極大的危險，人民很快樂的聽着。

瑪麗亞說，布黨曾向世界宣傳說左派社會革命黨之刺殺梅白奇是想握得政權的緣故。但伊却極端否認，並指出許多證據，辯明伊和伊的同志絕沒有從共產黨手中奪取政權的意思。

左派社會革命黨以爲「勃列司特立托屋司脫和約」把革命賣了。他們以爲梅白奇之在蘇維埃俄羅斯，實在是帝國主義的威嚇和侮辱的表示。因此他們便公開的宣告梅白奇的

死刑，爲一種反對德國侵略的運動。他們已看見革命的危險，他們明白的承認他們的信仰。但是瑪麗亞和伊的同志們絕沒有一點握取權力的心思，也不會參與這種舉動，布黨所說的不過一種欺騙世人的造謠中傷手段罷了。

在梅白奇被殺以後，瑪麗亞曾親身到第五次全俄蘇維埃會議擬宣讀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正式宣言，解釋他們確定梅白奇死刑的必要。但是布黨禁止伊宣讀這文件，他們把第五次會議閉了，並把全數的農民代表逮捕了，伊那時是這些農民代表的領袖。

在一九二〇年九月「欠夾」（即全俄非常委員會）又非常活動，四處攻擊異黨（非共產黨者）並發現陰謀。瑪麗亞在莫斯科的一間小屋也被攻擊了。伊那時患着熱病，一點都不能動。屋外圍着重兵，外面沒有人能夠進去看伊的。

當伊的病稍好了一點，伊便被他們遷到Ossoby Otedll（秘密警察區域）放在監獄病院中。伊的病仍然很危急，所以「欠夾」便允一個被捕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去看護，因爲伊是瑪麗亞在西伯利亞時的女友。伊們兩個都受着極嚴的監視，且不能與伊們的友人通信息。

一九二一年六月居然從監獄中寄了一封信出來，這封信描寫瑪麗亞在監獄中可怕的生活：伊受着「欠夾」不斷的監視，伊受着孤寂的禁錮；伊精神上和身體上的食物都被人掠奪了。這些事有時在俄皇時代倘沒有做到的。瑪麗亞在獄中得了壞血病，四肢已腫了，頭髮和牙齒也脫落了。更難受的便是伊從前在俄皇的警察和列寧的「欠夾」手裏所受的苦痛的可怖的幻想常常來到伊的心頭。

有一次瑪麗亞實行絕食自殺。「欠夾」起初以強迫進食的話來嚇伊，但後來居然允許了兩個囚犯的要求，讓他們去勸伊進食。這兩個人是瑪麗亞最好的友人。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兩次會議，瑪麗亞的同志們散佈了一種宣言，並送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的重要代表，叫他們注意瑪麗亞的情形，並要求把伊釋放出來使伊能享受着合宜的看護和醫藥。

共產黨國際第三次會議中一個有名的外國女代表曾考查這件事。伊會着托洛斯基，他說瑪麗亞仍然是個危險的人物，不能釋放。不過歐洲社會黨報紙曾登載伊已被釋出，允將來

身體健康恢復時再行監禁。這不是確實的事。伊的友人很留心看護伊，但現在也無能爲力了，只有讓「欠夾」怎樣的去處置伊。

有一件事可以救瑪麗亞，便是使伊離開俄羅斯。伊的友人曾向布黨政府這樣地請求過。但沒有一點効力。一九〇五年文明世界的抗議曾救了瑪麗亞的生命。現在又需要同樣爲着伊的一個抗議了。這實在是極慘的悲劇。伊要離開了「欠夾」的監視，離開這悲慘的俄羅斯的禍患和苦難，到自由的地方去享受自由，清潔，新鮮的空氣，伊或可以恢復身體的健康。但是在布黨專政下的俄羅斯，這件事怎麼能夠實行呢？伊曾受過許多次死的打擊，但伊終於戰勝了。不知這次伊能從虎狠的「欠夾」手裏逃出來麼？

這篇論文寫過後。莫斯科的俄羅斯紅十字會曾要求莫斯科「欠夾」（現又稱爲Political Ochrana）的委員長洪司列特（Unschlicht）允許瑪麗亞離開了俄羅斯。這個布爾雪維克國家忠實的防衛者却回答說，歐洲的情形於瑪麗亞的健康或者有害，因此伊不能離開俄國。洪

斯列特的推口話是很奇怪的，歐洲的情形既未把俄國在日內瓦的代表的健康損害，也不曾損害羣集於歐洲都會中的布爾雪維克代表的健康。然則，怎能有害於瑪麗亞呢？

這樣的話是常用的遁辭，當他們想從困難的地位逃出來的時候，便要用這類的遁辭了。他們非但不保護瑪利亞，而且要壓害伊；要等伊死了後他們才能放心。布黨把伊監禁起，不許伊的自由，居然說出似乎關心伊的健康的話來。這種欺騙的狡猾手段布黨已用過許多次，然而現在却只有很少人相信了。

瑪利亞現仍在「欠夾」手裏，處在不相合的地位。伊在俄羅斯被迫着禁若寒蟬，但在歐洲，伊的呼聲却常可聽得見。洪司列特知道這個，深居克蘭姆的列甯也知道這個，因此伊便不能離開俄羅斯了。雖然，歐洲的勞働者決不會被洪司列特的推口話所欺騙的。他們必定堅忍的要求布黨政府釋放馬麗亞。這是革命的勞働者所能爲這個人做的一件最小的事，這個人曾勇敢地爲俄羅斯及世界各處的被壓迫者與强權階級奮戰，伊能不受布黨政府及俄皇的誘惑和欺騙。伊確有權利來要求革命的無產階級帮助伊脫離洪司列特及布黨政府的「保護」。

布爾雪維克已把俄羅斯的革命絞殺了，馬麗亞的迫害事件不過俄羅斯的悲慘中之一幕而已。

這篇是從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女士的「俄國革命之失敗」(The Crushing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中譯出來的。這篇並不是逐句的直譯，且有時我又加減了一兩句，有些字句也與原文不十分相同。但意義却一點也沒有改過，與原文完全相同的。至於未直譯的緣故，因為時間不許我，這是要讀者原諒的地方。譯者

放逐地的悲哀

抱朴譯

LETERS EL SOLOVKI Tradukita de Bao-Pu

——索羅夫基羣島的來信——

索羅夫基(Solovki) 在俄國最北部，每年有九個月斷絕交通，現為俄國政治犯的放逐地。這信於索羅夫基屠殺事件前數月寄到，曾登載於美國日知報。 譯者附記

陽。』這是許多筆記之一種見某修道士的報告錄。索羅埃夾基是極古的寺院，快有五百年的歷史了。（成立於一四二九年。）去年時，布爾雪維克把他改爲徒刑場，遂變成蘇維埃的庫頁半島，……

「索維埃夾基寺院在地球的邊涯，寒海的岸邊，那兒有八個月是冬天，數月不能看見太

霍爾木郭留（Hholmgorjo），彼爾薰明斯克（Portominsk）與索羅夫基，是布爾雪維克主義最醜穢的一頁，一切純潔的史家都對他憤激了。我們須消耗許多時間與精力，才能知道北極與白海的傍邊，即所謂北方屯營中喪失了數千人的生命。

數十克朗斯達脫戰士，還未得到去年大赦令的惠賜。

一九二三年二月，無政府主義者最先被放逐到霍爾木郭留去，夾年秋天又轉送到彼爾薰明斯克。（後來又放逐到索羅夫斯基）。放逐者的生活極爲困難，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要求政治犯權利，結果常受布黨更殘忍的待遇，拘禁，屠殺，飢餓，針刺，並焚燬建築物。去年年底，大多數霍爾木郭留的政治犯，曾經過三〇至三五天的絕食，其中三分之一，未進勺水。

彼爾董明斯克人的奮鬥，（第一批政治犯，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送來此處）經過時間極短，白丘伊里斯制度於二月間廢除。禁錮於監房內，光線，水，燃料與普通犯人口糧均感不足，又不准散步並射擊窗戶，常亂敲警鐘，預備用機關鎗射擊政治犯，白丘伊里斯（Bachulis）監獄長每以短劍刺擲犯人，都於下述時期取消。一部分管理員與著名的白丘伊里斯也撤換了。但大家知道還須有一次更大的奮鬥，就是取消彼爾董明斯克因屯營中寢室太少，即牢人的生活也不可能。該地與霍爾木郭留一樣，是易患瘧疾的地方。（霍爾木郭留囚徒轉來彼爾董明斯克時，已全體染有瘧疾。）

大家籌畫於春間開始奮鬥，因那時管理員無法使我們隔離。

三月初端，無政府主義者單獨行動，要求自彼爾董明斯克移居他處，但其他同伴則以為尙非其時。

三月七日，他們致電阿爾哈斯克與莫斯科，要求移逐於阿爾哈斯克，極言交通快要斷絕，彼爾董明斯克病人實無法醫治。

三月十五日，限期已滿，無政府主義者未得任何答復，即實行絕食。三日後，又自莫斯科送來三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才於莫斯科經過十五日的絕食），立即加入絕食運動，並討論更有効的奮鬥。三月二二日晨十一時，敲擊破窗作聲，逾時警鐘亂擊，兵士與獄卒圍困房屋四週，用鎗刺恐嚇。此時走廊下已透出濃煙。大家才知絕食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監房內用各種廢物（牀，草擗，與其他物件）杜塞門口，澆煤於其上，縱火燃燒。管理員得訊，即驚恐奔來（當此緊急時，監獄長正在外打獵。）副獄長米海里松（Mi helison）（是白丘伊里斯的親信人，因克留姆屠殺事件著名，曾判决最高刑罰，（註一）現實爲屯營中之支配人）破壞獄門後，乘勢直衝入對屋，班長即命放逐者緊閉其他監房。時廊中已充滿煙火，已不能行走了。逾半小時後，房屋（房屋是木質的已非常乾燥）燒剩無多，其他放逐者中之爲管理員，不得不妨礙同伴完成已開始的奮鬥，實在於良心上也不忍眼望他們燒死。所以當班長命令他們救火時，大家即排隊到井吸水，爭先恐後的滅火。

無政府主義者均已燒傷，最後監獄長亦到，他即勒令管理員將無政府主義者運往醫院。

數小時後，醫院與監房完全隔絕，大家不知醫院裏的情形，惟知他們仍繼續絕食。這樣的經過了數日，自阿爾哈斯克忽派來一批委員團（其中有副屯營長諾格旦夫，他是省顧問與省執行委員）。

新到的委員會並未改善屯營中的生活情形，放逐者的反對空氣漸又緊張。大家沒法窺認窗外，留意屯營中各種舉動，想以間接的標幟知道醫院裏的情形。最後於三十日（絕食後的第十六日）自莫斯科到了一團委員，內中有國防政治管理處（即前之非常委員會）代表與參謀部代表剛特洛斯金（Kondrushkin）。三十一日清晨絕食者牀傍圍着許多紅軍與獄卒。全體絕食的人均被綑起，然後設法強其進食。其實十七日的絕食，已喪失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健康，精神也疲乏已極，絕食遂無形取消。絕食運動完全失敗後，廢除彼爾董明斯克問題也沒談判的希望了。這時生活情形又恢復平時狀態。接着又實行封鎖政策，往來的函件均為國防政治管理處扣留。

四月五日與六月間的上半期，都比較的和平過去。雖曾有部分的衝突，（五月一日勞動

紀念節，要求開窗運動）但並未擾亂內部生活。和氣吹來（最後一次下雪是五月三十一日）航行重行開始，新的放逐者也到了。在這極短時間內政治犯增加一倍，地方極為擁擠，已不能容留這許多犯人。管理處想將刑事犯移往索羅夫基，並將彼爾董明斯克專作政治犯的屯營。六月中果然實行將刑事犯運往索羅夫基並擬提解一部分社會主義的政治犯。不過這種計畫並沒實現。這時彼爾董明斯克方面的空氣非常緊張，大家已不能再忍了。

六月二三日警鐘聲大作，重新緊閉院門，用機關鎗恫嚇。大家於驚愕中才知這次事變由於發見掘壞的地窖，並有逃犯往海灣的蹤跡。無政府主義者克拉索夫斯基（V. Krasovskij）與答底雅娜（Tatijana）女士忽於上夜失蹤，一部分同伴於失蹤後第二日清晨才知道這樣一回事。就失蹤事表面的考察與事前的情形，（兩天前管理處撤消兩重要崗位，就是牆外向海灣的一傍）可知管理處故意放縱他們。最後大家知道克拉索夫斯基與答底雅娜女士曾在國防政治處服務過（註二）有許多人以為這是管理處的誘敵政策以便藉此可運送政治犯到索羅夫基去。

六月二九日，大陸上忽然發現諾格旦夫，他把班長召去，謂接得莫斯科介命，勸他取銷彼爾董明斯克今晚即須將政治犯解往索羅夫基。該處有寬廠的房屋，管理上也可格外自由些。假若政治犯不願前往，那末即用武力押送。各派政治犯開臨時大會，討論這個問題，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數極少）不肯前往，無論如何壓迫，擬誓死反對。其他各派，如社會革命黨左派與無政府主義者，經許久的討論後，均主不反對運解。當時這個議決案通知諾格旦夫。

次日迅速檢點行李上船，經過十六十七小時的搬運後，即航行於平靜的海上七月一日，這一百五十餘政治犯已抵綠色的索羅夫基聖島。在岸傍可眺望許多寺院與其他建築。（中央寺院與其他一部建築，於我們未到前不久焚燬）

我們踏到索羅夫基的土地，立覺陷於更困苦的生活中。

我們與刑事犯談話後，才知管理員虐待他們的情形。工作的時間毫無限止，所發口粮太少，吃的東西還是臭穢的。管理員隨時隨地可以屠殺犯人。營長與監工者都有鞭笞權，就是有屠殺犯人的權力。（上級官無須名份的規定，他們於任何時間，得隨意屠殺。）偶犯極小的過

失，常受極重的刑罰。剝去數十刑事犯的衣服，使他們爲蚊蟲所咬，約有四小時至六小時之久。（傍晚蚊虫特別多）並令衛兵看守，禁止犯人驅逐蚊蟲。此外又恢復了石袋，這是格魯喃伊時代的文明（？）制度（註三）。把犯人裝入袋裏，石袋的口上非常狹小，並無光線射入，（受刑者祇能屈服其中）一星期或兩星期。這種虐待辦法，恐不是赴第三國際的代表們所能知道的。

數小時後，岸傍的行李均搬上馬車，傍晚（晚字是假定的，因正在白夜時期）到索羅埃次基寺院，離碼頭共十二俄里。

（二）

經過霍爾木郭爾與彼爾董明斯克監獄生活的痛苦，來到這個新地方。大家都懷着無限的希望，想利用極短時間避暑，以便儲蓄精力，耐過困苦的冬天。有七整月斷絕交通，我們知道監獄的悲劇，將層出不窮。一般監獄中的帝王，如白黨，竊賊的欠夾斯脫，一切刑事犯與暴徒等，約佔管理處辦事員十分之九，他們自然將以殘忍的手段虐待我們。

屯營的總管理處（在索羅夫基）與分管理處，除上述數種人外，僅有數個志願的服務員。大多數中級與下級辦事員均曾判『最高刑罰』後改為十年監禁。放逐到索羅夫基後，驟抬到『人』的地位。但志願的上級官與不自由的相等的，他們都是犯罪的欠夾斯脫（當然全是共產黨人）因黨的規則或者是服務的紀律，派往索羅夫基贖罪。自然，他們虐待刑事犯（共四千人）是無用的，所以不得不壓迫政治犯，以博得蘇維埃政府的歡心。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來此的希望頗奢，想利用春季的時間，靜養身心兩方面。大家以為在寺院的四周，當有池湖與樹林等，供給我們散步。在未起身以前，諾格旦夫告訴班長說，那兒有池湖，樹林，與寬廠的房屋。（據他說，索羅埃次基可以寬裕的容納三百人。）但事實却完全相反。管理處所規定的監房（在我們未到以前，有一個委員會規定了監房人數）須容留一百人至一百十人。池湖與樹林的情形也同樣的可悲。傍邊僅有狹小的池湖，第一次想經過小橋（到後第二日），到樹林裏去散步，便被紅軍用鎗威嚇，幸虧這位嘗試的人，（社會革命黨左派格魯賽夫(Croshev) 勇敢地對着描準者，其他一位同志大喊道：『停止！』這樣才算

避免流血的慘史。晚間管理員破壞了小橋，大家便把這事稱爲「格勞賽夫橋前的勇敢。」至於樹林還是可望而不可卽。我們囚在庭院裏（面積一俄畝半）僅有五六株白楊與狹小的池湖。

到索羅夫基的第一日，我們又開始奮鬥了，要求在庭院內自由散步。（諾格旦夫曾於彼爾董名斯克時允許過我們。）數日後諾格旦夫又把小木屋容留了三十人，剩十八——二十人無處容納。過一星期後，牆角與倉機均已修好，餘剩的人得到安身所，生活也漸平靜。同時又恢復彼爾董明斯克的學校，大家又開始上課，有的在家自修。此外還做種種遊戲，如游泳，釣魚，划船與蹋球等，想極力忘掉冬天的痛苦。

這種漁牧的生活總過極短的時候，又快到封鎖時期，往來的函件將斷絕了。同時發生的種種經濟問題，沒法在本地解決。每次諾格旦夫來時，總是衝突起來。諾格旦夫的態度常使我們憤激。醫院（離寺院十二俄里，在克留姆地方）裏故意嘲弄病人，使他們不得不重歸監房。

開始又運送大批囚犯，第一班總算設法安頓了。航行期還有幾個月，我們在國防政治處

的威嚇政策下，等候更多的來賓，將無處去安插他們。（我們的預言果然實現了，數月內人數增加兩倍。）我們向諾格旦夫請願，要求另搬新屋，因爲新到的人，實在沒法安置了。新到一大批西伯利亞的社會革命黨與社會民主黨（共三十五人）等被諾格旦夫暫時安置於克留姆，監視並不十分嚴厲。新到的班長要求諾格旦夫准許與索羅埃次基班長談話，以便協商安插問題，但結果均歸失敗。兩星期後，諾格旦夫勒克留姆的人移住於穆克松木爾斯基寺院（離索羅埃次基寺院共二十二俄里。）諾格旦夫的隔離政策，愈使兩方憤激。有幾次幾乎演成二百人的大絕食運動。諾格旦夫不但拒絕克留姆人（他們願往穆克松木爾斯基寺院）的唯一要求，——定期接見班長解決普通的經濟問題，交換書籍等。並不允他們會見一次解決極小部分問題。這種要求在斷絕交通的索羅夫基，是有極大的意義。

八月二二日諾格旦夫向班長宣告道，假定不自願往穆克松木爾斯基去，那末就用武力押解。他們到那兒再可絕食。（這批放逐者於阿爾哈斯克絕食時，諾格但夫曾極力壓逼他們）。是晚克留姆的人，被囚送於穆克松木爾斯基寺院。這般囚徒被他們用鞭笞亂打，受傷極重。次

晨諾格但夫卽往莫斯科去。兩星期後，莫斯科遣派的特別委員會到了，領袖人物是番里特曼(Felidman)。委員會的目的想取消一切擾亂，使政治犯過比較安靜的生活。召集兩寺班長開會，一切提出的問題均有相當的解決。(第一問題要求取消素羅夫基移住於大陸上，曾被他們否決。)議決取消郵件封鎖政策，准許親友與我們同住。(從前來探望的人，經過長久與痛苦的旅行，僅得三次兩小時的會見，並有管理員在傍監視。)這時我們似稍覺舒快。從前我們所恐懼的冬天也漸置之腦後了。但十月半的時候，又新到薄基耶(Bokija)等委員團，他要求實行『改良』(?)。這時諾格但夫也與委員團同來了。

其實薄基耶並沒什麼新的要求，他不過說番里特曼的計畫太不近情理，所以沒法實現。此時大家知道斯密世郭夫允准的援助也毫無希望，醫生都不願到索羅夫基來。關於重病囚徒的問題(二月時曾要求移往病人後於七月間重行提出)尚未經國防政治處討論。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再派諾格但夫來管理我們，(後來薄基耶聲稱諾格但夫將留此為屯營長官。)大家得到這個消息，都非常不安，重新要求移居大陸，並宣言因此發生的衝突，將

歸罪於蘇維埃政府。薄基耶再三慰勸班長，他說此次攜來的辦事員都非常溫和，決不致虐待我們等語。他解決幾個小問題後，也就往莫斯科去了。種種改革的結果，與從前一樣，仍用石袋對待政治犯。經政府方面的允可，先派埃伊哈麥斯代理（諾格但夫實際已不敢再來）維持番里特曼制度。

薄基耶到索羅夫基時，穆克松木爾斯基寺院發生事變，青年社會革命黨人省杜米爾（Sandomir）因悲憤自殺。薄基耶禁止探聽自殺原因，並不准其同伴送殯，經管理員多方設法，才避免這次風潮。索羅埃次基方面未得自殺事件的眞相，憤懣不堪（不久前曾發生阿隆諾維豈(Aroncvich）自殺事）。諾格但夫往蓋米（Kemi）歡送薄基耶，並致電埃伊哈麥斯，阻止絕食運動。

現在已是冬天，大家重過着安靜的生活。航行也快停止了，又有六七月斷絕交通。這大概是明年六月前最後的一封信了。我們仍勇敢的奮鬥，並努力研究學問，預備種種報告與演講等。但不知他們能否不擾亂我們安逸地念書。最近埃伊哈麥斯又與諾格但夫發生衝突，結果

諾格旦夫留在那兒。莫斯科國防政治管理處現又不滿意此間的辦法。他們說，索羅夫基對待犯人過於寬容。病人僅運送了一部分，其他共產黨女醫生番里特曼所開列的十餘人，尚沒法安置。這兒的病人極多，據最近索羅埃夫基醫生的調查，患病的佔百分五二。其中肺病者佔百分之一四，其餘爲胃病與瘧疾等症。我們預料冬天或有什麽不幸事情發生。現在這封信已寫得很長，就此結束了。我們仍時勇敢的奮鬥着，你們的『自由』(?)生活也與監獄無異。敬祝你們勇進，並希望勿忘獄中同志。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於索羅基夫

(註一)『最高刑罰』即鎗決的別名，因馬克思主義者向來反對死刑，現爲避免違反主義起見，就用此名詞。

(註二)後來管理處曾反認此事。

(註三)發喻伊是俄國的專制君主，曾發明種種肉刑制度。

勃萊脫斯流血

抱朴譯

Sangelleso por Brest Litovskij

本文原名第一次流血，是耶爾丘克(Jarchuk)日記中的一段，曾刊載於美洲日知週刊。

這在勃萊斯脫里托夫斯基和約以後，第三次蘇維埃大會也閉會了，布爾雪維克裏面有贊成和約與反對和約兩派，當時雙方的衝突甚烈。無政府主義者與其他的反對派，均告失敗。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極力壓迫布哈林(Buhharin)率領的反對派，使他們的多數不致勝利。托洛斯基是參與勃萊斯脫和約的重要份子，已發出他震驚全球的聲明：『戰爭雖已停止，但和約決不簽准。』

因此執行委員會禁止他赴蘇維埃大會。姬采林(Chicherin)報告勃萊斯脫和約，開端與結語時都非常困難，言時常為反對派的呼聲擾亂，他們憤激地問道：『你們把托洛斯基藏在

什麼地方去了？……』但結果列甯戰勝了，和約也批准了，由此反革命的列甯派的政策，也得到堅固的基礎。布哈林的反抗派，仍是非常不滿，他們擬共同出黨單獨發行報章……但黨部的紀律，消滅了這種反抗。一年後，布哈林公開承認，勃萊斯脫和約問題，『他』(?)——列甯——是對的。

和約簽字後，德國公使米爾白哈(Mirbahh)註於莫斯科。但戰爭迄未停止，德兵仍向烏克蘭進發，大家均不知前途的情形。這時糧食問題異常恐慌，莫斯科工人均處於飢餓狀態。但革命的怒潮頗爲緊漲，而無產階級深信俄國革命，能破壞奴隸世界，開放勞動羣衆的自發行爲。

這時無政府主義者的宣傳，波及全俄各地。彼得格勒，莫斯科，克朗斯達脫，郭爾比諸(Kolpino)，賽斯脫洛連次克(Sestroresk)，烏克蘭，烏拉爾與西伯利亞各地，無政府主義者都有代表加入蘇維埃與工廠委員會。開大會宣傳主義，並有自己的俱樂部，閱書室與圖書館等。許多地方發行無政府報章。莫斯科一地有三十處俱樂部，發行兩種報章，如無政府共產主義同

盟的無政府，與無政府工團的刊物勞動之聲。這時共產黨組織赤衛軍，無政府共產同盟便組織黑衛軍。除黑衛軍與拉脫維兵士極小的衝突外，布爾雪維克與無政府主義間，毫無何等衝突。

一切都須平靜，似無甚風波。

其實布爾雪維克坐在克留姆皇宮內，非常恐懼無政府主義的進展，最後他們決定採用恐怖政策。

托洛斯基晤得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託，預備屠殺無政府主義者。他在克留姆皇宮內爲拉脫維兵隊演講無政府主義，極力誣蔑無政府主義者，謂這種學說對於革命是危險的，並且是有害的，主張剷除這種運動，屠殺無政府主義者。

屠殺事件已完全預備了。

四月一二日（一九一八年），勞動之聲編輯人自辦公處歸家，這時已近早晨四時。自辦公處走到街上時，立覺特異的現象。街上汽車疾馳，後面緊隨着騎兵，全身都是武裝。

我們的同伴還說着笑話道，大概是列甯逃亡。……

我們走到阿爾伯加耶場（Arbatskaja）時，突然走出幾個拉脫維兵，口裏大喊道：『站住！』提着鎗躍到我這邊喝道：『從何處來？』

Z同志沈靜地答道：

『自編輯部來。』

『那個？』兵士繼續問道。

『勞動之聲。』

『呀，朋友……無政府主義者！』

這種呼聲發出後，小胡同裏又跳出幾個兵士。

『有沒有手鎗？』

『有』我答道。

『給我們看。』

我沒法，就給他們看。

『給我們。』

『不，不行……』

其中有一兵士指揮道：『把他們拉過來……』

十一，二個兵士包圍着我們。

數分鐘後，他們停止行動，有一個兵問道：『有無攜鎗的執照？』我給他看克朗斯達脫蘇維埃的證書，指明我攜帶大鎗與手鎗的口數。兵士察視印章謂証書是假造的，衛兵開始搜查我們的衣服。這時我腦海盤旋着：『現在就分配贓物……』我們爭論多時，最後他們突然說：『可以走……』

數分鐘後到家。

我們未及脫衣，即聽得四周轟聲，其次接連着炸彈聲，……不一會，全然沉靜了，最後就是鎗聲。

我們跑到街上，但射擊逼迫我們回頭。即夜我們非常恐怖。淸晨才知拉脫維團圍攻無政府俱樂部。無政府俱樂部，桐恩斯基（Donskij）與拉脫維俱樂部均被炸毀。驚醒的無政府主義者，還以爲白黨的襲擊，仍失望他反抗。次晨有幾座房屋已炸壞，俱樂部幾成戰地，無政府主義者被捕，無政府雜誌禁止出版。勞動之聲出專號反對，但這是最後的一期，因印刷所已拒絕排印。

布爾雪維克的報章還說：『他們——布爾雪維克——不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反對僞飾無政府主義的白黨。』並謂『武裝襲擊實爲洗淨無政府運動。』

這種論調發現不久後，布黨報章又謂襲擊的原因，因無政府主義者想驅逐布爾雪維克，『奪取政權』。（？）

克朗斯達脫蘇維埃會表示反對這種野蠻舉動，那地許多會議的議決反對，其他各地也有同樣的舉動。但布爾雪維克仍繼續破壞無政府俱樂部與團體等。莫斯科事件不過是嚆矢而已。

至今在莫斯科還可看見破壞的痕跡，很可証明布爾雪維克的殘忍。眞如勞動之聲最後一期所說的，使人又回想到『古代的渥潑里慶那』（註）

（註）渥潑里慶那爲俄國十六世紀格卒池南伊（Cruznjoj）暴君所組織軍隊的特稱，出征時腰間掛一狗頭。常常殺平民。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通告

Bulteno de rusaj anarhistoj

（第一號）

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已經知道俄國『共產黨』（？）政府的反動政策，他常用殘忍的手段壓迫一切的革命黨人。數百同志囚禁於監獄及其他放逐地，逐漸死亡於不適健康的地方。

各國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團體認爲必需援助俄國被難同志，設法減輕他們的痛苦

程度，或許能使他們脫離吮血者的壓迫。因此於最後時期中，組織各種援助委員會，開始在各地報章宣傳，召集反抗會議，發行通告書等。

這種事情都是必需的，但我們仍不能認為滿足。

第一，我們希望集合各國散漫的團體，極力與俄國方面的消息接近，俾使一般人對於俄國革命，能明白了解。

第二，極力使各地同志互相知道各地的反抗運動，與援助俄國革命黨人的消息。就是集合各種消息於一個機關，然後再通告各地。這種辦法可以增進各地的友誼，擴大我們的反抗運動。

第三，應明了共產黨統治下的蘇俄狀況，設法宣達各種正式報告，如現在工人及農民的社會與政治的情形，俾使一般人明了共產黨的蠻橫行為。

這種辦法，可使各地同志繼續盡力於反抗運動。

為實行上列的目的，應組織確定的團體，宣佈各種壓迫消息，與其他反對布黨的材料。

但僅僅報告種種消息，尚不足達到目的，我們應討論一切根本問題，對於理想與政治兩方面，須有一種明確的觀念。這就是我們的重要目的。

各地勞動階級由反抗運動中，發生種種問題道：難道俄國政府真壓迫革命者嗎？爲甚政府壓迫他們？俄國各派革命運動究竟怎樣？爲甚各派革命黨人不能與共產政府合作，而必需去反對他？俄國的實在情形到底怎樣？

由上述種種問題，發生下列重要問題：討論政權者與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方法，並述及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政黨與國家團體的思想與地位等。

因此，我們於援助俄國革命黨人的運動中，不得不報告原則上與政治上的背影。所以援助會的目的，並非僅爲普通的報告與經濟的援助。這種運動的努力，不獨反對布爾雪維克政府與其在俄國的設施，或反對各國的共產黨，並宜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中的國家派，甚至反對各政黨與其奪權的傾向。無論他們帶着什麼假面具，我們都應加以攻擊。五十年以前，巴枯甯與馬克思理論上的辯論，曾有各地無產階級的先鋒，加以種種的討論，但這個比較還是很小

的。現在我們又開始新的論戰，這是各國勞動階級因俄國事件發生的重要問題。我們深信往後漸能明白了解俄國的實際情形。各地委員會盡力指發他們的謊語，與其他國家派及政黨的滅亡性。

現在我們由俄國事件發表思想，故委員會對於他們，一定須有確定的態度。所以我們除設法援助俄國革命者外，並表示委員會的根本思想。

我們因實現上述目的，決定發行數國語言的定期通告。本委員會的通告目的如左：

（一）定期通告盡力介紹蘇俄壓迫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無黨的革命者。

（二）這種消息的介紹，使各地得反抗壓迫行爲，援助俄國革命黨人。

（三）表白反抗運動的思想，並用無政府主義解說所發生的問題。

（四）報告俄國的一般情形。

本通告印成四國文字，供給各國無政府工團主義工人團體與報章等，懇請廣爲利用所有材料。

一切同情於我們的團體與個人，均請加以精神上的援助。將各種材料，消息，議決案，報告書與出版物等，郵寄本委員會，預備登載於通告上，一切捐款當於每期報告。通訊，材料與經濟的援助等，請交下列地址：

Frity Kater,
Kopernikus 35, II,
Berlin, O, 34,
(fur. "Russishes Bulleten")

同志的祝賀！

Andreeva, T. Arshinov, M. Rraslavsly,
Volin, S. Gorbunev, G. Maksinov.

反動政策

A. Feldman.

莫斯科　近來莫斯科方面較爲沉寂，僅有小部分的拘捕。如克魯泡特金博物院的學生團中，被捕者共有五人，現已放逐遠處。但毫無何等舉動，如彼得格勒拘禁大批學生。

彼得格勒　四月十二日開始大批的拘捕，其中大部分是大學學生。被捕原因由於開除大學生而發生的風潮、同時孟雪維克發出傳單，當即全體被捕。

蘇池達里(Suzdali)　該地已建設新的屯營，據技師的報告，謂牆壁係用石綿築成，極爲堅固。現已將判決死罪者運送該處。

蘇里夫基　許多人已懷重病，特別是神經熱與壞血症等。通訊暫時斷絕。

渥隆奈次基同志(A. Oloneckij)　於數日前被捕現得重病（心病發作）。莫斯科方面命令，將他自彼得格勒監獄移往洛斯拉夫斯加耶(Garhlavskaja)。但他的罪狀，至今尙未判定。

魯萍基克同志(Rubinchik)尙在布鐵耳克病院中(監獄的病院),他的放逐期已滿,五日後卽可送歸。

鎗斃失業工人

渥台斯省審判廳審問十六個失業工人,他們的罪狀,就是於國防政治處派員搜查時,發生抗拒的行為。其中七人已判決死刑,其他則判決監禁十年。鎗斃者卽於庭內施行。

缺乏監獄

據渥台斯日知報載稱,渥台斯省執行委員會開會時,省監獄總管報告監獄狀況。據報告員—共產黨人—說,全省七監獄中,有囚徒二九五〇人。但這個數目裏,尙未加入國防政治管理處與民警中囚徒的數目。大約較少於監獄兩倍。監獄總管報告囚徒的困難情形,一般人均未領得衣服,毫未得到食物,他們住的監房久未修理,故內部污穢不堪。

大多數被囚農民因無力繳納統一農稅。有許多被捕者尙在審查,但事過經月,仍未開始審問。

鞭笞農會代表

尼裁郭洛特斯加耶（Nijegorodskaja）省執行委員於本年三月間征服農民暴動後，會鞭笞農會代表。

可驚的統計

俄國財政人民委員會出版的書籍，名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蘇聯人民與國家的經濟』該書第五頁上說，蘇聯人民於戰爭與革命時共死四，〇五三，〇〇〇人，（實際當在此數以上）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間又殺害五，二〇〇，〇〇〇人。此外單獨為恐怖政策（僅是紅色的）所犧牲者，最低限度計算，約為一，五〇〇，〇〇〇人。

烏克蘭的兒童

據四月十二日日知報載稱，烏克蘭農民的孤兒共為一百萬人，其中僅一二〇，〇〇〇兒童得到國家的援助。

焚燬書籍

伐脫斯加耶(Vjatskaja)州某一圖書館中，共有書籍八七五本，其中被沒收與焚燬者共六百本。被焚燬的書中，有烏斯班斯基(Uspenskij)，喜欠特林(S. Sehsdrin)畢欠爾斯基(M. Pechcrskij)與黑欠岑(Gercen)等名著。(這不知是誰的錯誤。)

俄國同志來函

最近的時期內，國內的活動重新開始，有許多地方組織團體等，但五一節的大拘捕，又阻礙我們的進行。你大概知道，國內的貨幣，較前穩固；工業品的價格頗高，國家並不知治理此事，但祇想充實國庫；此外農業品的價格已用人工降低，農民疲於納稅，致無力購買城市的物品。

也許你還沒知道，就是失望的俄國工農，並未往後退縮，反向前進行，不過他們尚未找到光明的道路。他們現在需要我們，希望我們仗義執言。現在各地方反對現制度的空氣，非常濃厚，有時由罷工或要求等表現出來，但不久即平靜了。因國家方面有無上的武器，即減少雇傭的工人。故失業工人增加極速。同時商店的貨物增多，資本家奈濮曼與共產黨官吏，漸得過優裕的生活，工農的生活則愈為困難。

我們的同志仍在獄受苦，並被共產黨人屠殺，現有大批人已送至彼爾董明斯基，霍爾穆谷爾斯基，阿爾哈斯基屯營去，並不供給食物。仍努力殺害我們的同志，甚至發生自焚事件。

一般政治犯均集合於白海旁的索羅夫基島，飲食尚好，但完全是一類的食物，故大多數都患貧血症。冬季的送物（自十月至五月的）因船路未通，故未收到。函件也很少。無政府同志（三十餘人）住於特別室內，四周是池湖與菜圃，內部並無監察者，惟不准親友會面。

此外有許多放逐者，國家並不供給，但同時又不准工作，故同志均要求入獄，警察監視極嚴，不得隨意行動。

大批拘捕仍繼續不斷，五一節的一星期中，彼得格勒共捕去一・五〇〇人。其中大都爲大學生。監獄已有人滿之患，我黨同志的情形極苦。

工人的狀況甚爲困難，他們不得不做過度的工作，故工人方面對現狀，極不滿意。彼得格勒斯伏衣工廠發生罷工，工人的組織極爲嚴密，即共產黨人也參加運動！

我們的人數極少，大多數均在拘捕的危險中，其他的已被逐遠處。……但我們並不因此

喪氣，活動漸有希望。

各國反對蘇俄壓迫革命黨人運動

俄國共產黨六年來的專政，已得到相當的結果。他努力壓迫勞動階級的解放運動，屠殺一般社會革命的守護者，並把他們送往徒刑場。現在這種殘忍與野蠻的事實，漸激起全世界的反對，他們極力反抗蘇俄壓迫革命黨人與防禁革命思想。

現在各國反對蘇俄壓迫革命黨人的運動，已波及全世界各地。無政府主義者乘此說明布黨國家的性質，這種確實已懷有反國家的精神與趨勢。

當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共產黨政府已有反動性，無政府主義者即向國外同志報告俄國的事實。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間，莫斯科紅色職工國際開會時，代表團頗多各國無政府主義者到會，他們得知俄國真相後。即歸國宣傳共產黨專政的謬誤與殘忍。此後俄國同志逃往國外，援助歐美反布黨運動，用各國文字發表布黨反動的證據。會與各國無政府結合嚴密的關係，各國團體常得實際的材料，宣佈共產黨在俄國革命中的罪惡。俾引起全世界勞

動階級開始與共產黨專政奮鬥，援助吮血者手中的革命黨人。

上面我們指出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在最後兩年的努力已邀得世界勞動階級的同情。

德國與奧國

國際工人協會通告全世界無產階級，請求援助釋放蘇俄在獄革命者，這種呼聲極得德國工人同情。德國各地的會議與大會，多通過抗議書。如萊茵(Rejn)與煩斯脫伐爾(Vestfal)兩省的工人介紹所會議，於本年四月三日在糾賽爾杜爾夫(Djosseldorf)舉行，會議下列抗議書：

『我們特別反對俄國壓迫革命的工農布爾雪維克政府，雖自命是革命的，但實際却切望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並且與法西斯意大利妥協。我們知道數百年革命的先鋒，曾在俄皇時代與十月大命中努力奮鬥過，現在因為思想的關係，被布爾雪維克取締，放逐與鎗斃等。我們牢記托洛斯基的紅軍會屠殺克朗斯達脫的水手與兵士等。我們想到一般革命者，他們為自由與革命而犧牲他們的生命。我們敬致兄弟的祝賀，表示援助俄國與全世界的獄中同志。

我們於國際工人未戰勝國際資產階級以前，當誓死奮鬥。我們向俄國政府宣言道：『在你們未釋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與未恢復言論與集會的自由前，你們不能稱爲革命者，因此我們反對你們，也與反對反動者一樣。』我們告訴全世界無產階級道：『你們勿忘革命的受難者，應與一切的壓迫奮鬥，敬祝社會革命萬歲！』

曼爾蓋伊姆（Mjollgejm在魯爾區內） 四月六日萊茵與頓斯脫伐爾的鑛工大會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通過反對蘇俄壓迫革命者的抗議書，其中有一段說道：『我們革命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政府，認爲是罪惡的泉源。至於『工人』(?)政府雖自命爲共產主義的代表者，恐將更以野蠻手段對待革命者。所以大會代表對於政府，是非常輕視的。』大會敬祝蘇俄獄中同志，要求勞農政府釋放『革命的工團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抗議書結語請求全世界工人階級：『與我們共同反對。』

四月十八日萊茵與頓斯脫伐爾的青年無政府工團大會上，曾提出蘇俄壓迫革命者案，

當通過向勞農政府抗議，末語祝賀『蘇俄獄中青年的兄弟姊妹！』

柏林　四月二日在教育會招集的羣衆大會曾議決抗議書：『大會要求俄國政府釋放一切被犧牲者，允許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不得壓迫社會革命的思想，與危害其代表人物的生命……』

柏林　五月一二日青年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召集的大會，曾議決要求蘇俄釋放獄中革命黨人。

柏林　五金工人大會上，共產黨人因洛且發奈報（Rote-Eane）被禁，要求提出抗議。結果大會通過下列議決案：『大會不獨反對德國方面排制出版自由，並反對任何國家妨礙出版自由。我們希望無產階級握權時，將立刻取消一切反對出版自由的條例。』到會共產黨人頗爲贊成，僅有四人表示反對。

拉抵博爾(Ratibor在上西西利) 四月二七日共產黨人在人民廳召集大會，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演說後，提議反對蘇俄壓迫革命者，要求全體釋放。這個抗議書經大多數通過，其中說道：『在俄國政府未釋一切政治犯以前，不得稱爲革命的與社會主義的。並且我們從根本上知道勞農政府是工人運動的掘墳者與法西斯相等。』往下議決案又說：『到會的人們敬祝蘇俄工農，我們希望你們繼續反對蘇俄的反動，要求社會革命。』

曼黑(Njohen) 三月一日，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極力反對『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美國與俄國等處壓迫革命者。』

五月一日各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組織的工人工會，如明蓋特(Meged)馬爾旦(Marten) 留特蓋杜木(Lijodgendotmund) 加斯脫魯(Kastro)頗爾尼格 (Vernig) 松濮爾(Sunbord) 與頗維加幫(Vevigejzen)等處均議決反對各國壓迫革命者，特別注意於德國

俄國西班牙與意大利。

奈伊基黑(Nejkirhben)　五月四日無政府工團的介紹所曾通過抗議書，反對「蘇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壓迫下，虐待我們同志」。

維那(奧國)　四月二三日與五月一日各處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大會，均通過抗議書。德國大城市如格洛斯庚蒲爾(Grosgamborn)與蓋爾(Keln)等地，亦要求釋放蘇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法國

法國對反俄國壓迫革命者運動，近日愈形擴大。按法蘭西的特性，已成爲有力的社會運動。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對此盡力極多。本年初期即組織「擁護俄國在獄革命者委員會」，盡力於無政府與工團的刊物上披露布黨壓迫革命者消息，報告被囚同志的歷史，散

佈宣言與傳單等，幾無一星期間斷。

三月六日委員會於巴黎大會場中，召集反對蘇俄壓迫革命者大會，開會時會場已為工人擠滿，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報告各種材料，大會即通過堅決的抗議書。此後這種運動漸波及內地。四月初旬時，各地極力要求釋放革命者大會。

五月三一日，工團主義者在阿米埃(Amien)召集大會。

六月三日脫魯(Grua)亦舉行大會。

六月四日巴黎又開大會，一切大會上，均有無政府與工團的演講員到會，提出議決案，敬祝俄國革命，說明布黨的罪惡，要求釋放在獄革命者。法國共產黨因莫斯科的命令，遂謂俄國監獄中並無思想的無政府主義者，蘇俄實際僅取締戴無政府假面具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反革命者。法國共產黨想使勞動總同盟歸順蘇俄，派調查員往莫斯科。反布爾雪維克派通知擁護委員會，要求派遣真正的調查委員。因此五月二十六日擁護委員會致莫斯科共產黨大會下列通電：『擁護俄國革命者委員會代表各派工團主義者聲明勞動總同盟的偽調查團，僅

代表極少數法國工人。我們爲調查眞相起見，請求發給護照，允許三個代表與翻譯員赴俄調查，並須保證調查範圍內的行動自由。本團希望勿拒絕這種要求。」該電經法國工團代表簽字，其中大都爲著名的工團主義者：勃魯脫蘇(Rrutshu)伊輔督(Ivto)與沙伐(Savua)等。此外尙有革命工人簽押。現在反對俄國壓迫革命者外，並援助大科學家，大思想家與大藝術家等。同志努力於設法釋放在獄革命者，停止蘇俄的威迫政策。

西班牙

西班牙的Solidaridad Obrera 日報，是該國無政府工團的機關報，曾登載蘇俄壓迫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現因西班牙政體關係，尙不能公開活動。

賓加利牙

全國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團體，要求蘇俄於五月一日釋放全體革命者。

墨西哥

墨西哥無政府與工團主義者，自五月十日起，舉行全國的擁護蘇俄革命者運動。五月一

月於京城舉行極大的示威運動。

阿庭根

四月二〇日當地援助委員會於布埃諾斯(Buenos)召集反抗大會。全國無政府刊物，要求於五月一日釋放蘇俄全體革命者。一切報章，特別是"La Rotesta"發表種種抗議消息。大會上報告蘇俄在獄同志的名單。

烏拉圭

召集抗議大會，並於報章宣傳反對。

（第二號）

絕食失敗

莫斯科消息，路賓齊克(Rubinchek)同志在獄已入，初放逐於蘇齊達爾(Suzdal)，後又自蘇齊達爾送歸莫斯科。現以釋放無望，實行絕食表示反抗。但路賓齊克同志正在病中，且經

欠夾斯脫的壓迫，終至失敗。

萬國勞動會議致電蘇聯人民委員會長留各夫，職工國際與全俄職工會，要求釋放路賓齊克，或將其驅出國外。

鎗殺水兵

六月一六日彼得格勒消息，該地達蓋斯加耶區軍事審判廳審問六個裏海艦隊水兵，謂其曾實行反蘇維埃宣傳，並拒絕了交通總司令的命令，運載兵士往克拉斯諾伏特斯克，壓服土耳其士坦暴動。現已判決死刑。

驅逐失業工人

莫斯科蘇維埃採納共產支部的提議，停止津貼一切未表白服從蘇維埃政府的失業工人。凡未經證實爲莫斯科永久居民的失業者，須驅歸原籍。

俄國同志的報告

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社會主義的監獄，我又得到自由生活了。雖然這不是眞正的自由，

不過是更擴大的城市監獄。在國防政治部嚴重的監視下，活動異常困難。

由此可以知道，我現無社會運動的餘地。我與我們的同志眼看四圍的黑暗生活，已無改正的能力。勞動者的被壓迫程度，正如埃及王的奴隸一樣。農民須繳納重稅，但同時農業品的價格極低，工業品的價格極高。一般人的生活極爲困難，惟共產黨人爲現在唯一的主人與特權者。

勞動者受政府種種剝削，扣除工資，捐助給中央政府，名爲救濟人民或其他債票等。並用狡猾的手段，組織失業軍，致不能提高城市工業。貧困與飢饉等也漸爲全國的普通現象，但同時奢侈品却特別增加，這是專爲供給各地當局與新資本家用的。眞如俗語所謂，『災疫時代的宴會』。全俄經過六年的反動與恐怖，受欠夾的監視與鎗殺，一般人多爲無意識舉動，智識者，敎授，醫生，敎士，資本家，工人與農民等，均因極小的利益，做出卑陋的行爲。甚至變更自己的思想，做政府的偵探與人民的叛徒。現在種種敗德的行爲，正逐漸加甚，政府不但未提高人民程度，反使他們退化。俄國的青年也被共產青年團惡化，敎授給他們惡劣的馬克思主義。使他

們抹殺良心，接近蠢愚的唯物主義。新的國家想於舊的基礎上，培養一般青年專政者。這是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活。

一切的社會思想均受嚴重的壓迫，監獄與放逐地已充滿囚徒，鎗殺與流血的範圍，遠勝於歷代的暴君。一切社會革命的運動均被壓迫，有許多人開始惡化了。老革命黨人疲乏了，他們在創造中已成爲殘疾者，一般勇猛的戰士都喪命了，沉寂的個人祇有待死而已。新的戰士還未完全成熟，他們暫無奮鬥的能力了。……

告各地團體與同志等

朋友們！我們請求你們，也與國外的同志一樣，開始在俄國實行活動。是的，我們現在不能公開的活動，我們極難團結散漫的勢力，實行秘密的工作。但我們仍要求你們從速組織，與其他各地互相聯絡。我們號召一切灰心的同志，他們以爲無政府主義現無活動的可能；我們號召一切受物質壓迫的同志；我們號召一切確信無政府主義的朋友，我們還想實現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認識他的現實性與眞實性；請求大家共同工作。

朋友們！速從事工作。我們需要援助被布爾雪維克君主主義壓制的工人，我們也要減去農民的困苦狀態。

同志們！有許多人灰心於俄國革命，但並非傾向於反動方面。我們應該援助他們，走上光明的道路：我們不必用單獨的思索力，我們可與民衆的創造力，解決一切的疑問……

找尋真正的同志，組織團體，恢復各地關係，實行遲緩的秘密工作。本團在自己方面，也已開始工作，確信在不遠的將來，可使全俄國無政府大會驚奇……

某城無政府團

蘇俄無產階級狀況

工資問題

真理報八九號登載關於第七次鐵道工人大會的消息。該會中央執行委員報告：『第六次大會時職工工資平均爲七貨物盧布四三戈壁克，較戰前爲百分之七，鐵道工人工資合五金工人百分之六三。』

『後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向經濟機關嚴重的要求，鐵道工人的工資於一九二四年一月時增至一四貨物盧布與四三戈璧克較戰前爲百分之四一，增加百分之一三・七。現在鐵道工人較五金工人爲百分之二六』。

烏克蘭的情形並不比較好些。眞理報九一號說：『我們研究烏克蘭工人的預算表，知道家族中主要工人的平均收入是：『頓礦鑛工百分之三三又九，哈爾郭夫五金工人百分之七五又六，製糖工人百分之六九又八，蘇維埃工人百分之八四又九。較一九二二年已爲增加，但工人必需生活的百分之一二至百分之二〇，不得不另想其他生活方法。』

住房情形

黑海水道衛生部研究六三四工人住房，其中僅爲修船場與渥台斯港站廠工人的住房。研究結果並不完全，曾登載於住房合作消息的第六號上。

六三四住房中僅有百分之八（五六）住房在城市中心，其他的住房與從前一樣，仍在城沿旁。大部分住房位於臭穢與不適衛生的地方。該雜誌並未報告水道工會的會員中，誰住五

六優等的住房，在城市的中心。但這是不用說的，我們渥台斯人知道，一切紅色廠長，工廠委員，工場共產部等都能領到特等的住房。他們的優美生活須犧牲千人的汗血。眞正的工人却住在穢屋陋室中，過擁擠，黑暗，潮濕與汚穢的生活。……這六三四住房中有房間八三〇，共住二三四四人，平均每個房間住三人。但那六三幢住房中平均每房間僅住一二人。據渥台斯蘇維埃法律規定，每人須佔十六平方俄尺，但實際能佔這樣地位或更寬敞的僅有百分之一二，自然祇有共產黨人能享這類特權。其他均低於原有規定，其中百分之三八・七，僅合規定的半數。各住房合規定立方者，僅有百分之二〇・五（一二四住房）其他的住房均不合式，空氣頗爲惡濁。據研究的結果，工人百分之八五，與兒童百分之九〇，均不能得充分的空氣。住房大都非常黑暗，其中百分之四〇不見日光，餘者有日光時亦甚少。裝電燈的住房僅佔百分之九，卽專爲特權者而設。大多數的住房非常潮濕（佔百分之五一・二），其中百分之二五缺陰溝，其他百分之五〇有極穢的廁所。大部分被調查的房屋，其木質部分均已拆毀（因木板缺乏的緣故，）百分之一二住房亟待改建。住房的情形異常困難，每人一牀者僅佔百分之四，其他百

分之五四，每兩人共宿一牀，餘則數人共睡一牀，或簡直睡在地上……

患肺病的工人頗爲危險，住房百分之二〇非常黑暗，其他百分之五五甚爲潮濕與黑暗，其中百分之六〇住居不合規定的房間，有家室者每五六人共宿一室。•

眞理報七一號又說：『莫喀鐵路（莫斯科至喀薩）的站廠工人生活極爲困難，工資非常低微，住房尤爲困難。工人住在離廠三四里的地窖與泥屋裏，有的住在十二俄里以外的鄉村裏。有許多工人住在私人家裏，房主要求的租金幾與一月工資相等……』

各國援助俄國革命者

（一）西美

西美無政府團體出版猶太文與英文的鐵鎚生活，附錄中將聯合委員會通告第一號刊入。詳告蘇俄無政府主義者被壓迫情形。現各地反布運動異常擴大，紐約，白底穆爾(Batimor)台脫洛衣（Detrojt）與妃拉台爾飛(Filadelfij)等城均組織反抗大會。

（二）英國

倫敦無政府團體得萬國勞動大會通告後，即與其他各團體，用一一〇〇工會與政團，一九四議員與勞動部員，四九報章名義，反抗蘇俄壓迫革命者。五月十三日倫敦曾開極大的會議，通過抗議案，反對蘇俄壓迫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人與農民等。

（附註）援助蘇俄在獄同志運動，最初由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左派與最高限度派共同發起。該會自成立以來成績頗好。現全世界無產階級漸明白蘇俄眞相，正努力反對赤色的威迫政策。上次上海曾匯去五十元，是寄給柏克曼的，據報告上看，似乎是援助一般革命者的。後來廣東托我轉匯三十三元，我曾聲明特別援助在獄無政府主義者。最近柏林一部分無政府主義同志，認爲我們不能與社會革命黨合作，特別組織援助無政府主義者委員會，這篇通告即由該會寄來。其中頗多馬哈諾派。

柏克曼原爲聯合委員會中無政府代表，他不贊成特別組織無政府委員會。他說聯會合頗願盡力援助無政府主義者。他在美洲日知報中，曾詳細說明。我處尙未得到柏克曼的報告，以後當在民鐘發表。捐款者可自己聲明，是捐助一般革命者的，還是特別援助無政府主義者

的。

一九二四年七月　抱朴記

援助俄國被囚革命者聯合委員會通告第六號

屠夫的殘忍手段

我們接得俄羅斯來函，現照錄如下：

『本年二月二二日莫斯科國防政治管理處毒打前社會革命黨左派執行委員與拉脫維革命民粹派里黑旦白烏(M. Libhtenbaum)，著名的屠夫留勃(Rjob)敲打他的生殖器，拔去他的鬍子。里氏於被拷問時大呼道：『社會革命黨左派萬歲！屠夫的醜狀！』里氏爲反對起見，即實行絕食。他於十一日絕食時，擬舉行自殺，但爲獄卒所阻止、現在里氏已被送往瘋癲醫院，不過他的精神確極健全。』

索羅埃次基寺院消息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來函，謂自去年十二月屠殺事件後，被囚者情形較前尤壞。因去冬無

錢購得種種必需品，故在獄同志仍在挨飢狀態。他們自備的東西早已用完，故現狀極爲可憐。他們的親族雖極力營救，但亦毫無效果。因被囚無政府同志約有四十八，並還有三個小孩子……據云索羅埃次基屯營有遷移消息，究在何時何地，尙不得而知。但將來情形的好壞，當早在大家意料之中。』

加霍夫女士的新痛苦

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加霍夫斯加耶(Grina Kahhovskaja)女士，曾在俄皇時代嘗過徒刑生活的滋味，親自參加一九一八與一九一九年暗殺埃伊郭爾(Ejihgorh)與臺尼金(Denikin)事件，最後數年，常受布黨政府不斷的壓迫。她被囚禁放逐者已有四年。本年四月，她的最後二年放逐期已滿。她不但未得釋放，並再繼續放逐三年」

監視老無政府黨人

阿答伴剛(A. Atabekan)醫士於俄國革命時，即住居於莫斯科，是克魯泡特金奈脫拉烏(Nettlau)與加萊阿尼(Galleani)親密朋友。他因供養自己的家屬起見，於革命開始時，即

與其二子組織家庭印刷局，純由其家屬親自工作，印刷無政府傳單極多。這印局常受國防政治管理處嚴重的監視，他們於一九二一年時，即想把阿答伴剛逐歸高加索，當爲國內戰爭阻礙，故未能實行。最後數日，壓迫阿氏較前尤甚。印刷局已爲國防政治處沒收，阿氏家屬已無生活餘地。

蘇俄放逐地的生活

G. M. Gudovic 女士著　魯智譯

去年病中我把本文譯出，曾託胡愈之轉交婦女雜誌，但他們深恐得罪某方，所以未敢刊出。後又託朋友取回，改寄廣東的民鐘雜誌，不幸中途被郵局遺失。我覺本文確能描寫蘇俄放逐地的生活，所以不惜許多寶貴的光陰，重新把他翻譯出來。　譯者附記

一

一九二一年初，我因爲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哈爾郭夫(Harkov)地方被捕。經過許久的絕食運動後，又移往莫斯科的布端爾加亞(Butjorskrja)監獄，遇見不少親密的同志。當時我

的病勢非常沉重，所以就住在監獄的病院裏。

同年九月裏他們才通知我，七月三十日的缺席裁判，說我是無政府的馬哈諾派，放逐我到北特維斯加亞（Norda dvinskaja）省的烏斯基守松爾斯克（Usti-Sjosolsk）地方去，期限是一年。

按着我的病勢而說，我實沒法到放逐地去。醫生說我犯關節炎病，絕對不准我去。我的脚非常紅腫，行走頗爲困難。

我覺監獄裏太寂寞，所以決計走了。

二

通知後數日，我移住諾維加（Novinka）驛獄。

那邊許多同志因我患病，均勸我拒絕到放逐地去。我當時仍非常堅決，僅允要求到南部放逐地去。我遞了一封請願書，說我因病勢沉重，裏着脚不能往北方去。他們的答覆，却是立即送到放逐地去。

三

自諾維加驛獄到車站後，遇見各獄的囚徒六四名，其中大都是貧苦的農民，因阿東諾夫(Antonov)暴動而被放逐。男女老幼中，有八歲的小孩與六十以上的老者。他們帶着許多袋與家具等。有些人簡直把全部財產都帶了來：衣服，被褥，馬鈴薯，麵粉，燕麥，靴匠工具與他們工具等。我問他們，被放逐到什麼地方去，他們答道：『我們不知道，……他們將我們放逐到遠地去，但我們不知是什麼地方。……』

四

我們搭着囚車到伏洛格達(Vologda)沿途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不過飲食方面很壞。

陰慘的十月天氣晚間十一小時左右，我們到了伏洛格達。立刻從車站到驛獄去。

黑暗中步行，街上的汙泥不多，但護兵却故意使我們在污穢的地方行走，並且還嘲笑我們，罵我們是蠢東西。

一位老婦稍不經意，突然倒在泥裏。

護兵不但沒扶她起來，還踢了她一脚，接迹又笑罵一陣。

老婦還是不能動彈，兵士就用鎗柄亂打。

我無法再忍耐下去，就開始反對他們。

護兵推了我一下：『你到底走不走？你還在這里說話？……』

一壁亂罵，一壁又用鎗嚇我。

『是的，我還要說話！……看你們又怎樣？……』

兵士用鎗口對着我：『立刻要鎗斃你，……看你還走不走？……』

這時我一脚踏在滑地，倒在惡臭的泥裏。

老婦很困苦地爬起後，我也立刻站了起來。兵士拿鎗斃來恐嚇我們，並用卑陋的話謾罵我們。

大家又往下走。

五

我們到伏洛格達獄已是深夜的光景。

獄官看見我們劈頭大駡道：

『站在這邊！』

『勿喧鬧勿亂跑！』

他們掠奪許多我們的東西。不過在我們困苦的狀況中，每樣東西——甚至一個茶匙或茶杯——都有重要的意義。我又開始反對他們，但也沒什麼結果。

然後把我們趕到監房裏去。

我跑到普通女監房門前時，不覺暗地裏嘆了一聲。我也沒法用言語來表示這種悽慘景象。屋內非常暗，在惡臭的塵土裏，有三四十半活的動物。牆上塗着糞與其他穢物。

我告訴監察婦，請見高級長官。我想與他談一談途中暗殺與監房問題。監察婦頗爲和善，她勸我勿與任何人談判，因獄官不能比護兵好些。

監房裏沒有可坐的地方，地板大概有一年多沒洗了。

我不願在這廁所似的地方停留，要求在走廊裏過夜，因爲比較上清潔些。同時我旁邊一位女醫生，不知她因何入獄，也這樣的請求。

監察婦允送我們到單監房去，可是裏面已有一個瘋婦，患着極重的花柳病。結果把她放在走廊裏，預備翌晨送到病院去。

不過我們還不敢進去，因裏面幾與普通監獄一樣，牆壁上滿塗糞土。

我們要求拿些熱水，洗清牆壁與地板。監察婦說候獄官走後，再給我們。最後 官離開監獄，我們即用熱水洗清監房，預備在裏面睡覺。

監察婦臨走時，叮囑我們道，晚間千萬小心，恐監察員或獄官等，懷着惡意來此。這里已成爲習慣，一切路過的婦女，均被他們汚辱過。因此辦事員均犯花柳病，又傳染給其他婦女。『婦女在此居留若干時後，出去時沒有不犯病的……』

這種預言確證實了。晚間有人提着燈，跑到監獄門前來。

『誰呀？』

那人答道：『無論誰都是一樣的，……姑娘們，我是來查夜的。』

我們四人立刻站了起來；——我女醫生，拉脫維女與女社會革命黨員。他大概已知無法可想，所以對我們望了一下，也就走了出去。

次日早晨他來了。他爲報仇起見，就吩咐我們道：『快去洗清廁所！』

我們未允執行，他想用强制手段，但我們到底未去。

白天的困難問題就是飲食。他們把小麥拿去自用，却把半爛的鯉魚供給我們。湯與食料裏面，摻雜着一半穢物。

第二天晚上，又有一人跑到監房來，並沒帶着燈火。

『幹什麽？』——我們齊聲問道，並站了起來。

那人點着洋蠟，對我們看了一下，露着牙說道：『我是來查夜的。』

我們極力反對，並大喊道：

『晚間點名以後，不能再到監房來……我們請你出去……』

那人不得已！也就走了。當時我們不知他是誰，次日才知是副監獄官。

六

四日以後，我又被送到伏脫加（Vjatka）住在驛獄裏，同行中僅剩我一人。獄內較伏洛格達稍好，監房稍爲寬敞，也不十分污穢。

我要求洗澡，但他們叫我先到監房。他們說，『到那邊就知道了……』

在很大的大監房裏，共住四十人，僅我一人是政治犯。有破床九張，擱着些木板，也沒草褥與枕頭等。床上與地上橫着許多的衣衫襤褸的人，有幾人差不多裸着體，眞如陳死人一樣。

我問道：『睡在什麼地方？』

囚徒們笑道：『睡在地上。』

『這兒有澡堂嗎？』

他們又笑道：

『我們來了很久，還沒見過澡堂。』

不得已就把東西放在地上，但地板上却非常齷齪，差不多從未洗過的樣子。晚上監房裏沒有亮光。從前一個小燈打碎後，不再發給了。

當夜就在桌上睡覺。

這樣難過的夜裏，眞是出生來第一次。千萬昆蟲蠕蠕而動，使一般囚婦悲泣了，他們要求水喝……大多數人的溫度很高。

翌晨，患寒熱病者達十七名，我想使她們移住病院，終未能達到目的。後請求去見監獄官，也被他們拒絕了。

我領着十七位病人，直接到病院裏去。病院接收了十四名，其餘三名因無空位，祇得仍回監房。

我回到監房後，就問什麽時候可得早晨的開水。誰知調查的結果，已有三個月沒發了。

有人告訴我不發開水的原因說：

『板子太貴……』

晨八時分配食品，得麵包3/4封脫。裏面混雜髒粉與爛的馬鈴薯。這種混合麵包頗爲稀薄，故食時須用匙子。我打聽每天所發的東西，他們說有時晚上還發些「湯」(?)我決定多候一天，以便知道全獄情形。

「散不散步？」

「向來沒有過。」

晚八時「湯」(?)送到時，我非常驚奇。湯是馬頭煮成的；在混濁與穢臭的液質裏，有馬皮，毛髮，擦布與某種粘液等……湯裏的馬鈴薯也不清潔。

一般人如野獸般奪取臭湯，一陣地狠吞虎咽去下，有的因爲馬鈴薯皮，竟致打起架來。

經過幾分鐘以後，有許多人已嘔吐了。

這樣過了一天，又到可怕的夜裏了。

我決定將所見的事實寫成請願書送給監獄官。監房裏有幾個有智識的女子（因鐵道工人罷工事件入獄）她們幫着我做這事。

次晨我們在請願書上署名，並推選了幾位代表。

我非常驚異，監獄官竟接待我們，並且態度也極和善。他的辦公室頗爲壯麗，處處使我感覺着，他異如尼古拉時代的將軍。他斜戴着帽子，頗如一位軍事教練。他開口問道：

『有什麼事？』

他讀了請願書後，就憐惜道：『這未免太可憐了……當立即設法改善……』

『難道你沒知道嗎？』

『我不知道到這樣的程度……僅知時常沒有熱開水……不過你們應知道，城市裏也常感缺乏……因爲沒有板子。』

『你總應明白監獄現狀將使全城危險……這是傳染病的媒介……』

『是，是，這是自然的……你們不要擔心，一切當照辦……我即召集醫生……立刻設法……』

我們在請願書裏，要求立即消毒，他答允履行我們的希望。

當晚醫生，助手與衛生員等，固然到監獄裏來了。

監房實行消毒，辦法頗爲簡單。把全體囚徒驅出房外，帶着一切東西與污穢等。空房裏實行「消毒」（？）後，又把大家趕了回去。

消毒後二天，一切恢復原狀，仍照舊污穢不堪。

同時我們不能忘記的，就是大家洗了一次澡。

七

我在急忙中記錄，無法整理材料，做成有系統的敍述。其實即使我有這種可能與願望，也不能完全描寫出監獄裏的慘狀。

我在伐脫加獄住了一個月，幾如過了一年。不覺聯想到有許多人，因爲很小的刑事罪或職業罪，竟被監禁了三五年……並且我的生活較有些人稍好：出售所帶的東西（委託到城裏去的囚徒），飲食上比較上自然好些。

我在伐脫加停留稍久，因想設法改變放逐地點的。按照我的病狀，恐怕很難達到目的地。

自此到郭脫拉斯(Kotlas)雖可搭火車，但自郭脫拉斯到烏斯基守松爾斯克，尚有三五〇俄里，須步行着經過困苦的驛道。我的移動頗爲困難，自然不能達到該地。醫生與獄官也是如此想，所以我等候最後的決定。

月底時我才知道，他們不能改變中央的命令。

我到伐脫加後，整整過了一個月，才往郭脫拉斯去。

八

自郭脫拉斯往下僅我一人。他們把我關在鐵道員的車裏，沿途並沒什麼變故。

到郭脫拉斯站以後，我即往當地民警署。我打聽到烏斯基的路途，心裏頗爲驚恐。因爲在夏天的時候，還可搭輪船去。現在卻須步行前去。按照自己的病勢說，眞恐是白白去送死……

民警署署長老實告訴我，說他不知怎樣送我到烏斯基去，因沒閑空的民警可以押送我。所以他暫時把我安頓在驛獄裏。

我在那裏遇見許多愁亮(Zjorja)的刑事犯，他們自從大烏鳩格(Granda Utjug)放逐

來此。我與他們一塊往下走，盡力勉强步行前去。

九

自郭脫拉斯到近旁一地，共有十七俄里。雖道路不十分遠，但我已覺非常困難。行李須自己肩着，其實那時我的身體很弱，卽不帶行李也是難於行走。我差不多已是每步停頓，不願往前進行。我想回郭脫拉斯或停留道上，也完全不可能。跟隨的民警雖少，但不能改變路線。

有些囚徒把東西放在馬車上，但我又沒充分的金錢，去給馬車的運輸費。後來有位馬車夫可憐我，搬了我的行李，並把我放在車上，我付給他五千盧布。

走了十七俄里以後，有一個停留的地方。我們在驛獄裏過夜，次晨領了十天食糧，又往下進了。

十

我們趕着旱道，經過極短的距離，就找地方安歇，這樣過了二十八天，才到烏斯基守松爾克。

有許多地方須下車步行，有時就坐在馬車上。

這兒的空氣較為自由些，民警對我們的態度頗好，我也與他們時常談話。他們說：『這個囚徒所希望的，真是我們所要求的。』我們停頓過的鄉村裏他們對我均表示同情。我與農民談話時，他們總追問道，為什麼又是這種政策？』

不過沿途也有種困難，愁亮人的程度太低。他們以為我是女子，應該供他們取樂。他們常來侵犯我，我也不斷與他們奮鬥。其中有一個特別愚魯，拚命來騷擾我，有次我幾乎被汚。他經過這次失敗就恐嚇我道：『當設法報復。』同時他與民警等常喝得酩酊大醉，我常畏他藉他們的援助，來與我為難。我時時刻刻警戒着，預備與他奮鬥。有時甚至奪去酗醉民警的手槍與護照等。

十一

達到耶林斯克(Jarensk)時，我已不能行走，每次要求坐車。在某村的驛站裏，愁亮人密告獄官，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以沿途搗亂，宣傳反對政府。我當即被獄官傳去經我自己說

明後，他命委員會調查委員會也認往下行走時，須坐馬車去。

十二

離烏斯基九十六俄里，我們又停頓了下來。這兒有永久的驛獄，大家就在那裏住宿。他們把我們送到不大的通監裏，用木板隔着，一方是專爲女子的。在木板後邊的，僅我一人。一旁住着愁亮囚徒二十名。俄國囚徒一名，他旁爲獄官辦公室。

傍晚時，我心裏頗爲恐惶。木板以前，囚徒與獄卒已喝得大醉，怪叫聲與惡罵聲，總是不絕於口。我時時刻刻深防他們闖入，所以也不敢睡覺。

半夜時，俄國囚徒近前說道：

「姑娘，你不睡嗎？」

「不。」

他警告我謹慎些，說完就走了。

醉漢們又繼續吵鬧了三小時，大概已忘記了我，但我仍過着恐怖之夜。

十三

最後我們經過兩天的步行，第三天早晨到烏斯基。

他把我送到地方(縣)民警署，那兒說不能收留我也不知究應怎麼辦。警士們想了一下，又把我送到州民警署去。

那兒又說：『這事不歸我們管理。可往共產黨部(？)去，他們當能決定。』

「共產黨部」(？)說：『我們不管，這事與我們無關……』因此又把我送到「感化院」(？)去。

這時已是午後三時，我自早晨起來，還沒喫過東西。行李由自己肩着行走頗爲困難。

「感化院」(？)不肯收留我，他們說按着公文，我現在不是被捕者，而是被放逐者，所以與監獄無關。

那末我究往何處去呢？

他們又把我送到革命審判廳，接待我們的官吏，還是俄皇時代的舊官吏。

『這事不歸我們管理，應到州民警署去。……』

現在重新又要到州民警署，押送的民警頗爲懊惱，大罵不知把他送到什麽地方去。他自己要走了。……

我們到州民警署時，直接去見署長，他說立即開會討論，過一小時答覆我們。

過一小時後，他說應往「欠夾」去。署長替我們寫了封私信，送給「欠夾」的長官。這時已是午後五時。

「欠夾」把我搜查後，又奪去我的東西。我憤激道：『我是放逐者，並不是被捕者。……』

欠夾斯脫說：『現在你在我們手裏，與被捕毫無分別。』

『這是民警署長給長官的信。』

『好罷，我現在就轉給他。你可在此稍候，我們當招喚你。』

暫時把我送到巡查所，就在廚房裏面。滿屋站着兵士，處處都非常汚穢，東西也放得雜亂無秩。祇聽得兵士罵長官：『媽的……媽的……媽的……』

他們對着我說：

『姑娘，請坐……今晚我們可以取樂……』

兵士是俄國人。大都是維基啓(Vitich)城人。

我坐着默想道：晚上決不能在此住宿。究往何處去呢？上大街上去嗎？但那裏是零下三十五度……我有幾晚未睡，差不多沒喫東西，並且我現在病了。……

我請求兵士，去詢問欠夾，什麽時候傳我。最後有位兵士答應去問去，回來時告訴我說：『他們說快將傳你。……』

我候了一小時後，再請他們去問長官。回來的人說，長官不知我是什麽人，從什麽地方來的。兵士們聽了頗爲驚異。有位兵士走去說了一下。

後來他們才傳我，我攜着東西進去。因疲勞過度，竟致倒在地上。兵士扶了我起來，幫我搬了東西。

我們走到半途，就遇着一位欠夾斯脫。

『請你填寫這張履歷表，然後再到廚房等候。』

我堅決地說道：『不，我不去，我被放逐來此，是有自由的居住權，並不是到巡查所去受罪……你們祇有用武力，才能把我趕回去。……』

我求見長官，他們就把他請了來。

他是烏克蘭的哥薩克人，生得如野獸一般，但衣服却穿得很好。

『什麼事？』

『這是一位……被放逐者……搗亂者，』——欠夾斯脫這樣報告他。

長官沒等他說完就說道：『我沒空，我要開會去。……』

我大喊道：

『你要去開會……有事情……你有房子住……我現在沒地方住……要把我趕回去……除非用武力。……』

『讓他在會計室住。』長官這樣吩咐道。

我走進這間屋子。保險箱旁站着一個啞兵。我想已找到睡覺地方，也可安靜睡一夜。

十四

翌晨我要求領取口糧。

糧食部長說，他很願給我口糧，但不知我應領那一等，所以已派人到感化院打聽，候他回來時再說。

同時走來一位女共產黨人，他大概看我很可憐。他立刻替我設法，端了一杯茶與一塊麵包，並自家裏拿了一塊糖來。

不久欠夾長官就來傳我。

『你是馬哈諾派？』

『你是猶太人？』

『你問我幹嗎？』我這樣不平地說道。

『同志，我很願與你談談。』

『我不願與你談話……你未免太蔑視我……』

經過很小的爭辯後，我直捷問道：

『你釋放我嗎？』

『是的，但我想送你去做工，你以後歸州勞動部管理。』

『我願按着自己的特長。我是產婦。』

『好罷。現在你可去，隨你到什麼地方去。……』

十五

我跑到大街上。

欠夾斯脫幫我搬東西。

現在我剩一個人，並沒押送的護兵……我已是自由人！……

我的氈靴滿了雪花，天氣非常寒冷。我到什麼地方去？「自由」（？）了又怎樣？……

我走到欠夾對面的屋子。構造上頗多別致，一切都敞開着，連門閂也沒有。

屋裏寂無一人，我就走到院裏。有一農夫正在那裏駕車，他是愁亮人，是一個啞子。我用記號詢問能否將東西放在車上？農民點了點頭。我把東西放在上面。他把車趕到大街上，我在旁邊跟着，但不知究往何處。

從前我在放逐中有人曾說起列甯街十四號。這時突然回憶起來，看見這街的某號門牌。我把東西搬了下來，敲了幾下門。有位婦女出來開門，我懇求寄放自己的東西，他們允許了。後來並允我在那兒歇息，睡覺……我在放逐的生活裏，第一次感覺精神上的快活；他們給我東西喫，並讓我洗澡。我睡在清潔的被褥上，覺得非常奢華似的。

十六

我借住的那家，都非常和善。他們頗關心我的事，我把一切都告訴他們。

次日我到州勞動部，他們招待我很好。那地正需要許多智識者與職工等。他們給我寫介紹信，叫我到州衞生部去。

部長親自接見我，我簡單的把經過告訴他。他叫我到他家裏去，詳述被捕與放逐的情形。

他給我一個字條，我就到病院裏去。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就在烏斯基病院裏充當看護婦。

次日我到部長家裏，把被捕判決與放逐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他聽了非常感動，決定設法使我休養。

十七

我所最驚異的，就是全體病院辦事人，都是保皇黨人。

他們看視病人的態度很壞。

我堅決反對這種行爲，想改善病人的狀況，但結果醫生卻要驅逐我出院。

同時我認識的衛生部長已走，新任部長非常凶惡，他也反對我。他說病院減少職員，所以不得不將我免職。

州勞動部長從前在莫斯科時，曾爲列渥基埃夫斯基(Leontievski)胡同炸彈案（一九一九年底，無政府主義者轟擊布黨領袖）的檢察官，他知道州衛生部長與保皇黨人合作，所

以極力援助我。病院的女醫生，對我也表示同情。

雙方開始爭論，各向中央報告。

我不及等候辯論的結果，要求他們允許我充當私人產婦。

欠夾實行干涉，要想把我送到班屆爾(Pechor)荒地去。

我直捷向他們聲明，假定欠夾要强制執行，我唯有實行怠工。

結果我得州勞動部批准，自己做私人產婦。

州勞動部爲我建築了一間醫室。

從這個時候起，我才入於安定的生活。

十八

我的放逐期已滿。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我有回家的自由了。

同時我接着兩個電報：一是同志巴隆(A. Baron)打來的。當時他還未被捕，他說舍妹出獄後，病勢頗爲深重。其他一電是同志自國外打來，他說立即歸國會我。

我決定立卽動身，但這事頗不容易。

我到欠夾去，請求准許歸家。

長官適往他地，代理人不願放我回去。他說中央認我是危險人物，或者打電去問一下，等候有答覆時再說。我堅決拒絕，謂按照「法律」(?)放逐期已滿。

經過一番爭論後，他允用護兵送我到莫斯科去。我仍是拒絕。

『那末請候長官回來時再說……』

我還是拒絕。

我開始與熟識的共產黨人商量，大多數均贊助我。他們說放逐期旣滿，自應自由歸家。

最後他們答應送我回去，但祇能到莫斯科去，歸莫斯科欠夾管轄。

十九

我上船時，送行者頗多，其中也有共產黨人。

鐘聲二下時，欠夾斯脫氣喘喘奔來說道：『快下船，你已被捕。』

我說不下去，除非是用武力。欠夾斯脫恐嚇我道：

「中央打電來，我們不得不拘留你……」

熟識的女共產黨人答應設法，她奔到共產黨部去。

我就等候着，也不下船。

後來有電話來，我就與代理長官談話。

「中央有電報來，叫我們暫時扣留你，候下次船時再說……」

我仍拒絕。

這時大家奔走商量，船也躭擱了。

結果仍准我到莫斯科去，但須於八月十一日，到莫斯科欠夾報名。

最後輪船開了，我也起身了，我已自由了！

二十

因某種情形，在耶林斯克地方，使我不得不下船。輪船當即開了。

次日我方知沒船到郭脫拉斯去，也不知什麼時候有船。

同時我明白，我還不十分自由，有紅軍跟隨着我。

我得朋友們的援助，決計離開紅軍，搭小船往郭脫拉斯去。

我手裏有錢，就雇小船到郭脫拉斯，紅軍也就離開了我。

二十一

自郭脫拉斯往下，毫無什麼困難。八月十日我到莫斯科，遇見許多同伴。

我從各方打聽後決定接受莫斯科欠夾的命令，放逐到國外去。

蘇俄革命中之怪聞

天聲

小引

以下這幾段短聞是我從亞歷山大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布爾雪維克神話(Bolshevik Myth)裏隨便節譯出來的。這本書是他旅俄時的日記，(自一九一九年底至一

九二三年九月）他以生動，眞摯，同情的文筆，隨時隨地記述他所見所聞的事實。柏克曼本生長在俄國，後來又在美國從事無政府主義運動。曾長期關在監牢裏十四年，他著一本有名的獄中回憶錄。出獄後更加熱烈從事運動，大戰時從事非募兵運動，再被捕入獄。一九一九年底和同行者二百餘人被美政府迫放到俄國。他那時候對於蘇俄革命運動，是愛慕到萬分的，他決心去盡力幫助他們。下面一節是他初抵俄境時所記的：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昨天午後我們踏着蘇俄的土地了。

我們從美國如同罪犯一般被趕了出來，在柏羅阿斯陀夫(Belo-Ostnov)他們熱忱地接我們。當我們走過邊關的時候，赤軍軍樂隊奏着革命的讚美曲歡迎我們。赤帽兵士的歡呼，混雜着我們放逐者的愉快的叫聲，回音直透山林，有如激昂和愉快底戰鬥聲滾滾地向着遠地而去。我脫帽立在這革命勝利的象徵底前面。

一種嚴肅和敬畏之感鎭壓着我。這種情境，我的虔誠的故舊祖先第一次踏入神聖中的聖地時定會感到。一種强烈的願望命我跪下去親吻這個土地——先代殉道者受難者的生

命之血使他變爲神聖的土地，現在我同時代的革命者重新使他變爲神聖的土地。我從沒有這樣被刺激得利害。我熱望擁抱着人類，安置我們的心兒在他的脚前，供奉千百回我的生命爲社會革命努力。

這是我的生命的最崇高的日子。」

寫到這裏，我的熱血也不覺沸騰了，我的熱淚也快要迸眶而出；我想到一個革命家，對於他的事業——社會革命——是多麽的渴望完成，但是等到成功的那一天，不知犧牲了多少先驅的生命。革命的花，乃是用可寶貴革命者自身的鮮血灌溉成的。正惟其如此，所以革命乃有價值。並不是像我們貴國現在有一般口賊革命革命的，骨子裏存着升官發財的念頭，利用無知無識的工人去盲目的犧牲，而他們坐享其利。我覺得他們比政府資本家還更可惡，因爲他們實在是玷辱了革命，使革命驅入歧途。

我們再看他那時對於布黨是抱着多大希望。在柏羅阿斯陀夫地方的歡迎會中，同志比安基(Bianki)這樣說：

『我們無政府主義者是願意與布爾雪維克合作，倘若他們能公正地對待我們。但是我們預先警告你們，我們是受不來壓制的。倘若你們要這樣，那就是宣告我們中間的戰鬥了。』

柏克曼對於他的話語感到驚怪，即叫出來：

『不要讓這偉大的時代爲壞的念頭所汚辱，從現在起我們便是一體——在革命底神聖工作中，我們是一體的，一體去抵抗一切，爲着民衆的自由與幸福在我們的共公的目的中是一體的。社會主義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理論的異點且丟開去。現在我們都是革命者，並肩而立聯合起來爲自由革命而工作而戰鬥。同志們！俄羅斯大革命奮鬥底英雄們，我以美國放逐者的名義祝福你們。以他們的名義，我向你們說：我們是來受敎，並不是來敎導，受敎並且幫忙！』

柏克曼最初對於蘇俄的革命，希望是何等深切，存心是何等純潔。不幸事實告訴他，在布黨治下的俄國，十月革命的精神已經鬱鬱而終了。共產黨的專橫殘暴，民衆所受的苦痛，還更甚於沙的時代。一般革命者的可寶貴的鮮血使之神聖的土地，現在反爲布黨所汚辱了。他抱

着滿腔熱血，想來幫助他們革命，終成泡影。他眼見得曾盡力革命的同志一個個被布黨誅殺殆盡，而且他也行動難得自由了。於是我們這位捨身以從事革命的老同志，便不得不含着沉痛的心境離開他初來時以爲光明自由的俄境了。

現在讓我們再抄他這日記中的最後一頁的一段，以結果這個小引。

『過去的日子都是灰色的。希望底餘燼已熄滅了。恐怖和專制已壓碎了十月革命所產出的生命。革命底叫喊，受着咒詛，她的理想重殺在民衆的血流當中。昨日底氣息熏殺了數百萬的民衆，今朝底暗影有如黑幕被滿全國。人民被踐踏於專制魔王的足底。革命的喪鐘響了，她的幽魂，在曠野中號哭。』

○ ○ ○

賣香煙的女子

我往沙俄旅館去看一個朋友。走近阿克火提利看見那被掠奪過的市場又是充滿着做生意的，眞是使我吃驚。婦人和小孩整天地在那裏零星販賣他們的貨物，大羣的人圍着買賣

交換等簡直分不出那個是主那個是售者。每個人好像都有一些東西要賣出，也想買一點東西。一個老猶太人以舊褲子換麵包；一個兵士以一雙新的長靴換一隻錶。各樣顏色的手巾，帶子，一個黃古銅燈臺，廚房用具，椅子——各種想得到的東西都聚集在那裏等買主。在店子裏面肉類，牛油，魚，麵粉，都擺在那裏售賣。我知道兵士同水手們販賣他們的多餘的東西，但是在阿克火提利，蘇克哈勒威卡和其他的市場，可以看見很大的數量。難道糧食列車的貨物時常隱沒謠傳是實在的嗎？我聽說有的管理糧食的委員與商人勾結。這樣的委員，還多半是布爾雪維克黨部的份子。共產黨人自身掠奪民衆是可以的嗎；秘密地幫助私販而公然地處罰他？

走過轉角，前禮拜我在那裏遇見掠奪的事，我被一個年輕的聲音喊住：

『你還認識我嗎？』

那就是我前次看見被捉去的血紅嘴唇的女子。

『你倒是立刻便認識我。』我這樣說。

『這沒有什麽奇怪，因為你帶了一付又粗又大的眼鏡，我無論在那裏都會認得你，你是

美國人？不是嗎？』

『我是從那裏來的。』

『我在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就是這樣想。』

『還有別的一個賣香煙的女孩那裏去了？』

『啊！——瑪莎，那個是我堂妹妹。她現在家裏生病。她從軍營回來就生病。』

『什麼軍營？』

『強迫做工的軍營。審判官罰她作兩個禮拜的苦工，因為她做私販。』

『那末，你呢？』

『我把我的錢通通都拿給他們，所以他們放了我。他們連我最後的一文都拿去了。』

『你不怕再被他們捉住嗎？』

我問道，注視着她手中的香煙的包捲。

『我還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我們已經賣光了我們所有的東西。我要養活家裏的孩子們

呀！』

她的大而且黑的眼睛看來很誠實。

『我是去看一個朋友，』我說，『但是兩個鐘頭的光景就會轉來。你願意等我嗎？』

『願意，願意。』

……………………

這個女子是在等着我，於是我同她到她的家裏去。走上一個黑窟而又活搖活動的階梯，她領我到她的房間裏。她點了一枝微光閃閃的洋燭，於是我才辨得清楚房子內的東西。這間房子，眞是荒涼得可憐，簡直空空如也，祇有兩張小床，而在那兩張床和牆壁中間的地位，剛剛容得下一個人通過。也沒有一把椅子，於是我就坐在床上。有什麼東西在破爛的被服下蠕動一樣，我趕快跳將起來。

『不要緊的，』這個女子說道，『那是我的媽媽，和一個才生產不多時的小弟弟。』

從別的一個床裏伸出一個亂髮蓬蓬的頭來。『勒娜，你給我帶了點什麼東西回來嗎？』

一個男小孩子的聲音在發問。

這個女子從她的外套袋子裏取出一塊黑麵包，分了一小塊給那個小孩。

『媽媽是癱了，』她轉身向我，『瑪莎現在也是生着病。』她指着那個亂髮蓬蓬的小孩所睡的床。我看見有兩個睡在那裏。

『你的弟弟爲什麼不進學校？』我問道，也想不出別的話來。

『他不能夠去，他沒有鞋子呀！那些都爛成碎片了！』

我告訴他今天早晨所參觀的那個良美的學校和那有鷄肉給小孩吃的午餐。

『不錯，』他難過地說道，『那些是裝門面的學校呀！野莎有什麼福氣能進得去？在城裏面像這樣的學校有好幾所，那裏是很暖和，孩子們也供養得很好，但是其他的學校就不同了。野莎在他的學校裏把指頭都凍壞了。還是讓他在家裏的好，雖然這裏也不暖熱。我們在整個冬天沒有燃料。但是他可以睡在床上，那是比較得暖熱。』

我想到一點鐘以前所離開的大房食物的香氣，開香檳酒瓶的塞子沙沙的聲音，還有德

米安，柏底利（Demian Bedni）喝醉了酒的怪叫聲。（註）

『爲什麼不講話？』勒娜問道，『告訴我一些美國的事情，我有一個哥哥在那裏，也許你可以有什麼法子讓我到那兒去。我們已經像這樣生活了兩年了。我是再不能像這樣過去了。』

她坐在我的側邊，失望極了！

『我不能夠再是這樣活下去，』她再次的說，『我也偷不來東西，我將要賣身以求活嗎？』

（註）德米安柏底利（Demian Bedni）共產黨報紙所頌揚的民衆詩人。

布耳提克（Bmtiki）同盟罷食

五月二十五日——這天早晨，在布耳提克監牢（莫斯科）同盟斷食的第五日，我往在莫克火威亞街上的中央委員會的事務所去。也同往常一樣，等候室裏擠滿了見訪的人；很多的書記，差不多都是穿着短衫和高底漆皮鞋的女子，兩臂挾着許多的文件在那裏跑來跑去；有

的坐在棹子面前在那裏抄寫同整理大堆的報告書等項。我覺得是在一個大機器底急旋裏面，牠的輪盤無休止地在那裏旋轉，碾出一些紙條來，無數的紙條爲着管理千百萬的俄國人民。

蒲勒阿巴貞斯基（Preobrashensky），從前的財政委員現在是在克勒士頓斯基（Krestinsky）的地位，多少冷淡的樣子接待我。他說他已經讀過同盟罷食者的抗議書，但是那爲着什麽呢？他問道：『你爲什麽到這裏來？』

我訴說我的使命。那些政治犯已經在牢裏關了九個月，有的甚至於關了兩年，也沒有審判，也沒有罪狀，現在他們要求審判他們的案件。

『他們自有他們的權利，』他回答說，『但是倘若你的朋友們以爲他們藉着同盟斷食可以威嚇我們，他們是起錯了念頭。他們餓得到多久，儘管餓去好了。』他稍停了一歇，從他的眼睛裏現出一種殘酷的表情。『倘若他們死掉了，』他想了一想再說，『那到也許是很好的事情。』

『我是將你當着一個同志才來找你的，』我實在氣不過了說道，『但是你却是這樣一個態度——』

『我沒有功夫來同你辯論，』他打斷我的話頭，『今天晚上中央委員會將要商議這樁事件。』

後來我聽說因爲想破壞同盟斷食釋放了十個無政府主義者，其中有哥爾登(Gordin)——同仁主義者團體(Universalist Group)的創立者。這也並不出於中央委員會的任何手續。還有些在布提耳克的政治犯也不經過審判便定了五年的監禁，有的判决禁錮在軍營裏，等到內亂止息過後才得釋放。

勇敢的柴諾夫

我聽到一些剛去參觀過印刷工人集會的英國代表(註)在議論那裏的事情。墨爾利淺斯基(Melnite-chansky)和其他的布爾雪維克黨人向會衆演說，頌揚蘇維埃政體和共產黨專政者。突然間一個生着長長的黑色鬍鬚的人跑上演說臺去。還沒有那一個認清楚他的面

貌，他猛然的向布爾雪維克黨下一個攻擊。他詆毀他們是革命的敗壞者，他痛斥他們的殘暴比沙(Tsar)還要更利害。他的如火一般熱烈的演說簡直使聽衆如着了魔。隨後有一個人叫道：『你是那一個？你的名字！』

那個人以勇敢，蔑視的聲音回答道，『我是柴諾夫，維多柴諾夫。』

在臺上的布爾雪維克黨人氣得暴跳起來。

『對呀！柴諾夫萬歲，勇敢的柴諾夫！！』聽衆大叫起來。

一種狂熱的歡呼供獻給這位社會革命的領袖和從前國民會議的主席。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這個叛黨！』共產黨徒叫起來。一齊哄擁到臺上，但是柴諾夫早已無影無蹤了。

有的英國代表稱贊這個人的勇敢，其卡(Tcheka)不知費了多少心力老早地就要捉拿他。

『這也是稍激烈一點罷，』有的這樣說。

「我想起都有點膽寒，不曉得他被捉到過後，他們將要怎樣處治他，」其他一人說道。

「他的逃跑，眞是非常的伶巧。」

「印刷工人會要喫虧的。」

(註)英國工團派往俄國參觀的代表羅素那次也同行。

小伙伴的談話

六月來了，溝渠裏從冬天凝結起的冰塊多已融化了，陽光煦和地照在大地上。公園裏的椅凳上，都已坐滿了遊人。

我們同船來的那位歡樂的小伙伴走過我的傍邊，於是我叫住了他。他臉色已大不如前了，看起來發黃而且憔悴。

『呀！差不多我們這批人都找不到工做，』他說：『我們眞痛恨這個赤色的幟標。他們常常向我們講他們需要工人，但是沒有人眞心願意要我們。這是當然的啊，我們隊伍裏面的共產黨員都已得到好的位置了。你聽到關於比安克(Bianki)的消息嗎？你還記得他在柏羅阿

士託夫(Belo-Ostrov)地方的聚會中是怎樣地嘲笑他們？他是怎樣的加入那個團體並且得到一個重要的職務？那個波士頓(Boston)的水手，你還記得他嗎？不錯，有一天我在街上遇着他，穿着皮制服，帶一枝像你的手臂一像粗的槍。他現在其卡(Tcheka)裏面(註一)這到是他的老行道。你曉得他在波士頓是一個偵探嗎？』

『我祇曉得他是一個水手。』

『這是在先前。後來他在一個祕密偵探機關作事。』

他又接着說。

『我們有幾個人在彼得士浦（Petrotop）（註二）做了幾天工。其卡以為那裏的無政府主義者太多了，於是他們把我們挑踢出來。遮而增斯基(Dzerzhinsky)（註三）說彼得士浦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巢穴；但是隨便那個都曉得倘若不是哥羅布斯金(Kolobushkin)彼得堡城在過去的冬天凍也要凍殺了。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簡直是那個地方的一切的頭腦；但是他們說要捉拿他。一個年老的習呂舍爾堡(Schlüsselburg)人在那裏已經在地牢裏

面過了十年了』。

註一　其卡，蘇俄的一種專爲剪出異己者而設的機關，其權限非常之大，可以任意捕殺他們所認爲反革命者，無辜死在其卡手中的人眞不知多少。

註二　彼得土浦(Potrotop)彼得堡的燃料機關。

註三　遮而增斯基，(Dzerhinsky)全俄其卡的主席。

一八二七，三，二八

俄國布黨政府的違禁書籍

如因

無論那一個國家，對於認爲違反自己國體的主義或思想，都要視爲危險，同時那些爲政者，費去無限的苦心，防止那種主義或思想的蔓延。宣傳主義思想的唯一利器就是刊物。所以在反赤的國家裏，規定所謂出版法，禁止宣傳赤色主義的刊物，壓迫人民的思想，束縛人民的出版自由。我們常聽布黨的人們說蘇維埃俄羅斯是自由的國家，但是考察其內部一切人民

的不自由，更甚於所謂無自由的反赤國家。只就出版法而論，其中規定的違禁書籍，實在我們想像之外。

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政府一九二〇年經人民敎育委員頒布反革命書籍取締法。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由列甯夫人及全國政治敎育委員長烏利雅諾夫訓令全國各官廳及警察署，實行搜察全國各圖書館，將其所藏認爲有害或不適於時代的書籍，一一沒收。並且嚴搜各地勞動俱樂部附設圖書館，巡迴圖書館陳列所，以及各鄉村小圖書館，將抵觸於法令的書籍，一無所漏，全數沒收。但在大學或專門學校附設圖書館是爲將來研究的目的，由該館管理人負責，保存若干禁書。但一般讀者絕對不許閱讀。

玆將赤俄法令禁止發賣的書籍種類列後，以供參考；——

(A)屬於哲學，心理學，倫理學類者——理想主義哲學，唯心論，神通術，精神主義，神學，骨相學，魔術，神托論，夢說等著述一律禁止。

(B)屬於宗敎類者——除反宗敎的書籍外一律禁止。

（註一）蘇維埃政府印刷所出版的，關於宗教問題的書籍則不在禁止之列。

（註二）宗教史，教會史中認為有價值的著述，及宗教的經典——福音書，茍蘭經，托摸特等書，或描寫聖地，古寺院等的著述，而純然為藝術或考古對象的書籍，只限於大圖書館可以存放。

（C）屬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者：——

（1）帝政時代在政府機關及各種宗教團體各種愛國團體出版的反革命書籍。

（2）反對「布爾什麼茲姆」的一切小冊子。

（3）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由蘇維埃政府的機關發行的宣傳書籍。其中記述的問題，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政策變更的事實上，不適於時代的書籍。（如關於土地，賦稅，自由貿易，食糧政策等書）只限於各州中央圖書館，科學圖書館，參考圖書館中置備。

（4）帝政時代及克倫斯基政府時代締結的法律彙編，及其釋例，論文等，只限於上記大圖書館中可以備置。

(D)屬於教育類書——大概關於宗教教育，或教會教育等書一律禁止。

(E)屬於自然科學類書——不適於時代的科學及近世科學學說（一八五〇年至六〇年出版的物理化學教科書）一切科學學說而附會宗教思想的作品，關於活力主義的作品等，在小圖書館不得置備。

(F)屬於文學及史地類者——帝政府時代出版的兒童讀物而其內容有頌揚君政，或有皇室，大臣貴族，教會，戰爭，資本主義等語句的傳記。以及政治家或社會運動家反對勞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著述一律禁止。

(G)屬於小說及兒童文學類者——容易激起低級的，獸性的，自私的，反社會的，感情的讀物，描寫殘忍慘酷的事實的偵探小說，淫邪的妓女小說，以及包含家族觀念，宗教觀念，國家主義，武力主義等材料的歷史小說等）完全除却尤在兒童讀物中引起不良情緒，及偏向於空想的讀物，一切頌揚中產階級社會的習慣，風俗，理想作品絕對禁止。

此外又有禁止閱讀的著作家，其數有六十三。這些小說家的作品絕對禁止。其中亦有英

